

□ 12  
476  
71





波  
八  
71

12  
476  
71

東坡  
學

重刊宋本左傳  
注疏附校勘記

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開雕

四月廿五日  
班錢



太子少保江西巡撫兼提督揚州阮元審定武寧縣貢生盧亨校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春秋左傳正義六十卷

所錄  
有物

周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自劉向  
劉歆桓譚班固皆以春秋傳出左丘明左丘  
明受經於孔子魏晉以來儒者更無異議至  
唐趙匡始謂左氏非丘明蓋欲攻傳之不合  
經必先攻作傳之人非受經於孔子與王柏  
欲攻毛詩先攻毛詩不傳於子夏其智一也  
宋元諸儒相繼竝起王安石有春秋解一卷  
證左氏非丘明者十一事陳振孫書錄解題  
謂出依託今未見其書不知十一事者何據



其餘辨論惟朱子謂虞不臘矣爲秦人之語  
葉夢得謂紀事終於智伯當爲六國時人似  
爲近理然考史記秦本紀稱惠文君十二年  
始臘張守節正義稱秦惠文王始效中國爲  
之明古有臘祭秦至是始用非至是始創閭  
若據古文尚書疏證亦駁此說曰史稱秦文  
公始有史以記事秦宣公初志閏月豈亦中  
國所無待秦獨創哉則臘爲秦禮之說未可  
據也左傳載預斷禍福無不徵驗蓋不免從  
後傳合之惟哀公九年稱趙氏其世有亂後

竟不然是未見後事之證也經止獲麟而弟  
子續至孔子卒傳載智伯之亡殆亦後人所  
續史記司馬相如傳中有揚雄之語不能執  
是一事指司馬遷爲後漢人也則載及智伯  
之說不足疑也今仍定爲左丘明作以祛衆  
惑至其作傳之由則劉知幾躬爲國史之言  
最爲確論疏稱大事書於策者經之所書小  
事書於簡者傳之所載觀晉史之書趙盾齊  
史之書崔杼及甯殖所謂載在諸侯之籍者  
其文體皆與經合墨子稱周春秋載杜伯燕



春秋載莊子儀宋春秋載祜觀享齊春秋載  
王里國中里覈其文體皆與傳合經傳同因  
國史而修斯爲顯證知說經去傳爲舍近而  
求諸遠矣漢志載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  
卷注曰公羊穀梁二氏則左氏經文不著於  
錄然杜預集解序稱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  
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陸德明經典釋文  
曰舊夫子之經與丘明之傳各異杜氏合而  
釋之則左傳又自有經考漢志之文旣曰古  
經十二篇矣不應復云經十一卷觀公穀二

傳皆十一卷與經十一卷相配知十一卷爲  
二傳之經故有是注徐彥公羊傳疏曰左氏  
先著竹帛故漢儒謂之古學則所謂古經十  
二篇卽左傳之經故謂之古刻漢書者誤連  
二條爲一耳今以左傳經文與二傳校勘皆  
左氏義長知手錄之本確於口授之經也言  
左傳者孔奇孔嘉之說久佚不傳賈逵服虔  
之說亦僅偶見他書今世所傳惟杜注孔疏  
爲最古杜注多強經以就傳孔疏亦多左杜  
而右劉案劉炫作規過以攻杜解凡所駁正孔疏皆以爲非是皆篤信



專門之過不能不謂之一失然有注疏而後左氏之義明左氏之義明而後二百四十二年內善惡之跡一一有徵後儒妄作聰明以私臆談褒貶者猶得據傳文以知其謬則漢晉以來藉左氏以知經義宋元以後更藉左氏以杜臆說矣傳與注疏均謂有大功於春秋可也

中書門下

牒奉

勅國家欽崇儒術啓迪化源眷六籍之垂文實百王之取法著於緗素皎若丹青乃有前脩詮其奧義爲之疏釋播厥方來頗索隱於微言用擊蒙於後學流傳旣久譌舛遂多爰命校讎俾從刊正歷歲時而盡瘁探簡策以惟精載嘉稽古之功允助好文之理宜從雕印以廣頒行牒至准勅故牒



景德二年六月

日牒

工部侍郎叅知政事馮

兵部侍郎叅知政事王

兵部侍郎平章事寇

吏部侍郎平章事畢

春秋正義序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 奉

勅撰

夫春秋者紀人君動作之務是左史所  
職之書王者統三才而宅九有順四時  
而治萬物四時序則玉燭調於上三才  
協則寶命昌於下故可以享國永年令  
聞長世然則有爲之務可不慎與國之  
大事在祀與戎祀則必盡其敬戎則不



加無罪盟會協於禮興動順其節失則  
貶其惡得則褒其善此春秋之大旨爲  
皇王之明鑒也若夫五始之目章於帝  
軒六經之道光於禮記然則此書之發  
其來尚矣但年祀緜邈無得而言暨乎  
周室東遷王綱不振楚子北伐神器將  
移鄭伯敗王於前晉侯請隧於後竊僭  
名號者何國不然專行征伐者諸侯皆  
是下陵上替內叛外侵九域騷然三綱

遂絕夫子內韞大聖逢時若此欲垂之  
以法則無位正之以武則無兵賞之以  
利則無財說之以道則不用虛歎銜書  
之鳳乃似喪家之狗旣不救於已往冀  
垂訓於後昆因魯史之有得失據周經  
以正褒貶一字所嘉有同華袞之贈一  
言所黜無異蕭斧之誅所謂不怒而人  
威不賞而人勸實永世而作則歷百王  
而不朽者也至於秦滅典籍鴻猷遂寢



漢德既興儒風不泯其前漢傳左氏者  
有張蒼賈誼尹咸劉歆後漢有鄭衆賈  
逵服虔許惠卿之等各爲詁訓然雜取  
公羊穀梁以釋左氏此乃以冠雙履將  
絲綜麻方鑿圓枘其可入乎晉世杜元  
凱又爲左氏集解專取丘明之傳以釋  
孔氏之經所謂子應乎母以膠投漆雖  
欲勿合其可離乎今校先儒優劣杜爲  
甲矣故晉宋傳授以至于今其爲義疏

者則有沈文何蘇寬劉炫然沈氏於義  
例粗可於經傳極疎蘇氏則全不體本  
文唯旁攻賈服使後之學者鑽仰無成  
劉炫於數君之內實爲翹楚然聰惠辯  
博固亦罕儔而探賾鉤深未能致遠其  
經注易者必具飾以文辭其理致難者  
乃不入其根節又意在矜伐性好非毀  
規杜氏之失凡一百五十餘條習杜義  
而攻杜氏猶蠹生於木而還食其木非



其理也雖規杜過義又淺近所謂捕鳴  
蟬於前不知黃雀在其後案僖公三十  
三年經云晉人敗狄于箕杜注云卻缺  
稱人者未爲卿劉炫規云晉侯稱人與  
殺戰同案殺戰在葬晉文公之前可得  
云背喪用兵以賤者告箕戰在葬晉文  
公之後非是背喪用兵何得云與殺戰  
同此則一年之經數行而已曾不勘省  
上下妄規得失又襄公二十一年傳云

邾庶其以漆間丘來奔以公姑姊妻之  
杜注云蓋寡者二人劉炫規云是襄公  
之姑成公之姊只一人而已案成公二  
年成公之子公衡爲質及宋逃歸案家  
語本命云男子十六而化生公衡已能  
逃歸則十六七矣公衡之年如此則於  
時成公三十三四矣計至襄二十一年  
成公七十餘矣何得有姊而妻庶其此  
等皆其事歷然猶尚妄說況其餘錯亂



春秋正義序  
良可悲矣然比諸義疏猶有可觀今奉  
勅刪定據以爲本其有疎漏以沈氏補  
焉若兩義俱違則特申短見雖課率庸  
鄙仍不敢自專謹與朝請大夫國子博  
士臣谷那律故四門博士臣楊士勛四  
門博士臣朱長才等對共參定至十六  
年又奉

勅與前脩疏人及朝散大夫行大學博  
士上騎都尉臣馬嘉運朝散大夫行大  
學博士上騎都尉臣王德韶給事郎守  
四門博士上騎都尉臣蘇德融登仕郎  
守大學助教雲騎尉臣隨德素等對  
勅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爲之正義凡三  
十六卷冀貽諸學者以裨萬一焉

春秋正義序終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一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國子博士兼太子中允贈齊州刺史吳縣開國男陸德明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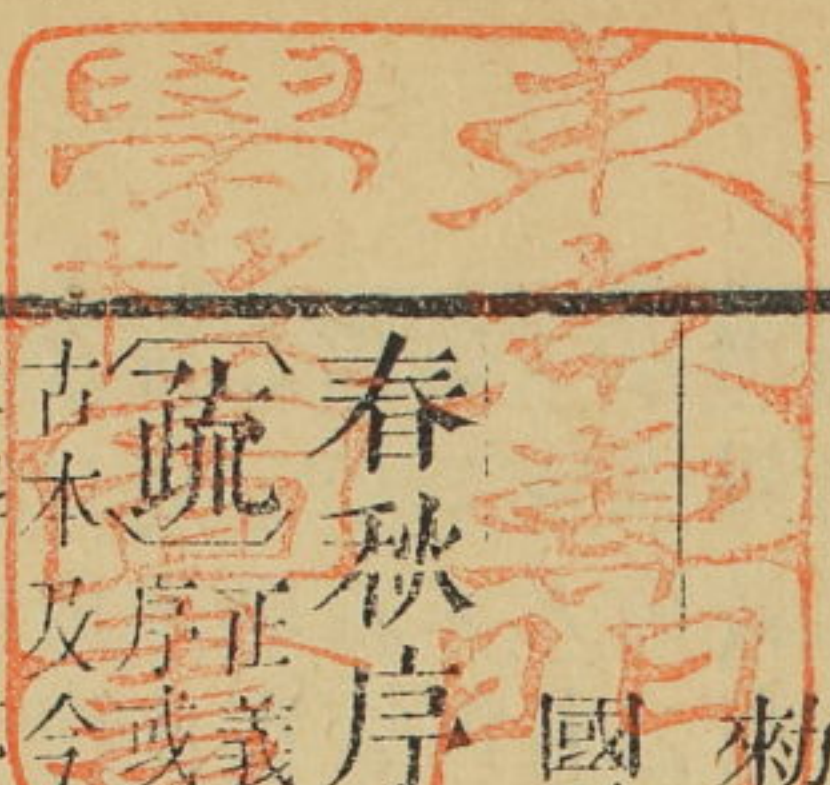
春秋序

陸曰此元凱所作既以釋經故依例音之本或

疏

題為春秋左傳序者沈文何以為釋例序今不用

古本及今定本並云春秋經傳集解序或云春秋左氏傳序案晉宋  
本釋例序後人移之於此且有題曰春秋釋例序置之釋例  
之端今所不用晉大尉劉寔與杜同時人宋大學博士賀  
道養去杜亦近俱為此序作注題並不言釋例序明非釋例  
序也又晉宋古本序在集解之端徐邈以晉世言五經音訓  
為此序作音且此序稱分年相附隨而解之名曰釋例異同  
是言為集解作序也又別集諸例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序也  
之說釋例詳之是其據集解而指釋例安得為釋例序也





與彼音義同爾雅釋詁云彼緒也然則舉其綱要若繭之抽  
緒孔子為書作序為易作序卦子夏為詩作序故杜亦稱序  
序春秋名義經傳體例及已為解之意也此序大略凡有十  
一段明義以春秋是此書大名先解立名之由自春秋至所  
記之名也明史官記事之書名曰春秋之名義自周禮有史官  
至其實一也明天子諸侯皆有史官必記事之義自韓宣  
子適魯至舊典禮經也言周史記事喪貶得失本有章故仲尼  
意自周德既衰至從而明之言典禮廢缺善惡無章故仲尼  
所以脩此經之意自左丘明受經於仲尼至所脩之要故也  
言丘明作傳務在解經而有無傳之意自身為國史至然後  
為得也言經旨之表不應須傳有通經之意自其發凡以言  
例至非例也言丘明傳有三等之體自故發傳之體有三至  
三叛人倫之紀備矣摠言聖賢大趣足以周悉人道所說經傳  
至人倫之紀備矣摠言聖賢大趣足以周悉人道所說經傳  
理畢故以此言結之自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至釋例詳之  
也言已異於先儒自明作集解釋例之意自或曰春秋以錯文  
下盡亦無取焉大明春秋之早晚始隱終麟先儒錯繆之意  
賈逵大史公十二諸侯年表序云魯君子左丘明作傳據劉  
向別錄云左丘明授會申授吳起授其子期明作傳據楚人  
鐸椒鐸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

卿授張蒼此經既遭焚書而亦廢滅及魯共王壞孔子舊宅  
於壁中得古文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春秋左氏漢之後  
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漢之後孔安  
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漢武帝時  
河間獻左氏及古文周官光武之世議立左氏學公羊之徒  
上書訟公羊抵左氏左氏之學不立成帝時劉歆校祕書見  
府中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時丞相尹咸以能治左氏  
與歆共校傳歆略從咸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初左氏  
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詁而已及歆治左氏明好惡與聖  
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二弟子後傳聞之與立  
見其詳略不同歆數以問向向不能非也及歆親近欲建立  
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  
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儒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於大  
常博士責讓之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及歆創通大義  
奏上左氏始得立學遂行於世至章帝時賈逵上春秋大義  
四十條以抵公羊穀梁帝賜布五百匹又與左氏作長義至  
鄭康成箴左氏膏肓發公羊墨守起穀梁廢疾自此以後二  
氏學顯矣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疏春秋至名也。人臣

曰司掌書曰史史官記事為書立名以春秋二字為記事之名也。正義曰從此以下至所記之名也。明史官記事之書名曰春秋之意春秋之名經無所見唯傳記有之昭二年韓起聘魯稱見魯春秋外傳晉語司馬侯對晉悼公云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論傅太子之法云教之以春秋禮坊記云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又經解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凡此諸文所說皆在孔子之前則知未修之時舊有春秋之名其起遠亦難得而詳禮記內則稱五帝有史官既有史官必應記事但未必名為春秋耳據周世法則每國有史記當同名春秋獨言魯史記者仲尼脩魯史所記以為春秋止解仲尼所修春秋故指言魯史言脩魯史春秋以為褒貶之法也

繫日。帝反。繫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

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別彼疏既辨春秋之名又言記事之法繫者以下綴上以未連本之辭言於此日而有此事故以事繫日月統日故以日繫月時統月故以月

繫時年統時故以時繫年所以紀理年月遠近分別事之同異也。若隱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之類是事之所繫年時月日四者皆具文也。史之所記皆應具文而春秋之經文多不具或時而不月月而不日亦有日不繫月月而無時者史之所記日必繫月月而無日亦有日不繫月月而無時者二或史文先闕而仲尼不改或仲尼備文而後人脫誤四時必具乃得成年桓十七年五月無夏昭十年十二月無冬二者皆有月而無時既得其月時則可知仲尼不應故闕其時獨書其月當是仲尼之後寫者脫漏其日不繫於月或是史先闕文若僖二十八年冬下無月而有壬申丁丑計一時之闕再得此日雖欲改正何以可知仲尼無以復知當是本文自闕未得此日則其闕文使有日而無月如此之類蓋是史文先闕未必後人脫誤其案經朝聘而月無月而無日者史官立或時或月未有詳略何則案經朝聘而月無月而無日者史官立書日而書日者多是其本有詳略也計記事之初日月應備但國史摠集其事書之於策簡其精麤合其同異量事而制法率意以約文史非一人辭無定式故日月參差不齊等及仲尼脩故因魯史成文有詳略日有具否不得不得即因



而用之案經傳書日者凡六百八十一事自文公以上書日者二百四十九宣公以下亦俱六公書日者四百三十二計年數略同而日數向倍此則久遠遺落不與近同且他國之告有詳有略若告不以日魯史無由得其日而書之如是則當時之史亦不能使日月皆具當時已不自具仲尼從後脩之舊典參差日月不等仲尼安能盡得其日則古史有所不載自去其日月則或害事之先後備其日月則古史有所不詳然須舊有日者因而詳之舊無日者因而略之亦既自有詳略不可以為褒貶故春秋諸事皆不以日月為例其以日月為義例者唯卿卒日食二事而已故隱元年冬十有二月公為義例者唯卿卒日食二事而已故隱元年冬十有二月公于益師卒傳曰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桓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丘明發傳唯此二條明二條以外皆無義例既不以日為例獨於此二條見義者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病則親問斂則親與卿佐之喪公不與小斂則知君之恩薄但是事之小失不足以貶人君君自不臨臣喪亦非死者之罪意欲垂戒於後無辭可以寄文而人臣輕賤死日可略故特假日以見義也日食者天之變甲乙者麻之紀朔是日月之會其食必在朔日是故史書日食必記月朔朔有甲乙乃可推求故日有食之須書朔日日與不日唯此而已月與不月傳本無義公羊穀梁

之書道聽塗說之學或日或月妄生褒貶先儒溺於二傳橫為左氏造日月褒貶之例故杜於大夫卒例備詳說之仲尼刊定日無褒貶而此序言史官記事必繫日月時年者自言記事之體須有所繫不言繫之具否皆有義例也春秋感精符日者陽之精耀魄光明所以察下也淮南子曰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為日劉熙釋名曰日實也光明盛實是說日之義也日之在天隨天轉運出則為晝入則為夜故每一出謂之一日日之先後無所分別故聖人作甲乙以紀之世本云容成造厯大撓作甲子宋忠注云皆黃帝史官也感精符日月者陰之精地之理也淮南子曰積陰之寒氣久者為水水氣之精者為月劉熙釋名曰月關也滿而闕缺是說月之義也月之行天其疾於日十三倍有餘積二十九日過半而行及日與月相會張衡靈憲曰日譬如火月譬水水火外光水含景故月光生於日之所照魄生於日之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明盡然則以明一盡謂之一月所以摠紀諸月也三月乃為一時四時乃為一年故遞相統攝紀理庶事紀遠近者前年遠於後年近於前月異其年則遠近明也別異者共在月下則同月之事各繫其月則遠近事觀其月則異同別矣若然言正月二月則知是春四月五月則知是夏不須以月繫時足明遠近同異必須以月繫時



者但以日月時年各有統屬史官記事唯須順敘時既管月不得以月繫時案經未有重書月者日則有之桓十二年冬十有一月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晉卒一日再書者史本異文仲尼從而不改故杜云重書丙戌非義例因史成

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疏。故史至名反下皆同。將解

名曰春秋之意先說記事主記當時之事事有先後須顯有先顯其年以為事之初始也年有四季不可編舉四字以為書號故交錯互舉取春秋二字以為所記之名也春先於夏秋先於冬舉先可以及後言春足以兼夏言秋足以見冬故舉二字以包四季也春秋二字是此書之總名雖舉春秋二字其實包冬夏四時之義四時之內一切萬物生極孕育盡在其中春秋之書無物不包無事不記與四時義同故謂此書為春秋孝經云春秋祭祀以時思之詩魯頌云春秋匪解享祀不忒鄭箋云春秋猶言四時也是舉春秋足包四時之義年歲載祀異代殊名而其實一也爾雅釋天云載歲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李巡曰夏歲商祀周年唐虞

載各自紀事堯舜三代示不相襲也孫炎曰載始也取物終更始也歲取歲星行一次也祀取四時祭祀一訖也年取年穀一熟也是其名別而實同也此四者雖代有所尚而名與自遠非夏代始有歲名周時始有年稱何則堯典云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禹貢作十有三載乃同是於唐虞之世已有年歲之言記事者則各從所尚常語者則通以為言故虞亦稱年周亦稱歲周詩唐風稱百歲之後是周之稱歲也四時之名春夏秋冬皆以時物為之號也禮記鄉飲酒義曰春之為言蠢也夏之為言假也秋之為言斂也冬之為言中中也中者藏也漢書律曆志云春蠢也物蠢生也夏假也物假大也秋斂也物斂也冬中物中物終藏也一時是解四時異名之義也史之記事一月無事不空舉月一事必虛錄首月其或不錄皆以四時不具不成為歲故時雖無月注云雖無事而書首月具四時以成歲桓四年不書秋冬注云國史之記必書年以集此公之事書首時以成此年之歲故春秋有空時而無事者今不書秋冬首月史闕文是其說也然一時無事則書首月莊二十二年書夏五月者杜雖於彼無注釋例以為闕謬春秋之名錯舉而已後代儒者妄為華葉賈逵云取法陰陽之中春為陽中萬物以生秋為陰



中萬物以成欲使人君動作不失中也賀道養云春貴陽之始秋取陰之初計春秋之名理包三統據周以建子為正言之則春非陽始秋非陰初乃是竅混沌而畫蛇足必將天性命而失厄酒

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

諸侯亦各有國史疏周禮至國史既解名曰春秋之意又顯記事之人春官

宗伯之屬有大史下大夫二人小史中士八人內史中大夫一人外史上士四人御史中士八人雖復各有所職俱是掌書之官正義曰周禮春官小史職曰掌邦國之志內史職曰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外史職曰掌四方之志掌達書名于四方今杜氏序云掌邦國四方之事者掌邦國取小史職文四方之事取內史職文杜摠括兩史共成此語諸侯官屬雖難備知要傳記每說諸侯之史知諸侯亦各有國史也周禮言邦國者乃謂畿外諸侯之國也國在四表故言四方云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者謂四方有書來告內史讀以白王也告王之後則小史主掌之故云掌邦國之志內史雖云讀四方之事書其實國內史策皆內史所掌故其職掌八柄及策命之事也然則內史小史既主國內又主四方來告

之事故僖二十三年杜注云國史承告而書是也杜此序又云達四方之志取外史職文案外史職云掌四方之志掌達書名四方今移達字於四方之志上如杜之意外史達此國內之志以告四方故僖二十三年杜注云同盟然後告名起也達四方之志者據已國有事赴告他國也春秋既有內外二種故杜翦撮天子之史取外史內史兩文周禮諸史雖皆掌書仍不知所記春秋定是何史蓋天子則內史主之外史佐之諸侯蓋亦不異但春秋之時不能依禮諸侯史官多有廢闕或不置內史其策命之事多是內史則大史主之小史佐之劉炫以為尚書周公封康叔戒之酒誥其經曰大史友內史友如彼言之似諸侯有大史內史矣但徧檢記傳諸侯無內史之文何則周禮內史職曰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為策命之僖二十八年傳說襄王使內史叔與父策命晉侯為侯伯是天子命臣內史掌之襄三十年傳稱鄭使大史命伯石為卿是諸侯命臣大史掌之襄三十年傳稱鄭使大史命伯以諸侯兼官無內史故也鄭公孫黑強與薰隧之盟使大史書其名齊大史書崔杼弑其君晉大史書趙盾弑其君是知諸侯大史主記事也南史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明南史是佐大史者當是小史也若然襄二十三年傳稱季孫召外史



掌惡臣言外史則似有內史矣必言諸侯無內史者閔二年  
傳稱史華龍滑與禮孔曰我大史也文十八年傳稱魯有大  
史克哀十四年傳稱齊有大史子餘諸國皆言大史安得有  
內史也季孫召外史者蓋史官身居在外季孫從內召之故  
曰外史猶史居在南謂之南史耳南史外史非官名也藝文  
志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戒左  
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帝王靡不同之禮記  
玉藻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雖左右所記二文相  
反要此二者皆言左史右史周禮無左右之名得稱左右者  
直是時君之意處之左右則史掌之事因為立名故傳有左  
史倚相掌記左事謂之左史左右非史官之名也左是陽道  
陽氣施生故令之記動右是陰道陰氣安靜故使之記言藝  
文志稱左史記言右史記動誤耳上言魯史記則諸侯各有  
史可知又言諸侯各有國史者方說諸侯各有春秋重詳其  
也大事書之於策策本又作冊亦小事簡牘  
而巳疏論所記簡策之異釋器云簡謂之畢郭  
璞云今簡札也許慎說文曰簡牒也牘書版也蔡邕獨斷曰  
策者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短兩編下附

鄭玄注中庸亦云策簡也由此言之則簡札牒畢同物而異  
名單執一札謂之為簡連編諸簡乃名為策故於文策或作  
冊象其編簡之形以其編簡為策故言策者簡也鄭玄注論  
語序以鉤命決云春秋二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  
故知六經之策皆稱長二尺四寸蔡邕言二尺者謂漢世天  
子策書所用故與六經異也簡之所容一行字耳牘乃方版  
版廣於簡可以並容數行凡為書字所不容者乃書於策聘  
書之於簡數行乃盡者書之於方策策者乃書於策聘  
禮記曰若有故則加書將命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  
於方策玄云名書文也今謂之字策簡也方版也是其字少  
則書簡字多則書策此言大事小事乃謂事有大小非言字  
有少也大事者謂君舉告廟及鄰國赴告經之所書皆是  
也小事者謂物不為災及言語文辭傳之所載皆是也大事  
後雖在策其初亦記於簡何則弒君大事南史欲書崔杼執  
簡而往董狐既書趙盾以示於朝是執簡而示之非舉策以  
示之明大事皆先書於簡後乃定之於策也其有小事文辭  
或多如呂相絕秦聲子說楚字過數百非一牘一簡所能容  
者則於衆簡牘以次存錄也杜所以知其然者以隱十一年  
傳例云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于策明是小事傳聞記於簡牘也以  
策書也策書不載上明得之明是小事傳聞記於簡牘也以



此知仲尼脩經皆約策書成文丘明作傳皆博采簡牘衆記故隱十一年注云承其告辭史乃書之于策若所傳聞行言非將君命則記在簡牘而已不得記於典策此蓋周禮之舊制也又莊二十六年經皆無傳傳不解經注云此年經傳各自言其事者或策書雖存而簡牘散落不究其本末故傳不復申解是言經據策書傳馮簡牘經之所言其事大傳之所言其事小故知小事

孟子曰楚謂之檇杙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

齊宣王同時人著此書檇徒刀反杙五忽反檇杙四凶之疏一杜云頑凶無儔匹之貌乘繩證反車乘也一云兵乘孟子曰至一也既言簡策之異又說諸國別名孟子姓孟名軻字子輿鄒邑人也當六國之時師事孔子之孫子思脩儒術之道著書七篇其第四離婁篇云王者之迹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謂之乘楚謂之檇杙魯謂之春秋一也其言與此小異是杜足其實二字使成文也彼趙岐注云乘者與於田賦乘馬之事因以為名檇杙者露凶之類與於記惡之戒因以為名春秋以二始舉四時記萬事之名是三者立名雖異記事則同故云其實一也序發首云春秋者魯史記

之名也故引此以為證且明諸侯之國各有史記故魯有春秋仲尼得因而脩之也案外傳申叔時司馬侯乃是晉楚之人其言皆云春秋不言乘與檇杙然則春秋是其大名晉楚私立別號魯無別號故守其本名賈逵云周禮盡在魯矣史法最備故史記與周禮同名然則韓宣子適魯宣子晉楚豈當自知不備故別立惡名韓宣子適魯名起晉大夫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在昭二年盡津忍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反後放此疏韓宣子至以王既言諸國有書欲明魯最兼反又况字疏備故云此正義曰此昭二年傳文也宣子晉卿名起食邑於韓因以為氏謚曰宣子者有德之稱為昭公新立身新為政故來聘魯因觀書於大史氏見此書而發言杜注彼以為易象即今周易上下經之象辭也魯春秋謂魯史記之策書也春秋遵周公之典以序事故曰周禮盡在魯矣易象春秋是文王周公之所制故見春秋知周公之德見易象知周之所以王也文王能制此典即是身有聖德聖不空生必王天下周室之王文王之功故觀其書知周之所以得王天下之由也文王身處王位故以王言之周公不王



故以德屬之人異故文異傳言觀書大史則所觀非一而獨  
言易象魯春秋者韓子主美文王周公故特言之易象魯無  
增改故不言魯易象春秋雖是周法所記乃是魯事故言魯  
春秋也春秋易象晉應有之韓子至魯方乃發歎者味其義  
善其人以其舊所未悟故云今始知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當  
不見也易下繫辭云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當  
文王與紂之事則謂易象爻彖之辭也鄭玄案據此文以為  
易是文王所作鄭眾賈逵虞翻陸績之徒以易有箕子之明  
夷東鄰殺牛皆以為易之爻辭周  
公所作杜雖無明解似同鄭說  
**韓子所見蓋周之**  
**舊典禮經也**  
**疏** 韓子至經也。序言史官所書舊有  
子所見魯春秋者蓋是周之舊日正典禮之大經也韓子之  
言并歎易象此之所見唯謂春秋者指說春秋不須易象故  
也知是舊典禮經者傳於隱七年書名例云謂之禮經十一  
年不告例云不書于策明書於策必有常禮未脩之前舊有  
此法韓子所見而說之即是周之舊典以無正文故言蓋為  
疑辭也制禮作樂周公所為明策書禮經亦周公所制故下  
句每云周公正謂五十發凡是周公舊制也必知史官所記  
有周公舊制者以聖人所為動皆有法以能立官紀事豈得

全無憲章定四年傳稱備物典策以賜伯禽典策則史官記  
事之法也若其所記無法何足以賜諸侯諸侯得之何足以  
為光榮而子魚稱為美談也且仲尼脩此春秋以為一經若  
周公無法史官妄說仲尼何所可焉斯文何足為典得與諸  
書禮樂詩易並稱經哉以此知周德既衰官失其守  
周公舊有定制韓子所見是也  
**周德既衰官失其守**  
**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  
**多違舊章**  
**疏** 周德至舊章。正義曰此明仲尼脩春秋之由先論史  
筆削但為官失其守喪敗失中赴告策書多違舊典是故仲  
尼脩成此法垂示後昆襄三十一年傳稱卿大夫能守其官  
職昭二十年傳曰守道不如守官是言人臣為官各有所守  
周德既衰邦國無法羣小在位故官人失其所守也雖廣言  
衆官失職要其本意是言史官失其所掌也昭三十一年傳  
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春秋昭明注云上  
之人謂在位者也彼謂賢德之人在天子諸侯之位能使春  
秋褒貶勸戒昭明周德既衰主掌之官已失其守在上之人

春秋左傳卷之九

九



又非賢聖故不能使春秋褒貶勸戒昭明致令赴告記注多違舊章也文十四年傳曰崩薨不赴禍福不告然則鄰國相命凶事謂之赴他事謂之告對文則別散文則通昭七年傳衛齊惡告喪于周則是凶亦稱告也赴告之中違舊章者若隱三年平王以壬戌崩赴以庚戌桓五年陳侯鮑卒再赴以甲戌己丑及不同盟者而赴以名同盟而赴不以名之類是也策書記注多違舊章者仲尼既已脩改仲尼因魯史不可復知正以仲尼脩之故知其多違也

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

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疏仲尼至之法○此明仲尼所因

并制作之意所脩之經以魯為主是因魯史策書成定之舊文也考謂技勘志謂記識考其真偽真者因之偽者改之志其典禮合典法者褒之違禮度者貶之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使舊典更興下以明將來之法令後世有則以此故脩春秋也前代後代事終一揆所賞所罰理必相符仲尼定春秋之文制治國之法文之所褒是所賞之徒文之所貶是所罰之類後代人主誠能觀春秋之文揆當代之事辟所惡而行所善順褒貶而施賞罰則法必明而國必治故云下以明將來

之法也不教當時而為將來制法者孔子之時道不見用既知被屈冀範將來將來之與今時其法亦何以異但為時不見用故指之將來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實亦以教當代也

而正之刊苦干以示勸戒疏其教至勸戒○此

意教之所存謂名教善惡義存於此事若文無褒貶無以懲勸則是文之害教若僖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陽傳云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杜以晉文之意本欲尊周將率諸侯共朝天子自嫌疆大不敢至周喻王出狩得盡臣禮尋其蹤緒心是跡非又昭十九年許世子止弑其君買傳云許悼公瘞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許止進藥不由於醫其父飲之因茲而卒名教善惡須存於此者也不罪許止不沒晉文無以息篡逆之端勸事君之禮故隱其召王之名顯稱弑君之惡如此之例皆是文之害教則刊削本策改而正之以示後人使聞善而知勸見惡而自戒諸仲尼所改新意皆是刊而正之也其

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



改也疏

其餘至改也。此說仲尼不改舊史之意。其餘謂新意之外，皆即用舊史也。始隱終麟二百餘載，史官遷代，其數甚多，人心不同，屬辭必異。自然史官有文有質，致使其辭有詳有略。既無所害，故不必改也。史有文質，謂居官之人，辭有詳略。謂書策之文，史文則辭華，史質則辭直。華則多詳，直則多略。故春秋之文，詳略不等也。螾、蠹、蠹、蟻，皆害物之蟲，蜚、蛾、言、有、螾、蠹、不言，有諸侯反國，或言自某歸，或言歸自某。晉伐鮮虞，吳入郢，直舉國名，不言將帥及郊與用郊，皆無所發。諸侯出奔，或名或不名，明是立文乖異，是其史舊有詳略義例，不存於此，故不必皆改也。故傳

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脩之疏

故傳至脩之。

上傳昭三十一年言春秋之書，其是善志記也。下傳成十四年言若非聖人誰能脩春秋，使成五例也。下傳既非同而云又者，言又重上事之辭。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止，又其傳非又其年也。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疏。蓋周至明之。既以蓋為疑辭，而知事必然者，名明稱舊記為善，故知上傳之言，蓋言周公之志也。脩者治舊之名，傳善聖人而言脩舊明脩前聖之道，故知下傳之言

明之疏

蓋周至明之。既以蓋為疑辭，而知事必然者，名明稱舊記為善，故知上傳之言，蓋言周公之志也。脩者治舊之名，傳善聖人而言脩舊明脩前聖之道，故知下傳之言

蓋仲尼之明周公也。上已言蓋周之舊典禮經，此復重云蓋。公之志者，上明春秋記事之法，舊史之遵周公也。此明仲尼因舊史之文，還脩周公之法，故左丘明受經於仲尼。重言蓋敘此，以上論經以下論傳。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

事

先悉或後經以終義。後戶或依經以薦反。或後經以終義。後戶或依經以

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疏

左丘明發正義曰丘明

為經作傳，故言受經於仲尼。未必面親授，受使之作傳也。此說作傳解經而傳文不同之意。丘明以為經者，聖人之所制，是不可刊削之書也。非傳所能亂之。假使傳有先後，不與經因錯亂，故傳或先經為文，以始後經之事，或後經為文，以終前經之義，或依經之言，以辨此經之理，或錯經為文，以合此經之異，皆隨義所在而為之。發傳期於釋盡經意而已。是故立文不同也。大史公十二諸侯年表序云：自孔子論史記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各存妄，其意失其真，故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沈氏云：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脩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



而脩春秋之經。正明為之傳。共為表裏。藝文志云。左丘明魯史也。是言丘明為傳。以其姓左。故號為左氏傳也。先經者若隱公。不書即位。先發。仲子歸于我。衛州吁弑其君完。先發。莊公娶于齊。如此之類。是先經以始事也。後經者。昭二十二年。王室亂。定八年。乃言劉子伐孟。以定王室。哀二年。晉納蒯賁于戚。哀十五年。乃言蒯賁自戚入衛。如此之類。是後經以終于戚。哀十五年。乃言蒯賁自戚入衛。如此之類。是後經以終。義也。依經者。經有其事。傳辯其由。隱公不書即位。而求好於邾。故為萬之盟。案其經。文明其歸。趣如此之類。是依經以辯。理也。錯經者。若地有兩名。經傳互舉。及經侵傳伐。經伐傳侵。於文雖異。於理則合。如此之類。是錯經以合異也。傳文雖多。不出四體。故以其例之所重。又直龍反。舊史遺文。此四句。明之也。其例之所重。又直龍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脩之要故也。疏。其例至此。說有經無傳之意。例之所重者。若桓元。春秋大水。傳云。凡平原出水。為大水。莊七年。秋大水。此則例之所重。皆是舊史遺餘策書之文。丘明略之不復發。傳非聖人所脩。身為國之要故也。言遺者。舊史已沒。策書遺留。故曰遺文。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

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學。令力呈反。下。令。尋其

枝葉究其所窮。又。究。久。疏。身。為。至。所。窮。此。說。無

說文云。籍。部。書也。張衡東京賦曰。多識前世之載。載亦書也。躬覽載籍。所見者博。以義有所取。必廣記而備言之。非直解經。故其文緩。遙明聖意。故其旨遠。將令學者。本原其事之始。要截其事之終。尋其枝葉。盡其根本。則聖人之趣。雖遠其曠。可得而見。是故經無其事。而傳亦言之。為此也。原始要終。及其旨遠。並易下繫辭文也。尋其枝葉。以樹木喻也。究亦窮也。言窮盡其所。優而柔之。使目求之。饜而飶之。饜。窮之處也。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於艷反。餽。使自趨之。趨。七。住。反。若江海之浸。於預反。膏澤之潤。刀反。渙然冰釋。亂反。怡然。子鳩。反。膏澤之潤。刀反。渙然冰釋。亂反。怡然。理順。之。反。怡。以。然後為得也。疏。優而柔之。至然後為得也。此又申說無經之傳。有利益之意。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大戴禮子張問。入官學之篇。有此文也。其饜而飶之。則未知所出。優柔俱訓為。



安寬舒之意也。屢飭俱訓為飽饒裕之意也。謂丘明富博其文優游學者之心使自求索其高意精華其大義飽足學者之好使自奔趨其深致言其廣記備言欲令使樂說不倦也。江海以水深之故所浸者遠膏澤以雨多之故所潤者博以喻傳之廣記備言亦欲浸潤經文使義理通洽如是而求之然後渙然解散如春冰之釋怡然心說而眾理皆順然後為得其所也。江海水之大者故舉以為喻脂之釋者為膏言雨之為潤若脂膏然故稱膏澤也。其發凡以

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

章仲尼從而脩之以成一經之通體疏

體。正義曰自此至非例也。辯說傳之三體此一段說舊發例也。言發凡五十皆是周公舊法先儒之說春秋者多矣。皆云丘明以意作傳說仲尼之經凡與不凡無新舊之例。杜所以知發凡言例是周公垂法史書舊章者以諸所發凡皆是國之大典非獨經文之例。隱七年始發凡例特云謂之禮經十一年又云不書于策。建此二句於諸例之端明書於策者皆是經國之常制非仲尼始造策書自制此禮也。何則夫災無牲卒哭作主諸侯聽于朝會加一等夫人不薨于寢則不

致豈是仲尼始造此言也。公行告廟侯伯分災二凡之未皆云禮也。豈是丘明自制禮乎。又公女嫁之送人尊卑哭諸侯之親疎等級王喪之稱小童分至之書雲物皆經無其事。傳亦發凡若丘明以意作傳主說仲尼之經此既無經何須發傳以是故知發凡言例皆是周公垂法史書舊章仲尼從而脩之以成一經之通體也。國之有史在於前代非獨周公立法史始有章而指言周公垂法者以三代異物節文不同。周公必因其常文而作以正其變者非是盡變其常也。但以一世大典周公所定故春秋之義史必主於常法而以周公正之。然凡是周公之禮經今案周禮竟無凡例為當禮外別自凡為當凡在禮內今者所據禮內有凡知者謂官府之有職於入法之內有官成官法鄭眾注云官成者謂官府之有成事品式官法者謂職所主之法度然則此凡者是史官之策書成事法式也。釋例終篇云稱凡者五十其別四十有九蓋以母弟二凡其義不異故也。計周公垂典應每事設法而據經有例於傳無凡多矣。釋例四十部無凡者十五然則周公之立凡例非徒五十而已。蓋作傳之時已有遺落丘明采而不得故也。且凡雖舊例亦非全語丘明采合而用之耳。終篇云諸凡雖是周公之舊典丘明撮其體義約以為言非純寫故典之文也。蓋據古文覆逆而見之此丘明會意之微致



是其說也然丘明撮凡為言體例不一於一凡之內事義不  
 同亦有因經所有連釋經之所無如王曰小童公侯曰子  
 也亦有略其經之所無直釋經之所有如凡祀啓蟄而鄰龍  
 見而雩不言祈祀以經無故也如此之類是也所以然者蓋  
 以舊凡語少經雖無事則亦連文引之所以兼引王曰小童  
 若舊凡語多經無者則略之經有者則載之所以略其祈祀  
 獨舉郊雩故莊十一年王師敗績于某杜注云事列於經則  
 不得不因其義是舊凡多者唯舉經文也發凡之體凡有  
 二條一是特為策書一是兼載國事者凡嫁女子于敵國之類是也雖為  
 則書之類是也兼載國事者凡嫁女子于敵國之類是也雖為  
 國事但他書有者亦不在凡例也此諸凡者自是天下大例其  
 備有故丘明作傳不在凡例也此諸凡者自是天下大例其  
 言非獨為魯故哭諸侯之條既發凡例乃云故魯為諸姬明  
 知正凡所言非止魯事且送女例云於天子則諸卿皆行魯  
 無嫁女於天子之理祭祀例云啓蟄而郊自非魯也其微顯  
 國不得有郊天之事明是采合故典裁約為文也其微顯

**闡幽裁成義類者** 反明也 善 皆據舊例而發

**義指行事以正褒貶** 褒保刀反貶彼 疏 其微至

此下盡曲而暢之說新意也微顯闡幽易下繫辭文也微謂  
 纖隱闡謂著明舊說云下云經無義例此釋經有義例謂孔  
 子脩經微其顯事闡其幽理裁節經之上下以成義之般類  
 其善事顯者若秦穆悔過四國大夫以例稱人觀文與常  
 文無異惡事顯者若諸侯城緣陵叔孫豹違命城緣陵依例  
 稱諸侯與無罪文同叔孫豹去氏與未賜族者文同皆是微  
 其顯事闡幽者謂闡其幽理使之宣著若晉趙盾鄭歸生楚  
 比陳乞及許大子止皆非親弑其君是其罪幽隱孔子脩經  
 加弑使罪狀宣露是闡幽也諸春秋褒貶之例並是也蓋以  
 為皆據舊例而發義以下論丘明之傳微顯闡幽乃是經事  
 故賀沈諸儒皆悉同此劉炫以微顯闡幽皆說作傳之意經  
 文顯者作傳本其纖微經文幽者作傳闡幽使明著顯者若天  
 王狩于河陽觀經文足知王是天子狩是出獵但不知天子  
 何故出畿外狩耳故傳發晉侯召王是微顯也幽者若鄭  
 伯克段于鄆觀經不知段是何人何故稱克故傳發武姜愛  
 段是闡其幽也丘明作傳其有微經之顯闡經之幽以裁制  
 成其義理比類者皆據舊典凡例而起發經義指其入行事  
 是非以正經之褒貶例稱得雋曰克傳言如二君故曰克是  
 其據舊例發義也晉侯召王使狩鄭伯不教其弟仲尼沒其  
 召王顯稱鄭伯丘明正述其事先解經文是指其行事以正



褒貶也此二事尤明者耳其餘皆是新意也此序主論作諸傳而賀沈諸儒皆以為經解之是不識文勢而謬失杜旨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

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疏諸稱至變

言據舊例而發義故更指發義之條諸傳之所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及書曰七者之類皆所以起新舊之例令人知發凡是舊七者是新發明經之大義謂之變例以凡是正例故謂此為變例猶詩之有變風變雅也自杜以前不知有新舊之異今言謂之變例是杜自明之以曉人也稱書者若文二年書士穀堪其事襄二十七年書先晉晉有信如此之類是也不書者若隱元年春正月不書即位攝也邾子克未王命故不書爵如此之類是也先書者若桓二年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故先書弑其君僖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如此之類是也故書者隱三年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成八年杞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如此之類是也不言者若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鄆不言出奔難之也莊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不言其來諱之也如此之類是也不稱者若僖元年不稱即位公出故也莊元年不稱姜氏絕

不為親如此之類是也書曰者若隱元年書曰鄭伯克段于鄆隱四年書曰衛人立晉眾也如此之類是也案襄元年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隱元年稱鄭伯譏失教也昭三十一年是新書與不書俱是新意則稱與不稱言與不言亦俱是新意豈得不言不稱獨為新意則稱與不稱言與不言亦俱是篇云諸雜稱二百八十有五止有其數不言其目就文而數又復參差竊謂追書也言也稱也亦是新意序不言者蓋諸類之中足以包之故也有田僧紹者亦注此序以為序言諸稱稱亦即是新意與下七者合為八名斯不然矣案書與不書其文相次若稱字即是新意但當言稱與不稱相次何以分為別文明知杜言諸稱自謂諸傳所稱不以稱為新意但以理而論之稱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義者亦當是新意耳

此善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

勅亮疏然亦至之也○此說因舊為新也仲尼脩春秋者反之以為變例其舊史不書則無可刊正故此又辯之亦有

史所不書正合仲尼意者仲尼即以義改其舊史及史所



不書此二者蓋是春秋新意故傳亦不言凡每事別釋曲而  
通暢之也此蓋春秋新意其言揔上通變例與不別書也舉  
一凡而事同者諸理盡見是其直也凡而每事發傳是  
其曲暢暢訓通故言曲而暢之也若然隱公實不即位史無  
由得書即位邾克實未有爵史無由得書其爵然則傳言不  
書自是舊史不書而以不書為仲尼新意者釋例終篇杜自  
問而釋之云丘明之為傳所以釋仲尼春秋仲尼春秋皆因  
舊史之策書義之所在則時加增損或仍舊史之無亦或改  
舊史之有雖因舊文固是仲尼之書也丘明所發固是仲尼  
之意也雖是舊文不書而事合仲尼之意仲尼因而用之即  
是仲尼新意若宣十年崔氏出奔衛傳稱書曰崔氏非其罪  
也且告以族不以名是告不以名故知舊史無名及仲尼脩  
經無罪見逐例不書名此舊史之文適當孔子之意不得  
因而用之因舊為新皆此類也然杜唯言史所不書即以爲  
義不云史所書為義者但夫子約史記而脩春秋史記之文  
皆是舊史所書因而襲取理在可見不須更言但恐舊史不  
書而夫子不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  
用故特言之

言其歸趣而已

○趣七

非例也

疏此一段說經無

義例者國有大事史必書之其事既無得失其文不著善惡  
故傳直言其指歸趣向而已非褒貶之例也春秋此類最多  
故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傳曰始通也杜注云經無義例  
故傳直言其歸而已他皆放此是如彼之類皆非例也

發傳之體有二而為例之情有五

○為音于偽反又如字

疏故發至有五○正義曰傳體有三即上文發凡正例新  
也書經有此五情緣經以求義為例言傳為經發例其體有  
此五事下文五句成十四年傳也案彼傳上文云春秋之稱  
下云非聖人誰能脩之聖人指謂孔子美孔子所脩成此五  
事五事所攝諸例皆盡下句釋其顯者以屬之耳此發傳之  
體有三上文三言其以別之觀文足可知耳劉實分變例新  
意以為二事釋例終篇曰丘明之傳有稱周禮以正常者諸  
稱凡以發例者是也凡有明經所立新意者諸顯義例而不稱  
凡者是也稱古典則立凡以顯之釋變例則隨辭以讚之杜  
言甚明尚不能悟其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  
為暗也不亦甚乎

義在彼

○見賢遍反下同

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



亡城綠陵之類是也

**音捨疏**

一曰至是也。○文見於此謂彼注云辭微

而義顯也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成十四年傳為叔孫僑如發也經曰秋叔孫僑如齊逆女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叔孫是為族也褒賞稱其族貶責去其氏衝君命出使稱其族所以為榮與夫人俱還去其氏所以為辱出稱叔孫舉其榮名所以尊君命也入舍叔孫替其尊稱所以尊夫人也族自卿家之族稱舍別有所尊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僖十九年經書梁亡是秦亡之也傳曰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僖十四年經書諸侯城綠陵是齊率諸侯城之以遷杞也傳曰不書其人有闕也秦人滅梁而曰梁亡文見於此梁亡見取者之無罪齊桓城杞而書諸侯城綠陵文見於此城綠陵見諸侯之有闕亦是文見於此而起義二曰志而晦在彼皆是辭微而義顯故以此三事屬之

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

類是也

○參士南反又音三與音預

**疏**

二曰至是也。○彼注云志記事敘而文微桓二年秋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自唐傳例曰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

也其意言會必有主二人共會則莫肯為主兩相推讓會事不成故以地致三國以上則一人為主二人聽命會事有成故以會致宜七年公會齊侯伐萊傳例曰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其意言同志之國共行征伐彼與我同謀計議議成而後出師則以相連及為文彼不與我謀不得已而往應命則以相會為文此二事者義之所異在於一字約少其言以示法制推尋其事以知其三曰婉而成章。○婉例是所記事有敘而其文晦微也

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壁假許田

之類是也

**疏**

三曰至是也。○彼注云婉曲

也謂屈曲其辭有所辟諱以示大順而成篇章言諸所諱辟者其事非一故言諸以摠之也若僖十六年公會諸侯于淮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十七年九月得釋始歸諱執止之恥辟而不言經乃書公至自會諸如此類是諱辟之事也諸侯有大功者於京師受邑為將朝而宿焉謂之朝宿之邑方岳之下亦受田邑為從巡守備湯水以共沐浴焉謂之湯沐之邑魯以周公之故受朝宿之邑於泰山祊田是也鄭以武公之黜受湯沐之邑於泰山祊田是也隱桓之世周



德既衰魯不朝周王不巡守二邑皆無所用因地勢之便欲相與易務薄不足以當許鄭人加璧以易許田諸侯不得專易天子之田文諱其事桓元年經書鄭伯以璧假許田言若進璧以假田非久易也掩惡揚善臣子之義可以垂訓於後故此二事皆屈曲其辭從其義訓以示四曰盡而不汙大順之道是其辭婉曲而成其篇章也

○汙於俱 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反曲也

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楹音盈刻音克疏桷音角捷在妾反

四曰至是也。彼注云謂直言其事盡其實無所汙曲禮制宮廟之飾楹不丹桷不刻莊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二十四年春刻桓宮桷禮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桓十五年天王使冢父來求車禮諸侯不相遺俘莊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三者皆非禮而動直書其事不為之隱具為其文以見譏意是其實實盡而不有汙曲也 五曰懲

惡而勸善○懲直升反 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

豹盜二叛人名之類是也疏 注云善名必書惡

名不滅所以為懲勸昭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繁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盜問上來奔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昭三十一年邾黑肱以濫來奔是謂盜與三叛人名也齊豹衛國之卿春秋之例卿皆書其名氏齊豹忿衛侯之兄起而殺之欲求不異疆禦之名春秋抑之書曰盜盜者賤人有罪之稱也邾庶其黑肱莒牟夷三人皆小國之臣並非命卿其名於例不合見經竊地出奔求食而已不欲求其名聞春秋故書其名使惡名不滅若其為惡求名而有名章微則作難之士誰或不為若竊邑求利而名不聞則貪冒之人誰不盜竊故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使其求名而名亡欲蓋而名章所以懲創惡人勸獎善人昭三十一年傳具說此事其意然也盜與三叛俱是惡人書此二事唯得懲惡耳而言勸善者惡懲則善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勸故連言之

○長丁 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

倫之紀備矣疏 推此至備矣。正義曰上云情有五謂之體體情一也故互見之一曰微而顯者是夫子脩改舊文以成新意所修春秋以新意為主故為五例之首二曰志



而晦者是周公舊凡經國常制三日婉而成章者夫子因舊史大順義存君親揚善掩惡夫子因而不改四曰盡而不汙者夫子亦因舊史有正直之士直言極諫不掩君惡欲成其美夫子因而用之此婉而成章盡而不汙雖因舊史夫子即以爲義懲而勸善者與上微而顯不異但勸戒緩者在微而五日懲惡而勸善者在懲惡勸善之例故微而顯居五例之首顯之條賤責切者在懲惡勸善之例故推此以尋經傳觸懲惡勸善之附於二百四十二年時人所行之事觀其善惡類而增長之附於二百四十二年時人所行之事觀其善惡用其褒貶則王道之正法人理之紀綱皆得所備矣從首至此說經傳理畢故以此言結之觸類而長之易上繫辭文也二百四十二年謂獲麟以前也以後經則魯史舊文傳終說前事辭無褒貶故不數之也觸類而長之者若隱四年經書暈帥師傳稱羽父固請故書曰暈帥師疾之也十年經亦書暈帥師傳雖不言書曰故書是知與上同爲新意又隱元年傳曰儀父貴之也則桓十七年云儀父亦是貴之是也

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

直專反疏或曰至其然。正義曰自此至釋例詳之言已爲次言無由發故假稱或問而答以釋之春秋之經侵伐會盟及戰敗克取之類文異而義殊錯文以見義先儒知其如是因謂苟有異文莫不著義杜以爲仲尼所述據史舊文文害者則刊而正之不害者因其詳略此其異於先儒故或人據上文杜之異旨執先儒以問曰春秋以錯文見義其文異者必應有義存焉若如所論辭有詳略不必改也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意者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今何以獨異欲令杜自辯之

荅曰春秋雖以一字爲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

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爲六十四也

依傳以爲斷

疏

故不名僖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傳曰同姓也故名襄則書字既則稱名襄貶在於一字襄貶雖在一字不可單書一字以見褒貶故荅或人曰春秋雖以一字爲褒貶皆須數句以成言語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爲六十四也卦之爻也一爻



變則成爲一卦經之字也一字異不得成爲一義故經必須  
數句以成言義則待傳而後曉不可錯綜經文以求義理故  
當依傳以爲斷文異者丘明不爲發傳仲尼必無其義安得  
傳旨之表妄說經文以此知經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者也  
數句者謂若隱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  
賵及昭十三年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  
乾谿此皆三句以上春秋一部未必皆然杜欲盛破賈服一  
字故舉多言之或以爲數其文句義亦得通錯綜其數易上  
繫辭文謂交錯綜理之  
**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  
**文可見者十數家疏**  
古今至數家。漢書儒林傳云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大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大中大夫劉公子皆脩左氏傳誼爲左氏傳訓詁授趙人貫公公傳子長卿長卿傳清河張禹禹授尹更始更始傳子咸及丞相翟方進方進授清河胡常常授黎陽賈護護授蒼梧陳欽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是前漢言左氏者也漢武帝置五經博士左氏不得立於學官至平帝時王莽輔政方始立之後漢復廢雖然學者浸多矣中興以後陳元鄭眾賈逵馬融延篤彭仲博許惠卿服虔穎容之徒皆傳左氏春秋魏世則

王肅董遇爲之注此等比至杜時或在或大體轉相祖  
滅不知杜之所見十數家定是何人也

**述進不成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

**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

**而更膚引公羊穀梁**  
于反 膚芳  
**適足自亂疏**  
大體

亂。禮記中庸云仲尼祖述堯舜祖始也謂前人爲始而述  
修之也經之詳略本不著義強爲之說理不可通故進不成  
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於傳之外別立異端故退不守丘明  
之傳傳有不通則沒而不說謂諸家之注多有此事但諸注  
既亡不可指摘若觀服虔賈誼之注皆沒而不說者衆矣謂  
若文二年作僖公主傳於僖三十三年云作主非禮也凡君  
薨卒哭而耐耐而作主及襄九年閏月戊寅濟于陰阪之類  
是也膚謂皮膚言淺近引之也公羊穀梁口相傳授因事起  
問意與左氏不同故引之以  
**預今所以爲異專脩丘**  
**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  
貫古 亂反  
**傳**



之義例摠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一傳

而去異端呂反蓋丘明之志也疏預今所以至

明與聖同恥為經作傳經有他義無容不盡故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也作傳解經則經義在傳故經之條貫必出於傳也發凡言例則例必在凡故傳之義例摠歸諸凡也若有例無凡則傳有變例如是則推尋變例以正褒貶若左氏不解二傳有說有是是非可去可取如是則簡選二傳取其合義而去其異端杜自言以此立說蓋是丘明之本意也昭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齊傳云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則知昭二十一年蔡侯朱出奔楚亦是罪之也釋例曰朱雖無罪據失位而出奔亦其咎也宣十年崔氏出奔衛傳云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不書名者非其罪則書名者是罪也襄二十一年晉欒盈出奔楚杜注云稱名罪之如此之類是推變例以正褒貶也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杜注云公羊穀梁皆以為魯女媵陳侯之婦僖九年伯姬卒杜注云公羊穀梁曰未適人故不稱國如此之類是簡二傳也先儒取二傳多矣杜不取者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

後賢

疏

其有至後賢。集解與釋例每有論錯闕疑之

歷代相變自然當有錯誤亦不可拘文以害意故聖人貴聞一而知二賢史之闕文也今左氏有無傳之經亦有無經之傳無經之傳或可廣文無傳之經則不知其事又有事由於魯魯君親之而復不書者先儒或強為之說或沒而不說疑在闕文誠難以意理推之是備論闕之之事也然劉子駿創通大義後子駿劉歆字初亮反字林作初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

美者也未有賴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復

故特舉劉賈許賴之違以見同異賢遍

疏然劉至同異。漢書楚元王傳稱劉歆字子駿劉

左氏傳大好之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詁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經傳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是其創通大義也後漢賈逵字景伯扶風人也父徽字元伯授業於歆作春秋條例遠傳父業作左氏傳訓詁許惠卿名淑



魏郡人也。穎子嚴名容，陳郡人也。比於劉賈之徒，學識雖復淺近，然亦注述春秋名爲一家之學。杜以爲先儒之內，四家差長，故特舉其遠以見異同。自餘服虔之徒，殊劣於此輩，故棄而不論也。

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志反。毗。各隨而解之名。

曰經傳集解疏。分經至集解。丘明作傳不敢與聖言相亂，故與經別行。何止丘明公羊穀梁及毛公韓嬰之爲詩作傳，莫不皆爾。經傳異處於省覽爲煩，故杜分年相附，別其經傳聚集而解之。杜言集解謂聚集經傳爲之作解，何晏論語集解乃聚集諸家義理以解論語，言同而意異也。

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麻數。譜本又作謚，同布古反。數所具反後不音者皆同。相與爲部

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

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

詳之也。疏。又別至之也。春秋記事之書，前人後人行

事相類，書其行事不得有比例而散在他

年非相比校則善惡不章，褒貶不明，故杜別集諸例從而釋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察其同異，則於其學易明，故也。言諸例及地名譜第麻數三者雖春秋之事於經傳無例者繁多，以特爲篇卷不與諸例相同，故言及也。事同則爲部，小異則附出，孤經不及例者聚於終篇，故言相與爲部也。其四十部次第從隱卽位爲首先，有其事則先次之，唯世族土地事既非例，故退之於後。終篇宜最處末，故次終篇之前。終篇處其終耳，土地之名起於宋衛，遇于垂世族譜，起於無駭卒，無駭卒在遇垂之後，故地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名在世族之前也。

無明文說者以仲尼自衛反魯脩春秋立素

王。王于況反。下。丘明爲素臣言公羊考亦云

黜周而王魯。黜勅。危行言孫。行下孟反。孫音遜。本亦作遜。以

辟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

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疏。或曰至所安。正義。



曰上一問一答說作注理畢而更問春秋作之早晚及仲尼  
述作大意先儒所說並皆辟謬須於此明之亦以於文不次  
故更假問答以明之一問之間凡有四意其一問作之早晚  
其二問先儒言孔子自為素王其事虛實其三問公羊說孔  
子黜周王魯其言是非其四問左氏獲麟之後乃有餘經問  
杜於意安否據杜云左傳及穀梁無明文則指公羊有其顯  
說今驗何休所注公羊亦無作春秋之事案孔舒元公羊傳  
本云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今麟非常之獸  
其為非常之獸奈何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然則孰為  
而左氏者言孔子之作春秋是有成文也左傳及穀梁則無明文  
故說左氏者言孔子自衛反魯則便撰述春秋三年文成乃  
致得麟孔子既作此書麟則為書來應言麟為孔子至也麟  
是帝王之瑞故有素王之說言孔子自以身為素王故作春  
秋立素王之法正明自以身為素王故為素王作左氏之傳  
漢魏諸儒皆為此說董仲舒對策云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  
繫以萬事是素王之法焉賈逵春秋序云孔子既西狩獲麟自號  
非之說立素王之法鄭玄六藝論云孔子既西狩獲麟自號  
素王為後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盧欽公羊序云孔子自  
因魯史記而脩春秋制素王之道是先儒皆言孔子立素王  
也孔子家語稱齊大史子餘歎美孔子言云天其素王之乎

素空也言無位而空王之也彼子餘美孔子之深原上天之  
意故為此言耳非是孔子自號為素王先儒蓋因此而謬遂  
言春秋立素王之法左明述仲尼之道故復以為素王其  
言王明為素王之法左明述仲尼之道故復以為素王其  
王魯非公羊正文說者推其意而致理耳以杞是二王之後  
本爵為上公而經稱杞伯以為孔子黜之宣十六年成周宣  
榭火公羊傳曰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其意言周為王  
者之後比宋為新綠此故謂春秋託王於魯以周宋為二王  
之後黜杞同於庶國何休隱元年注云唯王者然後改元立  
號春秋託新王受命於魯宣十六年注云唯王者然後改元立  
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黜周為王者之後是黜周王魯之  
說也定元年公羊傳曰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  
則未知其經而有罪焉爾何休云此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  
也習其經而讀之問其傳解詁則不知己之有罪於是此孔  
子畏時君上以諱尊隆恩下以辟害容身慎之至也是其孫  
言辟害微文隱義之說自衛反魯危行言孫皆論語文也鄭  
玄以為厲厲言行不隨俗也未知二者誰當杜旨公羊之經獲  
危為厲厲言行不隨俗也未知二者誰當杜旨公羊之經獲  
麟即止而左氏之經終於孔子卒先儒或以為  
麟後之經亦是孔子所書故問其意之所安也

答曰異乎



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  
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

又尺吾已矣夫。夫音扶蓋傷時王之政也。疏

遂反而文不次欲令先有案據乃得遞相發明故不得以次而  
答曰至政也。此盡末以來答上問四意但所答或先或後  
而問者先問作之早晚杜意定以獲麟乃作故從仲尼曰至  
所以為終明作之時節兼明白本意自欲制作感麟方始為  
之非是先作春秋乃後致麟也既言止麟之意須說始隱之  
由且欲取平王周正驗其非黜周王魯之證但既言其終倒  
言其始則於文不次故答前義未了更起一問自曰然則以  
下盡此其義也明春秋始隱之意答黜周王魯之言既言王  
魯為非遂并辯公羊之謬自若夫制作盡非隱之也答微文  
隱義之為非也自聖人包周身之防盡非所聞也答孫言辟  
害之為虛也先儒以為未獲麟而已作春秋過獲麟而經猶  
未止故既答公羊之謬然後却辯素王為虛并說引經為妄  
自子路欲使門人盡又非通論也答素王素臣之問自先儒  
以為盡得其實答經止獲麟之意至於反袂以下言其不可

採用此章分段大意其文旨如此問者以所聞而問其異乎  
余所聞一句歎其所據非理故言異乎余所聞仲尼曰與歎  
曰二者皆論語文也孔子過匡匡人以兵遮而脅之從者驚  
怖故設此言以強之文王雖身既沒其為文王之道豈不在  
茲身乎孔子自比其身言已得有文王之道也其下文又云天  
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  
匡人其如予何其意言天若未喪文王之道必將使我制作  
匡人不能違天以害己此言是有制作之本意也聖人受命  
而王則鳳鳥至河出圖仲尼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  
矣夫此言蓋傷時王之政不能致此瑞也先有制作之意而  
恨時無嘉瑞明是既得嘉瑞即便制作杜欲明得麟乃作故  
先表此二句鄭玄以為河圖洛書龜龍銜負而出如中候所  
說龍馬銜甲赤文綠色甲似龜背廣九尺上有列宿斗正  
之度帝王錄紀興亡之數是也孔安國以為河圖即八卦是  
也未知二者誰當杜旨

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瑞垂今

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對之應此聖

人所以為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



而起固所以為終也

**疏**

麟鳳至終也。麟鳳與龜龍白虎五者神靈之鳥獸是虛其應也。為人所獲是失其歸也。夫此聖人而生非其時道無所行功無所濟與麟相類故所以為感也。先有制作之意復為外物所感既知道屈當時欲使功被來世由是所以作春秋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麟是仲尼所感而書為感麟而作既以所感而起固所以為終也。答上春秋之作左傳無明文之問又言已所以為獲麟乃作之意獨舉麟而云五靈知二獸以外為龜龍白虎者以鳥獸而為瑞不出五者經傳識緯莫不盡然禮記禮器曰升中于天而鳳皇降龜龍假詩序曰麟趾關雉之應騶虞巢之應騶虞即白虎也是龜龍白虎並為瑞應只言麟鳳便言五靈者舉鳳配麟足以成句略其三者故曰五靈其五靈之文出尚書緯也。禮記禮運曰麟鳳龜龍謂之四靈不言五者彼稱四靈以為畜則飲食有由也其意言四靈與羞物為羣四靈既擾則羞物皆備龍是魚鮪之長鳳是飛鳥之長麟是走獸之長龜是甲蟲之長飲食所須唯此四物之內各舉一長虎麟皆是走獸故略云四靈杜欲徧舉諸瑞故備言五靈也。直云絕筆獲麟則文勢已足而言之。一句者以春秋編年之書必應盡年乃止。

人年唯此一句故顯言之以明一句是其所感也

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

隱公荅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

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

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

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

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

迹不隊

之舊以會成王義

來。上既解終麟之意未辯始隱之由故又假問以釋之不言或問而直言曰者以荅前未了須更起此問若言問者猶是前人且既解絕筆即因問初起以此不復言或欲示二問共是一人故也。然者然上語則者陳下事乘前起後之勢問



者言絕筆於獲麟既如前解然則春秋初起何獨始於魯隱公不始於他國餘公何也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遷居洛邑平王為首是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於第當立委位讓桓是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隱公之初當平王之末是相接也言乎其位則列國其爵為侯其土則廣是大國也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魯承周公之後是其福祚之胤也若使平王能撫養下民求天長命紹先王之烈開中興之功隱公能大宜聖祖之業光啓周王之室君臣同心照臨天下如是則西周之美猶或可尋文武之迹不墜於地而平王隱公居得致之地有得致之資而竟不能然只為無法故也仲尼愍其如是為之作法其意言若能我道豈致此乎是故因其年月之厯數附其時人之行事采周公之舊典以會合成一王之大義雖前事已往不可復追冀得垂法將來使後人放習以是之故作此春秋此序一段大明作春秋之深意問者不直云隱公而言魯隱公者言魯決其不始於他國言隱決其不始於餘公挾此二意故并魯言之也其答直言隱公不云魯者以魯之春秋已為韓起所說可知故也周自武王伐紂定天下恒居鎬地是為西都周公攝政營洛邑於土中謂之東都成王雖暫至洛邑還歸鎬京為西周平王始居東周故云東周之始王也平王四十九年而隱公即位隱

公三年而平王崩是其相接也詩既醉云永錫祚胤言福祚及後胤也尚書召誥云用供王能禘天永命言用善德治民得長命也襄十年傳曰而以偁陽光啓寡君論語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是杜所用之文也春秋據魯而作即是諸侯之法而云會成王義者春秋所書尊卑盡備王使來聘錫命贈含有天子撫邦國之義公如京師拜賜會葬有諸侯事王者之法雖據魯史為文足成王者之義也以其會成王義故得垂法將來將使天子法而用之非獨遺將來諸侯也

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厯即周正也

○正音政讀者多音征後皆放此

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

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

其義也疏 所書至義也○既言作春秋之意然後答黜周矣天子稱王諸侯稱公魯尚稱公則號不改矣春秋之文安在黜周王魯乎若黜周王魯則魯宜稱王周宜稱公此言周王而魯公知非黜周而王魯也孔子之作春秋本欲興周



非黜也故引論語以明之公山弗擾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不說夫子設此言以解之其意言彼召我者而豈空然哉必謂我有賢能之德故也既謂我有賢德或將能用我言如其能用我言者吾其為東方之周乎言將欲與周道於東方也原其此意知非黜周故云此其與周之義也注論語者其意多然唯鄭玄獨異以東周為成周則非杜所用也若

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疏

若夫至之也○此一段答說公羊者言微其文隱其義之意若夫者發端之辭既答王魯更起言端故云若夫聖人制作之文所以章明已往考校方來欲使將來之人鑒見既往之事聖人之情見乎文辭若使發語早雜則情趣瑣近立言高簡則旨意遠大章句煩多則事情易顯文辭約少則義趣微略此乃理之常事非故隱之也文王演易則亦文高旨遠辭約義微豈復絲辭辟害以彼無所辟其文亦微知理之常非為所隱也其章往考來情見乎辭皆易下繫辭之文彼作章往而察來聖人包周身之防○包必交反防既作意不異耳

之後方復隱諱以辟患非所聞也疏聖人至聞

段荅孫言辟害之意若成湯繫於夏臺文王囚於羑里周公留滯於東都孔子絕糧於陳蔡自古聖人幽囚厄則嘗有之未聞有被殺害者也包周身之防者謂聖人防慮必周於身自知無患方始作之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辟患害此事實非所聞也云非所聞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者言前訓未之有也

以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且明素臣又非通論也○論力疏子路至論也○此一段答素王素臣為

為臣病間日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其意言子路以孔子將死使門人為臣欲令以臣禮葬君冀其顯榮夫子夫子瘞而責之我實無臣何故而為有臣吾之於人也於誰嘗欺我尚不敢欺人何故使吾欺天乎子路使門人為臣纔僭大夫禮耳孔子尚以為欺天况神器之重非人臣所議而云仲尼為素王且明為素臣又非通理之論也聖人之生與運隆替運通則功濟當時運閉則道存身後雖復富有天下無益於堯舜賤為匹庶何損於仲尼道為



升降自由聖與不聖言之立否乃關賢與不賢非復假大位以宣風藉虛名以範世稱王稱臣復何所取若使無位無人虛稱王號不爵不祿妄竊臣名是則羨富貴而恥貧賤長僭踰而開亂逆聖人立教直當爾也臧文仲山節藻梲謂之不知管仲鏹簋朱紘稱其器小見季氏舞八佾云孰不可忍若仲尼之竊王號則罪不容誅而言素王素臣是誣大賢而負聖人也嗚呼孔子被誣久矣賴杜預方始雪之

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

誣○近誣如字近舊音附○近誣之近誣音無疏○先儒至近誣○此下至為得

所脩之意直言先儒無可尋檢未審是誰先生此意案今左氏之經仍終孔上之卒雖杜氏之注此經亦存而尤責先儒引經至仲尼卒者蓋先儒以為夫子自衛反魯即作春秋作三年而後致麟雖得麟而猶不止此至孔上之卒皆是仲尼所脩以是辨之謂之近誣明先儒有此說也服虔云夫子以哀十一年自衛反魯而作春秋約之以禮故有麟應而至是其宗舊說也服虔又云春秋終於獲麟故小邾射不在三叛人中弟子欲明夫子作春秋以顯其師故書小邾射以下

至孔子卒案杜於此下及哀十四年注皆取服義為說則服氏於此一事已改先儒矣麟是王者之瑞非為制作而來而云仲尼致之是其妖且妄也經是魯史之文非仲尼之所述而云仲尼脩之是其近誣也言近誣者心所不悟非故誣之故云

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

三叛之數○射音亦故余以為感麟而作作起

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為得其實○疏據公至其實

止獲麟而獨據公羊者春秋之作穀梁無明文杜以獲麟乃作義取公羊故獨據之耳小邾射以句繹來奔與黑肱之徒義無以異傳稱書三叛人名不通數此人以為四叛知其不入傳例麟下之經傳不入例足知此經非復孔旨故余以為感麟而作春秋其意起於獲麟則文止於所起自此而至談為得其實重明經止獲麟并自成已說起麟之意也

於反袂拭面○袂音世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疏○至於至取焉○公羊傳稱孔子聞獲麟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窮矣杜既取公羊經止獲麟而公羊獲麟之



下卽有此傳嫌其并亦取之故云亦無取焉不取之者以聖人盡性窮神樂天知命生而不喜死而不戚困於陳蔡則援琴而歌夢奠兩楹則負杖而詠寧復畏懼死亡下沾衿之泣愛惜性命發道窮之歎若實如是何異凡夫俗人而得稱爲聖也公羊之書鄉曲小辯致遠則泥故無取焉此則上文所謂簡二傳而去異端豈有反袂拭面涕下沾袍以虛而不經故不取也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一

春官大司馬

而清其書三官重其

江西南昌府學棊

春秋左傳注疏按勘記序

春秋左氏傳漢初未審獻於何時漢藝文志說孔壁事祇云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不言左氏經傳也景十三王傳亦但云得古文經傳所謂傳者即禮之記及論語亦未言有左氏也楚元王傳劉歆讓太常博士亦以逸禮三十有九書十六篇系之魯恭王所得孔安國所獻而於春秋左氏所修二十餘通則但云藏於祕府不言獻自何人惟說文解字序分別言之曰魯恭王壞孔子宅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倉獻春秋左氏傳然後左氏經傳所自出始大白於世顧許言恭王所得有春秋豈孔壁中有春秋經文



左傳注疏校勘記序  
爲孔子手定者與北平侯所獻蓋必有經有傳度其經必與孔壁經大同然則班志所云古經十二篇者指恭王所得與抑指北平所獻與左氏傳之學興於賈逵服虔董遇鄭衆穎容諸家杜預因之分經比傳爲之集解今諸家全書不可見而流傳間見者往往與杜本乖異古有吳皇象所書本宋臧榮緒梁岑之敬所校本今皆不可得蓋傳文異同可考者亦僅矣唐人專宗杜注惟蜀石經兼刻經傳杜注文而蜀石盡亡世間搨本僅存數百字後唐詔儒臣田敏等校九經鏤本於國子監此亦經傳注兼刻者而今多不存至於孔穎達等依經傳杜注爲正義三十六卷本自單行宋淳化元年有刻

本至慶元間吳興沈中賓分系諸經注本合刻之其跋云踵給事中汪公之後取國子監春秋經傳集解正義精校萃爲一書蓋田敏等所鏤淳化元年所頒皆取爲善本而畢集於是後此附以釋文之本未有能及此者元和陳樹華即以此本遍考諸書凡與左氏經傳文有異同可備參考者撰成春秋內傳考證一書考證所載之同異雖與正義本夔然不同然亦間有可采者元更病今日各本之踳駁思爲覬正錢塘監生嚴杰熟於經疏因授以舊日手校本又慶元間所刻之本并陳樹華考證及唐石經以下各本及釋文各本精詳摭摭共爲校勘記四十二卷雖班孟堅所謂多古字古言許叔











傳每行十六字注及正義每格雙行行廿二字經傳下載注  
不標注字正義摠歸篇末真舊式也今技勘記依此分卷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六十卷

此本雕板南宋遞有修補下  
至明末其板猶存在注疏中

六十卷本之取善者卷一序卷二隱元年卷三隱二年卷六  
桓三年卷七桓七年卷八莊元年卷九莊二年卷十莊三年  
卷十一莊四年卷十二莊五年卷十三莊六年卷十四莊七年  
卷十五莊八年卷十六莊九年卷十七莊十年卷十八莊十一年  
卷十九莊十二年卷二十莊十三年卷二十一莊十四年卷二十二  
莊十五年卷二十三莊十六年卷二十四莊十七年卷二十五莊十八年  
卷二十六莊十九年卷二十七莊二十年卷二十八莊二十一年  
卷二十九莊二十二年卷三十莊二十三年卷三十一莊二十四年  
卷三十二莊二十五年卷三十三莊二十六年卷三十四莊二十七年  
卷三十五莊二十八年卷三十六莊二十九年卷三十七莊三十年  
卷三十八莊三十一年卷三十九莊三十二年卷四十莊三十三年  
卷四十一莊三十四年卷四十二莊三十五年卷四十三莊三十六年  
卷四十四莊三十七年卷四十五莊三十八年卷四十六莊三十九年  
卷四十七莊四十年卷四十八莊四十一年卷四十九莊四十二年  
卷五十莊四十三年卷五十一莊四十四年卷五十二莊四十五年  
卷五十三莊四十六年卷五十四莊四十七年卷五十五莊四十八年  
卷五十六莊四十九年卷五十七莊五十年卷五十八莊五十一年  
卷五十九莊五十二年卷六十莊五十三年

襄二十二年卷二十四年卷三十六襄二十五年卷三十七  
襄二十六年卷三十八襄二十七年卷三十九襄三十年卷四十一  
昭四年卷四十二昭五年卷四十三昭六年卷四十四昭七年  
卷四十五昭八年卷四十六昭九年卷四十七昭十年卷四十八  
昭十一年卷四十九昭十二年卷五十昭十三年卷五十一昭十四年  
卷五十二昭十五年卷五十三昭十六年卷五十四昭十七年卷五十五  
昭十八年卷五十六昭十九年卷五十七昭二十年卷五十八昭二十一年  
卷五十九昭二十二年卷六十昭二十三年卷六十一昭二十四年  
卷六十二昭二十五年卷六十三昭二十六年卷六十四昭二十七年  
卷六十五昭二十八年卷六十六昭二十九年卷六十七昭三十年  
卷六十八昭三十一年卷六十九昭三十二年卷七十昭三十三年  
卷七十一昭三十四年卷七十二昭三十五年卷七十三昭三十六年  
卷七十四昭三十七年卷七十五昭三十八年卷七十六昭三十九年  
卷七十七昭四十年卷七十八昭四十一年卷七十九昭四十二年  
卷八十昭四十三年卷八十一昭四十四年卷八十二昭四十五年  
卷八十三昭四十六年卷八十四昭四十七年卷八十五昭四十八年  
卷八十六昭四十九年卷八十七昭五十年卷八十八昭五十一年  
卷八十九昭五十二年卷九十昭五十三年卷九十一昭五十四年  
卷九十二昭五十五年卷九十三昭五十六年卷九十四昭五十七年  
卷九十五昭五十八年卷九十六昭五十九年卷九十七昭六十年  
卷九十八昭六十一年卷九十九昭六十二年卷一百昭六十三年  
卷一百零一昭六十四年卷一百零二昭六十五年卷一百零三昭六十六年  
卷一百零四昭六十七年卷一百零五昭六十八年卷一百零六昭六十九年  
卷一百零七昭七十年卷一百零八昭七十一年卷一百零九昭七十二年  
卷一百一十昭七十三年卷一百一十一昭七十四年卷一百一十二昭七十五年  
卷一百一十三昭七十六年卷一百一十四昭七十七年卷一百一十五昭七十八年  
卷一百一十六昭七十九年卷一百一十七昭八十年卷一百一十八昭八十一年  
卷一百一十九昭八十二年卷一百二十昭八十三年卷一百二十一昭八十四年  
卷一百二十二昭八十五年卷一百二十三昭八十六年卷一百二十四昭八十七年  
卷一百二十五昭八十八年卷一百二十六昭八十九年卷一百二十七昭九十年  
卷一百二十八昭九十一年卷一百二十九昭九十二年卷一百三十昭九十三年  
卷一百三十一昭九十四年卷一百三十二昭九十五年卷一百三十三昭九十六年  
卷一百三十四昭九十七年卷一百三十五昭九十八年卷一百三十六昭九十九年  
卷一百三十七昭第一百年卷一百三十八昭第一百零一年卷一百三十九昭第一百零二年  
卷一百四十昭第一百零三年卷一百四十一昭第一百零四年卷一百四十二昭第一百零五年  
卷一百四十三昭第一百零六年卷一百四十四昭第一百零七年卷一百四十五昭第一百零八年  
卷一百四十六昭第一百零九年卷一百四十七昭第一百一十年卷一百四十八昭第一百一十一年  
卷一百四十九昭第一百一十二年卷一百五十昭第一百一十三年卷一百五十一昭第一百一十四年  
卷一百五十二昭第一百一十五年卷一百五十三昭第一百一十六年卷一百五十四昭第一百一十七年  
卷一百五十五昭第一百一十八年卷一百五十六昭第一百一十九年卷一百五十七昭第一百二十年  
卷一百五十八昭第一百二十一年卷一百五十九昭第一百二十二年卷一百六十昭第一百二十三年  
卷一百六十一昭第一百二十四年卷一百六十二昭第一百二十五年卷一百六十三昭第一百二十六年  
卷一百六十四昭第一百二十七年卷一百六十五昭第一百二十八年卷一百六十六昭第一百二十九年  
卷一百六十七昭第一百三十年卷一百六十八昭第一百三十一年卷一百六十九昭第一百三十二年  
卷一百七十昭第一百三十三年卷一百七十一昭第一百三十四年卷一百七十二昭第一百三十五年  
卷一百七十三昭第一百三十六年卷一百七十四昭第一百三十七年卷一百七十五昭第一百三十八年  
卷一百七十六昭第一百三十九年卷一百七十七昭第一百四十年卷一百七十八昭第一百四十一年  
卷一百七十九昭第一百四十二年卷一百八十昭第一百四十三年卷一百八十一昭第一百四十四年  
卷一百八十二昭第一百四十五年卷一百八十三昭第一百四十六年卷一百八十四昭第一百四十七年  
卷一百八十五昭第一百四十八年卷一百八十六昭第一百四十九年卷一百八十七昭第一百五十年  
卷一百八十八昭第一百五十一年卷一百八十九昭第一百五十二年卷一百九十昭第一百五十三年  
卷一百九十一昭第一百五十四年卷一百九十二昭第一百五十五年卷一百九十三昭第一百五十六年  
卷一百九十四昭第一百五十七年卷一百九十五昭第一百五十八年卷一百九十六昭第一百五十九年  
卷一百九十七昭第一百六十年卷一百九十八昭第一百六十一年卷一百九十九昭第一百六十二年  
卷二百昭第一百六十三年卷二百零一昭第一百六十三年

閩本春秋左傳注疏六十卷

明嘉靖閩中御史李元陽僉事  
江以達校刊分卷與附釋音本

三傳注疏交功也

五



同每半頁九行行二十一字傳注正義低一格每行二十字正義雙行以注文改作中號字冠注字於上始於李氏非宋板舊式其佳處多與附釋音本相合有監本毛本脫錯而此本不誤較監毛為優云

監本春秋左傳注疏六十卷明萬曆十九年刊每卷第二三行題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盛訥等奉勅重校刊勅字提行分卷與附釋音本同行款與閩本合惟注文用小字空左卷末載後序錯字較少非毛本可及也

重脩監本春秋左傳注疏六十卷此本惟每卷第三行擠刊酒臣吳士元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旨重脩將盛訥銜改列第二行譌字較原本為多記中所引凡與原本同者則摠稱監本其異者則稱重脩監本

毛本春秋左傳注疏六十卷明崇禎戊寅常熟汲古閣毛晉所刊分卷與附釋音本同行款與閩本合此本世所通行而亥豕之譌觸處皆是

春秋左傳注疏卷一校勘記

阮元撰盧宜旬摘錄

春秋正義序

嘉善浦鏜注疏正誤春秋下增左氏傳三字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

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此本前著銜名如此上空一格勅字提行南宋慶元刊本奉上有等字閩本脫臣字毛本刪臣奉勅三字以下凡慶元刊本則稱宋本

若夫五始之目

閩本監本毛本五誤三

但年祀繇邈餘姚盧文昭校本祀改紀案盧文昭書多本之浦鏜正誤及七經孟子考文補遺後凡與二書同者不錄

欲垂之以法則無位

宋本法作灋

所謂不怒而人威

毛本謂誤畏



鴻猷遂寔

變當作寔宋本作寔

以膠投漆

宋本監本漆字並誤作漆後凡監本不誤而重脩本誤者稱重脩監本二本俱誤者則稱

監本不分行也

今校先儒優劣

毛本校作校避明熹宗諱全書皆然

以至于今

宋本毛本于作於按經多作于傳注正義多作於此正義當用於字後人因簡省改作于也

則有沈文何

按隋書經籍志作文阿

言後之學者

宋本監本毛本言作使

而探賾鉤深

宋本賾作賾

其經注易者

監本毛本注改作註非案賈公彥儀禮疏云言注者注義於經下若水之注物是也

下準此

案僖公二十三年經云

毛本案作按宋本以下皆作案

卻缺稱人者

監本毛本卻誤卻

以公姑姊妻之

宋本姊作姊下同唐宋人从弟是也

計至襄二十一年

浦鏗正誤襄下增公字非

何得有姊而妻庶其

宋本姊誤子

況其餘錯亂

閩本監本況作况下放此按况俗况字

謹與朝請大夫國子博士臣谷那律

浦鏗正誤據文苑英華大夫下增守

字

與前脩疏人

毛本脩作修案經典修字多作脩宋本以下皆作脩下準此



春秋正義序終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一

閩本監本毛本刪附釋音三字後同分卷與此相合監本

此行下有晉杜氏注唐孔穎達疏陸德明釋文十四字閩本毛本晉杜氏注在第二行唐孔穎達疏在第三行每卷同上空八九字不一監本因刻按刊官銜擠刻每卷第幾之下陸德明釋文五字閩本在第二行之末以下不著監本以下亦不著。宋本作春秋正義卷第一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 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是銜在第二行第三行此本以下不著宋本每卷同上空二字

國子博士兼太子中允贈齊州刺史吳縣開國男 臣陸德明釋文

是銜在第四行此本以下不著淳熙本纂圖本國上有唐字無臣字釋文同文下釋文有撰字淳熙本作附字分二行首行十五字次行吳縣字提行上空三字纂圖本此銜在第三行上空字半

春秋序

此本三字頂格在第五行淳熙本岳本纂圖本亦頂格在第一行閩本監本毛本在第四行低二格

唐石經及宋本並作春秋左氏傳序石經此行初書今體改書八分宋本亦頂格在第四行案孔氏正義云晉宋古本及今定本並云春秋左氏傳序今依用之是正義本有左氏傳三字此作春秋序承陸氏釋文所題也

且有題曰春秋釋例序 宋本且誤具

徐邈以晉世言五經音訓 宋本言作定音誤奇

此序大畧 宋本監本毛本畧作略是也案唐宋人略畧字皆田在左。今依訂正

名義以春秋是此書大名 宋本名義作明義是也與下文明史官記事之書明天子諸侯皆有史官三明字一例。今訂正

褒貶得失 監本褒作褒案褒俗褒字下準此

先儒錯繆之意 閩本監本毛本亦作繆按古錯繆字多作繆



賈逵大史公十二諸侯年表序云浦鏗正誤云逵下脫云字後凡浦鏗正誤以己意增改字句及據俗本以校正義者不錄

藏於祕府閩本監本毛本祕字並作秘案秘俗祕字下準此

時丞相尹咸以能治左氏天台齊召南云尹咸為丞相史未嘗為丞相也相下脫史字

與歆共校傳浦鏗正誤校下增經字

歆略從咸日本西條掌書記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無略字今按山井鼎所云宋本即附釋音本也

凡與是本相符合者不錄所云古本異本即釋文正義及唐宋人類書中之同異雖錄其說鮮致是非

及毛氏逸禮古文尚書宋本氏作詩不誤

和帝元興十一年案宋王應麟困學紀聞云愚考和帝元興止一年安得有十一年一誤也

鄭興子衆終於章帝建初八年不及和帝時二誤也章帝之子為和帝先後失序三誤也盧文昭云此七字改作建武初元便可通

起穀梁廢疾按廢疾之廢當作廢說詳襄七年按勘記

春秋至名也凡序中某至某也宋本無下並同

申叔時論傳大子之法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傳作傳是也

教之以春秋按明道本國語無以字

禮坊記云毛本云改曰非

以未連本之辭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未作未是也。今依訂正

亦互自有詳略毛本互誤或

及仲尼脩故因魯史成文宋本監本毛本故作改



公不與小斂

監本斂作斂案斂正斂字。此本斂多誤

日無褒貶

段玉裁云日下有月字

大撓作甲子

宋本監本毛本撓作撓

宋忠注云

浦鏜正誤作衷

滿而闕缺

浦鏜正誤缺作也

積二十九日過半而行及日與月相會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月作日非也

月譬水火外光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無次水字

所以摠絕諸月也

浦鏜正誤月作日

足明遠近同異

毛本足誤則考文作是

是此書之摠名

毛本書誤事

一切萬物生植孕育

宋本植作殖

無事不記

監本毛本事誤物

商曰祀

宋本監本毛本商作商是也此別一字。今訂正

年取年穀一熟也

按詩補傳引孫炎云季取禾穀一熟

作十有三載乃同

浦鏜正誤云釋文馬鄭書注載作年故下云唐虞之世已有年歲之言

秋糴也物糴斂也

按糴字書所無漢書律麻志作秋糴也物糴斂乃成說文章部糴收束也

玉篇糴亦作糴諸本作糴疑糴之訛此本糴也之間有即由反三字細注分作二行正義作音例多如是與宋本同

諸侯亦各有國史

纂圖本毛本亦誤不



○正義曰周禮春官

宋本。作陰文大疏字下並同

國在四表

閩本監本毛本在作有非

又主四方來告之事

閩本監本毛本又誤及

故僖二十三年杜注云

監本杜字模糊重脩監本誤柱

故杜翦撮天子之史

監本撮作據非

但徧檢記傳

毛本檢作舉避明莊烈諱

鄭公孫黑強

宋本閩本強作強按說文作強下準此

必言諸侯無內史者

監本毛本無誤為

大事書之於策

釋文亦作策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策作策釋文云本又作冊亦

作策案策策古通用國語魯語使書以為三策莊子駢拇篇挾策讀書管子海上篇謹正監策皆為書策之策顏氏

家訓云簡策字竹下施束末代隸書似杞宋之宋亦有竹下遂為夾者徐仙民春秋禮音以策為正字以策為音殊為顛倒石經凡策字皆作策

既言尊卑

監本毛本卑作幼

以鉤命決云

浦鐘正誤以疑引非

傳馮簡牘

宋本馮作憑案五經文字云馮義與憑同

鄴邑人也

宋本鄴作鄒

詩亡然後春作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春下有秋字此本誤脫。今補正

興於記惡之戒

閩本監本毛本之作垂

與周之所以王

按文選王下有也字與昭二年傳合

故云此

宋本。作疏



謚曰宣子者

宋本毛本謚作謚誤說詳隱八年傳

韓子所見

盧文弼校本見下據疏增魯春秋三字非也

周公所為

監本毛本為誤以

以能立官紀事

監本毛本能改為紀事閩本監本毛本作記事

斯文何足為典

毛本足誤則

諸所記注

閩本監本毛本注作註釋文云字或作註按記註字當從言通俗文云記物曰註方言廣雅皆有註字乃俗字之取古者也

昭二十年傳曰

監本二誤三

上之人謂在位者也

毛本位誤外

然則鄰國相命

毛本鄰作隣唐元度九經字攬云作隣者訛下準此

自嫌疆大

宋本監本毛本疆作疆誤

須存於此若也

閩本監本毛本若作者。案十行本初刻若後剋改作者不誤

其餘則皆即用舊史

按文選無則字

或依經以辯理

文選辯作辨五經文字云辯理也辨別也經典通用

皆隨義所在而為之發傳

閩本監本毛本發作法非也

懼弟子各有妄其意

按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妄作安無有字盧文弼校本有作自字按

如今本史記作安其意為善

左邱明魯史也

按漢書藝文志魯下有大字

是錯經以合異也

宋本監本毛本異誤義

言遺者舊史已沒

正德本閩本監本舊史誤倒毛本作史記亦非



其旨遠

纂圖本毛本作旨石經旨作旨宋本岳本闕本監本作旨說文云旨從匕從甘下凡作旨者準說文改也

尋其枝葉

監本葉作葉唐石經淳熙本作葉毛本作葉亦誤顧炎武金石文字記云唐石經避太宗諱凡從世字作云

○正義曰 宋本。作疏

說文云籍部書也

按今本說文作籍簿書也

將令學者本原其事之始

監本毛本原誤始

渙然冰釋

此 閩本監本毛本冰誤冰淳熙本作冰亦非下準

子張問入官學之篇

盧文弼校本云學字衍

脂之釋者為膏

閩本監本毛本釋作澤

周公之垂法

宋本法作灋按灋法古今字鄭氏注禮箋詩皆以今字證古字如周禮經文灋字注文多

作法蓋一代有一代之字陳樹華云淳化本左傳灋字尙存一二此勝於石經處其實非也。元和陳樹華有春秋內傳考證後凡稱陳樹華者是

夫災無姓

宋本夫作天災作災按災與災同

此諸凡者

閩本監本毛本諸作書非

是闡幽也

按也下浦鏗正誤云當脫其裁成義類五字

故書者隱三年

宋本者下有若字

故傳直言其歸而已

按杜序歸下有趣字宋本不脫

是如被之類

監本毛本被作彼不誤閩本作彼亦非

劉實分變例新意

宋本實作寔按晉劉寔字子真平原人浦鏗實疑炫字誤非



替其尊稱

毛本替作聽誤

不書其主

閩本監本毛本主作亡非

不書其人有闕也

閩本監本不誤彼

共行征伐

閩本監本共誤其

諸所諱辟壁假許田之類是也

釋文云辟本亦作避音同文選作避石經壁作僻釋

文同按避正字辟假借字

丹楹刻桷

淳熙本桷誤桶

禮制宮廟之飾

閩本監本毛本飾作節非

此言五體者

毛本言誤有

從首至此

毛本首誤者

以後經則魯史舊文

毛本則誤作

是知與上同為新意

盧文弼按本是作足

若如所論

案文選如作此

言無由發

監本毛本言作為

必應有義存焉

監本存誤在

誼為左氏傳訓詁

按漢書儒林傳詁傳說文云詁訓故言凡傳注之壽存以故名者如漢

藝文志書有大小夏侯解故詩有魯故齊后氏故齊孫氏故韓故毛詩故訓傳後漢賈逵作周官解故故即詁也

方進授清河胡常

按漢書儒林傳云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胡常

而更膚引公羊穀梁

石經作穀五經文字云凡穀穀之類皆從穀省



若觀服虔賈誼之注齊召南云賈誼解詁晉時未必倚有其書村於服虔賈逵時多駁正

此當作賈逵

拊而作主毛本作誤則

摠歸諸凡監本毛本摠作總案九經字樣云摠說文作總此石經誤作摠

邱明與聖同恥宋本監本毛本恥作時

北燕伯款出奔齊毛本款作欵是俗字

未有穎子嚴者石經初刻作穎改作穎是也

學者傳訓詁而已按漢書楚元王傳詁作故

父徽字元伯授業於歆浦鍾正誤云授當受誤按後漢書賈逵傳云父徽從劉歆受左

氏春秋

達傳父業作左氏傳訓詁按達傳云達尤明左氏傳為之解詁此本訓當作解

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麻數諸本作譜釋文云本又作

說者以仲尼自衛反魯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以下有為字文選引同

危行言孫諸本作孫釋文云本亦作遜字按遜順字當从心孫者段借也

是素王之文焉山井鼎云漢書元文是作見

自聽素王宋本閩本監本毛本聽作號不誤

唯王者然後改元立號毛本元作王誤

此假設而言之監本毛本設作說非

文不在茲乎石經岳本監本茲作茲按說文有茲無茲

左傳注疏卷一校勘記

十



然後却辯素王爲虛監本毛本辯作辨按却當作卻諸本本本却五經文字云却俗字或作却乃卻字與此不同也

此章分段大意監本分作各非

明是既得嘉瑞監本毛本嘉誤佳

如中候所說閩本監本中誤申

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石經監本同諸本絕作絕按說文云絕斷絲也从糸从刀从口

文武之迹不隊石經此處殘闕釋文亦作隊宋本淳熙本纂圖本作墜按墜俗隊字

而意不能然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意作竟不誤

言魯史其不始於他國言隱決其不始於餘公宋本史作決不

誤閩本監本毛本作決俗決字隱決宋毛作隱決諸本亦誤作決

成王雖暫至洛邑閩本監本毛本成誤武

還歸鎬京宋本鎬京下有爲幽王滅於西周平王東遷洛邑因謂洛邑爲東周謂鎬京廿三字乃是

完本

而以偁陽光啓寡君閩本偁作福案二字古多通用漢書古今人表有福陽子即偁陽也

說詳襄十年

非爲所隱也浦鐘正誤疑爲所二字誤倒盧文弨云所字衍

孔子絕糧於陳蔡宋本閩本監本毛本糧作糧案五經文字云作糧說

乃聞賢與不賢宋本聞作闕是也

非復假夫位以宣風宋本夫作大是也

直當爾也宋本直作豈



管仲鏤簋朱紘

閩本監本毛本紘誤紘

無可尋檢

毛本檢作檢避明莊烈諱下同

比至孔丘之卒

宋本作比此本及諸本誤此今改正山井鼎亦云此作比

據公至其實

閩本監本毛本實下有圈○補案此本正義標起下多脫○今並增補按不悉出

與黑肱之徒

與下浦鐘正誤增邾字之徒毛本誤作徒之

并自成已說起麟之意也

起下浦鐘正誤增獲字

公羊傳稱孔子聞獲麟

監本毛本脫傳字

以聖人盡聖窮神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盡聖作盡性

則絃琴而歌

閩本監本毛本絃作援

春秋左傳注疏卷一技勘記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二

隱元年 盡二年

杜氏注

孔穎達疏

春秋經傳集解隱第一

陸曰解佳買反舊夫子之經與丘明之傳各卷杜氏合

而釋之故曰經傳集解隱公名息姑惠公之子母聲子諡法

不尸其位曰隱第一此不題左氏傳公羊穀梁二傳既顯姓

別之此不

言自見

疏正義曰五經題篇皆出注者之意人各有心故題無常準此本經傳別行則經傳各自有

題注者以意裁定其本難可復知據今服虔所注題云隱公左氏傳解誼第一不題春秋二字然則春秋二字蓋是經之

此書之大名故以春秋冠其上序說左氏言已備悉故略去

左氏而為此題焉經傳集解四字是杜所加其餘皆舊本也

經者常也言事有典法可常遵用也傳者傳也博釋經意傳

示後人分年相附集而解之故謂之經傳集解隱公魯君侯爵杜君采大史公書世本旁引傳記以為世族譜略記國之

興滅譜云魯姬姓文王子周公旦之後也周公股肱周室成王封其子伯禽於曲阜為魯侯今魯國是也自哀以下九世



二百一十七年而楚滅魯依魯世家伯禽至隱公凡十三君兄弟相及者五人隱公名息姑伯禽七世孫惠公弗皇子聲子所生平王四十九年即位是歲歲在豕韋禮記檀弓曰死諡周道也周法天子至於大夫既死則累其德行而為之諡周書諡法云隱拂不成曰隱魯實侯爵而稱公者五等之爵雖尊卑殊號臣子尊其君父皆稱為公是禮之常也字書云第訓次也一者數之始也

**杜氏疏**正義曰杜氏名預字元此於次第當其一也

壽魏志云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也漢御史大夫杜延年之後文帝時為尚書僕射封樂亭侯試船溺死追贈太僕諡戴侯也恕字務伯官至幽州刺史預司馬宣王女婿也王隱晉書云預知謀深博明於治亂當稱德者非所企及立言立功預所庶幾也大觀羣典謂公羊穀梁詭辯之言又非先儒說左氏未究丘明之意橫以二傳亂之乃錯綜微言著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眾家為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麻備成一家之學至老乃成預有大功名於晉室位至征南大將軍開府封當陽侯荊州刺史食邑八千戶時人號為武庫不言名而言氏者注述之人義在謙退不欲自言其名故但言杜氏毛君孔安國馬融王肅之徒其所注書皆稱為傳鄭玄則謂之為注而此於杜氏之下更無稱謂者以集解之

名已題在上故止云杜氏而已劉炫云不言名而云氏者漢承焚書之後諸儒各載學名不敢布於天下但欲傳之私族自題其氏為謙之辭

### 傳惠公元妃孟子

言元妃明始適夫人也子宋姓。其子隱公讓國之君元妃方非反傳曰嘉耦曰妃適本又作嫡同丁歷反

**疏**傳惠公元配孟子曰嘉耦之子也諡法愛民好與曰惠釋詁云元始也如匹也始匹者言以前未曾娶而此人始為匹故注云言元妃明始適夫人也如者名通適妾故傳云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大子偃師二妃生子公子留下如生公子勝元者始也長也一元之字兼始適兩義故云始適夫人也然則有始而非適若孟任之類是也亦有適而非始若哀姜之類是也如者配匹之言非有尊卑之異其尊卑殊稱則曲禮所云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是也鄭玄以為后之言後蓋執治內事在夫之後也夫之言扶言能扶成人君之德也孺之言屬言其繫屬人也婦之言服言其服事人也妻之言齊言與夫齊等也庶人之賤見其齊等也以上因其爵之尊卑為立別號其實皆配夫通以如為稱少牢饋







此言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以姪媵者欲言媵者亦有姪  
媵省略為文耳其實夫人與媵皆有姪媵但聲子或是孟子  
姪媵或是同姓之國媵者姪媵以其難明故杜兩解之初云  
孟子之姪媵又云同姓之國以姪媵是也故釋例曰古者  
諸侯之娶適夫人及左右媵各以姪媵皆同姓之國國三人  
凡九女參骨肉至親所以息陰訟陰訟息所以廣繼嗣是其  
義也然宋之同姓國依世本子姓殷時來宋空同黎比髦自  
夷蕭但春秋不載其國未知宋之同姓者是何釋言云媵送  
也言妾送適行故夫人姪媵亦稱媵也經傳之說諸侯唯有  
繼室之文皆無重娶之禮故知元妃死則次妃攝治內事次  
妃謂姪媵與媵諸妾之最貴者釋例曰夫人薨不更聘必以  
姪媵繼室是夫人之姪媵與二媵皆可以繼室也適庶交  
爭禍之大者禮所以別嫌明疑防微杜漸故雖攝治內事猶  
不得稱夫人又異於餘妾故謂之繼室妻處夫之室故書傳  
通謂妻為室言繼室元妃在夫之室

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

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

婦人謂嫁曰歸本或無曰字此依公羊傳

疏宋武至于我正義曰宋國

公爵譜云宋子姓其先契佐唐虞為司徒封於商成湯受命  
王有天下及紂無道周武王滅之而封其子武庚以紹殷後  
武庚作亂周公伐而誅之更封紂兄帝乙之元子微子啓為  
宋公都商丘今梁國睢陽縣是也微子卒其弟微仲代立穆  
公七年魯隱公之元年也景公三十六年魯哀公之十四年  
獲麟之歲也昭公得之元年春秋之傳終矣其後五世百七  
十年而齊魏楚共滅宋依宋世家微子至武公凡十二君兄  
弟相及者二人武公是微仲九世孫諡法克定禍亂曰武  
注婦人至於魯○正義曰婦人謂嫁曰歸隱二年公羊傳文  
也以其手之文理自然成字有若天之所命使為魯夫人然  
故嫁之於魯也成季唐叔亦有文在其手曰友曰虞曰下不  
言為此傳言為魯夫人者以宋女而作他國之妻故傳加為  
以示異耳非為手文有為字故魯夫人之上有為字也仲子  
手有此文自然成字似其天命使然故云有若天命也隸書  
起於秦末手文必非隸書石經古文虞作父魯作表手文容  
或似之其友及夫人固當有似之者也傳重言仲子生者詳  
言之與上重言孟子卒其義同也舊說云若河圖洛書天神  
言語真是天命此雖手有文理更無靈驗又非夢天故言有  
若

生桓公而惠公薨

言歸魯而生男惠公

疏注言歸至



年薨。正義曰：杜知不以桓生之年薨者，以元年傳曰：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大子少葬，故有闕少者，未成人之辭，非新始生之稱。又改葬，惠公而隱公不臨，使桓為主。若薨年，生則纔二歲，未堪為喪主。又羽父弒隱，與桓同謀。若年始十二，亦未堪定弒君之謀。以此知桓公之生，非惠公薨之年也。年之長幼，理無所異。杜言此者，欲明慶父為莊公庶兄，故顯言此。以張本也。釋例曰：今推案傳之上下，羽父之弒，隱公皆諮謀於桓。然則桓公已成人也。傳云：生桓公而惠公薨，指明仲子唯有此男，非謂生在薨年也。桓已成人而弒，隱即位乃娶。於齊自應有長庶，長庶故曰孟。是杜張本之意也。是

**以隱公立而奉之**  
隱公繼室之子當嗣，世以禎祥之故，追成父志為桓。尚少是以立為太子。帥國人奉之為經元年春，不書即位傳。禎音貞，為桓于偽反。少詩照反。大音泰，舊泰字皆作大。後大字皆放此為經于偽反。後凡為經為傳張。疏注：隱公至位傳。正義曰：本起本之例，皆放此更不首。繼室雖非夫人而貴於諸妾，惠公不立大子，母貴則宜為君。隱公當嗣父，世正以禎祥之故，追成父志，以位讓桓，但為桓年少，未堪多難，是以立桓為太子。帥國人而奉之，已則且攝君位，待其年長，故於歲首不

即君位傳於元年之前，預發此語者，為經不書公即位傳是謂先經以始事也。凡稱傳者，皆是為經。唯文五年，霍伯曰：季等卒，注云：為六年，蒐於夷，傳者以蒐於夷與此文次相接，故不得言張本也。或言張本，或言起本，或言起檢，其上下事同。文異，疑杜隨便而言也。鄭眾以為隱公攝立為君，奉桓為大子。案傳言立而奉之，是先立後奉之也。若隱公先立，乃後奉桓，則隱立之時，未有天子隱之為君，復何所攝？若先奉大子，乃後攝立，不得云立而奉之。是鄭之謬也。賈逵以為隱立桓為大子，奉以為君，隱雖不即位，稱公改元，號令於臣，子朝正於宗廟，言立桓為大子，可矣。安在其奉以為君乎？是賈之妄也。襄二十五年，齊景公立，傳云：崔杼立而相之，以此知立而奉之，謂立為大子，帥國人奉之，正謂奉之以為大子也。元年傳曰：大子少，是立為大子之文也。大子者，父在之稱。今惠公已薨，而言立為大子者，以其未堪為君，仍處大子之位，故也。禮記：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是君薨之後，仍可以稱大子也。

**經元年春王正月**

隱公之始年，周王之正月也。凡人君即位，欲其體元以居，正故不言。

一年一月也。隱雖不即位，然攝行君事故，亦朝廟告朔也。告朔朝正，例在襄二十九年，即位例在隱莊閔僖元年。朝直



遙反疏經元年春王正月。正義曰此經字并下傳字亦  
下同。杜氏所題以分年相附若不有經字何以異傳不  
有傳字何以別經又公羊穀梁二傳年上皆無經傳字故知  
杜所題也釋詁云元始也正長也此公之始年故稱元年此  
年之長月故稱正月言王正月者革前代馭天下必改  
正朔易服色以變人視聽夏以建寅之月為正殷以建丑之  
月為正周以建子之月為正三代異制正朔不同故禮記檀  
弓云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鄭康成依據緯候以  
正朔三而改自古皆相變如孔安國以自古皆用建寅為正  
唯殷革夏命而用建丑周革殷命而用建子杜無明說未知  
所從正是時王所建故以王字冠之是今王之正月也王  
不在春上者月改則春移春非王所改故王不先春王必連  
月故王處春下周以建子為正則周之二月三月皆前世  
之正月也故於春每月書王二月者言是我王之三月乃夏  
殷之正月也王三月者言是我王之三月乃夏之正月也既  
有正朔之異故每月稱王以別之何休云二月三月皆有王  
者二月殷之正月也三月夏之正月也王三月者存二王之後使  
統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禮樂所以尊先聖通三統師法之  
義恭讓之禮服虔亦云孔子作春秋於春每月書王以統三  
王之正其意以為王二月三月三月王是夏殷之王謂大禹成

湯也為周室之臣民尊夏殷之舊主每月書王敬奉前代揆  
之人情未見其可祀宋二王之後各行已祖正朔宋不行夏  
祀不行殷而使天下諸侯徧視二代考諸典籍未之或聞杞  
宋不奉周正周人悉尊夏殷則是重過去而忽當今尊亡國  
而慢時主其為顛倒不亦甚乎且經之所言王二月三月  
若是夏殷之王當自皆言正月何以言王二月王三月乎謂  
之二月三月其王必是周王安得以為夏殷王也若如公羊  
之說春秋黜周王魯則杞非王後夏無可尊復通夏正何也  
但春之三月不必月皆有王若入年已有王正月者則二月  
不復書王若已有王二月者則三月不復書王以其上月已  
是此王之月則下月從而可知故每年之春唯一言王耳春  
秋之例竟時無事乃書首月以記時此下二月有會盟之事  
則不得空書首月也正月無事而空書首月者以人君於始  
年初月必朝廟告朔因即人君之位以繼臣子之心故君之  
始年必書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史策之正法也隱公攝  
行君事雖不即位而亦改元朝廟與人更始異於常年之正  
月故史特書其事見此月公宜即位而自不即位莊閔僖元  
年皆書春王正月與此同也定公元年不書正月者正月之  
時定公未立即位在於六月歲首未得朝正公之即位別見  
下文正月無所可見故不書也然則定以六月即位即位乃



可改元正月已稱元年者未改之日必乘前君之年既改之後方以元年紀事及其史官定策雖有一統不可半年從前  
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喪在外踰年乃入故因五  
日改殯之節國史用元年即位之禮因以此年為元年也古  
法既然故漢魏以來雖秋冬改元史於春夏即以元年冠之  
是有因於古也受命之王必改正朔繼世之王奉而行之每  
歲頒於諸侯諸侯受王正朔故言春王正月王即當時之王  
序云所書之王即平王是其事也公羊傳曰王者執謂謂文  
王也始改正朔自是文王所為頒於諸侯非復文王之祿受  
今王之祿稱文王之正非其義也。注隱公至元年。正義  
曰傳云王周正月知是周王之正月也說公羊者云元者氣  
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  
位者一國之始春秋緯稱黃帝受圖有五始謂此五事也杜  
於左氏之義雖無此文而五始之理亦於杜無害此非左氏  
褒貶之要自是史官記事之體故晉宋諸史皆言元年春王  
正月帝即位是也元年正月實是一年一月而別立名故解  
之云凡人君即位欲其體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也言  
欲其體元以居正者元正實是始長之義但因各以廣之元  
者氣之本也善之長也人君執大本長庶物欲其與元同體

故年稱元年正者直方之間語也直其行方其義人君當執  
直心杖大義欲其常居正道故月稱正也以其君之始年歲  
之始月故特假此名以示義其餘皆即從其數不復改也書  
稱月正元日意同於此又解無事而書正月之意隱雖不即  
位然攝行君事而亦朝廟告朔改元布政故書首年始月以  
明其應即位而不為也天子之封諸侯也割其土壤分之臣  
民使之專為已有故諸侯於其封內各得改元傳說鄭國之  
事云僖之元年朝於晉簡之元年士子孔卒是諸侯皆改元  
非獨魯也劉炫為規過云元正為取始長之義不為體元居  
正規釋杜云欲其體元以居正謂人君體是元長以居正位  
不欲在下陵奪處位不終是劉妄解杜意不為體其元善居  
於正道以規杜氏其理非也劉炫又難何休云唯王者然後  
改元立號春秋託新王受命於魯故因以錄即位若然新王  
受命正朔必改是魯得稱元亦應改其正朔仍用周正何也  
既託王於魯則是不事文王仍奉王正何也諸侯改元自是  
常法而云託王改元是妄說也說公羊者云元者氣之始春  
者四時之始王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  
國之始春秋緯云黃帝坐於扈閣鳳皇書致帝前其中得  
五始之文謂此五事何休又云公即位者一國之始政莫大  
於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氣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



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竟內之治諸侯不  
上奉王之政則不得即位故先言正月而後言即位政不由  
王出則不得為政故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者不奉天以制  
號令則無法故先言春而後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則不能成  
其化故先言元而後言春五者同日並見其元年非公之元年  
也何休自云諸侯不得改元則元者王之元年非公之元年  
公即位不在王之元年安得同日並見其成體也即以託王  
於魯史之改元元既為魯所改則政不由王出安得以王之  
政正諸侯元尊而王卑年大而月小年之有元改而無忌王  
之立政必云須奉舍其大而事其細敬所卑而慢所尊以此  
立教必不可行聖人有作豈當爾也黃帝之作五始者為天  
子法乎為諸侯法乎諸侯不得改元必非諸侯法若非諸侯  
法安得有公即位乎無公即位則闕一始何得為五始也若  
是天子法不得言王正月王即位何休云以王之政正諸侯  
之即位然王者豈復以己之政正己即位不通若此何以行  
傳皆說不書即位之由故指以為例隱不行即位又謙不告  
至而歲首告朔朝正所以尊敬祖考也若不行即位又不朝  
正則與臣子無別不成  
○二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為君故告朔朝廟也

附庸之君未王命例稱名能自通于大國繼好息民故書字  
貴之名例在莊五年邾今魯國鄒縣也蔑姑蔑魯地魯國下  
縣南有姑城。父音甫邾子之字凡人名字皆倣此  
蔑亡結反好呼報反鄒側留反卜皮彥反本或作弁  
至于蔑。正義曰公隱公也及與也與彼邾君字儀父者盟  
于蔑地譜云邾曹姓顓頊之後有六終產六子其弟五子曰  
安邾即安之後也周武王封其苗裔邾俠為附庸居邾今魯  
國鄒縣是也自安至儀父十二世始見春秋齊桓行霸儀父  
附從進爵稱子文公徙於繹桓公以下春秋後八世而楚滅  
之諸侯俱受王命各有寰宇上事天子旁交鄰國天子不信  
諸侯諸侯自不相信則盟以要之凡盟禮殺牲敵血告誓神  
明若有背違欲令神加殃咎使如此此牲也曲禮曰約信曰誓  
涖牲曰盟周禮天官玉府職曰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夏  
官戎右職曰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茱秋官司  
盟職曰掌盟載之法曰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  
其禮儀北面詔明神鄭立以爲槃敦皆器名也珠玉以爲飾  
合諸侯者必割牛耳取其血敵之以盟敦以盛血槃以盛耳  
將敵則戎右執其器爲眾陳其載辭使心皆開辟司盟之官  
乃北面讀其載書以告日月山川之神既告乃尊卑以次敵  
戎右傳敦血以授當敵者令含其血既敵乃坎其牲加書於



上而埋之此則天子會諸侯使諸侯聚盟之禮也凡天子之盟諸侯十二歲於方岳之下故傳云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若王不巡守及諸侯有事朝王即時見曰會殷見曰同亦為盟禮其盟之法案觀禮為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王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朝諸侯於壇訖乃加方明於壇而祀之列諸侯於庭玉府其珠槃玉敦戎右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茹司盟北面詔告明神諸侯以次敵血鄭注觀禮云王之盟其神主日王官之伯盟其神主月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是盟禮之略也若諸侯之盟亦有壇知者故柯之盟公羊傳稱曹子以手劔劫桓公于壇是也其盟神則無復定限故襄十一年傳稱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是也其盟用牛牲故襄二十六年傳云敵用牲又哀十七年傳云諸侯盟誰執牛耳是也其殺牛必取血及耳以手執玉敦之血進之於口知者定八年涉佗撥衛侯之手及腕又襄九年傳云與大國盟口血未乾是也既盟之後牲及餘血并盟載之書加於牲上坎而埋之故僖二十五年傳云宵坎血加書是也春秋之世不由天子之命諸侯自相與盟則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官雖小異禮則大同故釋例曰盟者殺牲載書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殊槃玉敦以奉流

血而同敵是其事也其盟載之辭則傳多有之此時公求好於邾邾君來至蒞地公出與之盟史書魯事以公為主言公及及者言自此及彼據魯為文也桓十七年公會邾儀父盟于越彼言會此言及者彼行會禮此不行會禮故也故劉炫云策書之例先會後盟者上言會下言盟唯盟不會者直言及此為不行會禮故言及也或可史異辭非先會而盟則稱會知者文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云公後至則是不及其會而經稱會故知盟稱會者未必先行會禮也。注附庸至姑城。正義曰傳言未王命知是附庸也莊五年鄭犁來朝傳曰未王命解其稱名之意是知附庸之君例稱名也禮記王制云不合於天子附庸曰附庸鄭玄云不合謂不朝會也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是說附庸之義也王制又云天子之元士視附庸然則附庸貴賤與天子之元士同也其禮則四命知者天子大夫視子男卿視伯三公視公侯所視皆多一命明知附庸多於元士一命又諸侯世子未誓執皮帛視小國之君公之孤四命亦執皮帛及附庸亦執皮帛故知四命也然則天子大夫四命稱字附庸稱名者以王朝之臣故特尊之而稱字釋例曰名重於字故君父之前自名朋友之接自字是以春秋之義貶責書其名斥所重也褒厚顯其字辟所諱也然則應



字而名則是貶應名而字則是貴故宰啗書各以貶之儀父  
書字以貴之傳文唯言貴之不說可貴之狀賈服以為儀父  
嘉隱公有至孝謙讓之義而與結好故貴而字之善其慕賢  
說讓知不然者案傳云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是公先求邾  
非邾先慕公復何足貴且書曰儀父乃是新意仲尼以事有  
可善乃得書字善之不是緣魯之意以為褒貶安得以其慕  
賢便足貴之又桓十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越桓公不賢不  
讓彼經亦書儀父故知貴之言不為慕賢說讓也附庸不  
能自通不與盟會今能自通大國繼好息民故知為此貴而  
好非附庸所能故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國討而言鄭伯讓失教也段不弟故不言弟明鄭伯雖失教  
而段亦凶逆以君討臣而用二君之例者言段強大傳據  
大都以耦國所謂得僇曰克也國討例在莊二十二年得僇  
例在莊十一年母弟例在宣十七年鄭伯名鄆於晚反又於建  
鄆今穎川鄆陵縣○段徒亂反鄭伯弟名鄆於晚反又於建  
反又於然反弟音梯又如字僇音俊傑音榮榮戶局反本或  
作榮非宛於阮 疏 夏五月至于鄆○正義曰鄭國伯爵  
反又於元反 鄭姬姓周厲王子宣王母弟桓公友

之後也宣王封友於鄭今京兆鄭縣是也及幽王無道友遷  
其民於號鄆號鄆之君分其地遂國焉今河南新鄭縣是也  
莊公二十二年魯隱公之傳終矣聲公三十七年卒自聲以下五  
世八十七年而春秋之傳鄭此鄭伯莊公也諡法勝敵克壯曰莊  
○注不稱至陵縣○正義曰國討者謂稱國若人稱國稱人  
則明其為賊言一國之人所欲討也今稱鄭伯指言君自殺  
弟若弟無罪然議其失兄之教不肯早為之所乃是養成其  
惡及其作亂則必欲殺之故稱鄭伯所以罪鄭伯也傳例母  
弟稱弟段實母弟以其不為弟行故去弟以罪鄭伯也兩罪之  
者明兄雖失教而段亦凶逆也釋例曰兄而害弟者稱弟以  
章兄罪弟又害兄則去弟以逆也釋例曰兄而害弟者稱弟以  
相殺善各有曲直存弟則弟以罪弟身統論其義兄若依例存  
弟則嫌善段故特去弟兩見其義也鄭伯同譏而依夫三十年  
殺其弟依夫稱弟曰罪在王則與鄭伯同譏也襄三十年天王  
釋例曰依夫稱弟曰罪在王則與鄭伯同譏也襄三十年天王  
依夫不與反謀罪王而不罪依夫故稱弟也傳例戰敗克取  
兩國之文段實鄭臣而克段故申明傳意以解之得僇曰  
克莊十一年傳例也國討例在莊二十二年者彼經書陳人  
殺其公子御寇實君殺大子而稱陳人者陳人惡其殺大子



之名故不稱君父以國討公子告也傳稱陳人殺其大子御  
寇以實言之明經所書國討之例也彼無凡例而言例者正  
以此傳云稱鄭伯譏失教也言稱是仲尼之變例也稱君為  
罪君則知稱人為國討序云推變例以正襄取即此類也推  
以為例故言例在彼年諸注言例在者未必皆有凡例也地  
理志河南郡有宛陵新鄭各為縣晉世分河南而立熒陽  
廢新鄭而入宛陵故鄭在宛陵西○秋七月天王使宰  
南也又地理志潁川郡有鄆陵縣

啗來歸惠公仲子之贈

宰官啗名也啗贈死不及  
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故

貶而名之此天子大夫稱字之例仲子者桓公之母婦人無  
諡故以字配姓來者自外之文歸者不反之辭○啗呼阮反  
鳳反疏黃帝之苗裔姬姓后稷之後也后稷封於郟及夏  
之衰后稷之子不窋失其官竄於西戎至大王為狄所逼去  
邠居岐文王受命武王克殷而王有天下幽王為犬戎所殺  
平王遷都王城今河南縣是也平王四十九年魯隱公之元  
年也敬王又遷成周今洛陽是也敬王三十九年獲麟之歲  
也四十二年而敬王崩敬王子元王九年春秋之傳終矣元  
王以下十一世二百二十六年而周亡也周本紀武王至平

王凡十三王兄弟相及者一人平王是武王十一世孫也惠  
公薨在往年明年仲子始薨蓋於時有疾王聞其疾謂之已  
薨故使大宰大夫名啗者來至於魯并歸惠公仲子之贈  
者助喪之物文五年注云車馬曰贈士喪既夕禮云公贈玄  
纁束帛兩馬士之制只得駕兩馬故云贈兩馬大夫以上皆  
駕四馬此宰啗來贈蓋用四馬也公羊傳曰喪事有贈贈者  
蓋以馬以乘馬束帛車馬曰贈穀梁傳曰乘馬曰贈皆謂宰  
啗用乘馬來也惠公仲子不言及者是并致二贈或是史異  
辭蓋二者各以乘馬不宜以一乘之馬贈二人也服虔云贈  
覆也天王所以覆被臣子案士喪既夕禮兄弟所知悉皆致  
贈非獨君之贈臣以贈為覆則可矣其言覆被臣子則非也  
何休亦云贈猶覆也蓋謂覆被亡者耳○注宰官至之辭乃  
正義曰傳言緩且子氏未薨故名是不應名而名之也貶乃  
書名知法應書字故云此天子大夫稱字之例傳無明例故  
推此以為例也周禮天官大宰卿一人稱字之例傳無明例故  
夫下大夫四人宰夫小宰皆是大夫一人稱字之例傳無明例故  
夫職曰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鄭玄云弔事  
弔諸侯諸臣幣所用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鄭玄云弔事  
仲子乃惠公妾耳王使贈之者隱立桓為大子成桓母為夫  
人天王知其然故遣贈惠公因即贈之杜言仲子者桓公之



母正見此意不然仲子為桓母傳有明文不須解也男子之  
 有諡者人君則配王配公大夫或配子或配字皆不以字配  
 姓婦人於法無諡故以字配姓言其正法然也釋例曰婦人  
 無外行於禮當繫夫之諡以明所屬是言婦人不合諡也繫  
 夫諡者夫人而已眾妾不合繫夫正當以字  
 配姓也其聲子戴媯有諡者皆越禮妄作也○九月及宋  
 人盟于宿 客主無名皆微者也宿小國東平無鹽縣也  
 宋今梁國睢陽縣○**疏**注客主至陽縣正義曰春秋之  
 與音預下同睢音雖○**疏**例若是命卿則各書於經此盟客  
 主無名故知皆是微者公羊傳曰孰及之內之微者也穀梁  
 傳曰及者何內卑者也宋人外卑者也卑微言非卿也客謂  
 宋主謂魯直言及者他國可言某人魯史不得自言魯人直  
 言及彼是魯及可知其微人與他國聚會亦直言會與此同  
 也會盟之地地必有主舉地者地主之國或與否故地主  
 之國亦序於列以其可知故也例在僖十九年者彼經書會陳  
 復序之於列以鄭人盟于齊脩桓公之好也言脩桓公之好齊人  
 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脩桓公之好也言脩桓公之好齊人  
 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脩桓公之好也言脩桓公之好齊人  
 必與可知也齊人不序於列而以齊為盟地是其盟以國地

者國主與盟之例此亦推以為例非凡例也然則桓十四年  
 公會鄭伯于曹即亦是例而遠指僖十九年者此既是盟故  
 取盟為例其實會亦然也故彼注云以曹地曹與會是也僖  
 二十七年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公會諸侯盟于宋  
 宋不與盟亦地以宋者彼注云宋方見圍宋公會諸侯盟于宋  
 以宋地然則宣十四年楚子圍宋十五年公孫歸父會楚子  
 于宋亦是不嫌宋與故地以宋也地理○冬十有一月  
 志梁國睢陽縣故宋國微子所封也地理○冬十有一月  
 祭伯來 祭伯諸侯為王卿士者祭國伯爵也傳曰非王命  
 也釋其不稱使○祭側界反國名傳祭仲同使如  
 字又所**疏**注祭伯至稱使○祭側界反國名傳祭仲同使如  
 吏反所**疏**說周公封建親戚以蕃屏周而云邢茅昨祭則  
 祭之初封畿外之國也穆王之時有祭公謀父今有祭伯世  
 仕王朝蓋本封絕滅食采於王畿也莊二十三年祭叔來聘  
 注以為祭叔為祭公來聘魯天子內臣不得外交是祭於此  
 時為畿內之國仍有封爵故言諸侯為王卿士也釋例曰王  
 之公卿皆書爵祭伯凡伯是也大夫稱字南季榮叔是也元  
 士中士稱名劉夏石尚是也下士稱人公會王人于洸是也  
 其或稱祭公舉官而言之此其定例也然春秋之世有王之  
 卿士無采地者若王叔陳生伯輿之屬是也但未知書經其



稱云何杜既云公卿稱爵而王子虎及劉卷卒稱名者彼是  
天王為赴以名告魯如諸侯之例薨則稱名此云公卿稱爵  
者謂聘使往還與彼為異也又襄十五年注云天子卿書字  
者以傳云劉夏逆王居于齊卿不行非禮也以劉夏非卿書  
名若卿則應書字以名字相對故舉以言焉其實卿書爵也  
此祭伯若王使來當云天王使祭伯來聘亦如天王使凡伯  
來聘今以自來為文明非王命而私行也劉炫云卿而無爵  
或亦書字大夫有爵或亦書爵傳稱王叔陳生與伯與爭政  
俱是卿士並不言爵又滕侯之先為周卜正書稱齊侯呂伋  
為虎賁氏則大夫或有爵也然則大夫有爵不可舍爵而書  
字卿而無爵不可越字而書名蓋有卿士亦書字大夫亦書  
爵也王臣之見經者眾祭伯凡伯毛伯單伯召伯尹子單子  
劉子其間未必無大夫榮叔南季家父叔服其間未必無卿  
但無明證故依例解之襄十五年注云天子卿書字是言天  
子卿有書字也

○公子益師卒

日為例唯卿佐之喪獨記日以見義者事之得失既未足以  
以褒貶人君然亦非死者之罪無辭可以寄文而人臣輕賤  
死日可略故特假日以見義

謂之傳例釋例曰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  
疾則親問焉喪則親與小斂大斂慎終歸厚之義也故仲尼  
脩春秋卿佐之喪公不與小斂則不書日示厚薄戒將來也  
卽以新死小斂為文則但臨大斂及不臨其喪亦同不書日  
也襄五年冬十二月辛未季孫行父卒傳曰大夫入斂公在  
位是公與小斂則書日之事也其輦柔溺等生見經傳死而  
不書卒者皆不以卿禮終也文十四年秋九月甲申公孫敖  
卒子齊已絕卿位公不與小斂而書日卒者釋例曰公孫敖  
縱情棄命既已絕位非大夫也而備書於經者惠叔毀請於  
朝感子以赦父敦公族之恩崇仁孝之教故傳曰為孟氏且  
國故也是言雖不與斂恩實過厚故書日也莊三十二年秋  
七月癸巳公子牙卒時公有疾昭二十五年冬十月戊辰叔  
孫婚卒二十九夏四月庚子叔詣卒時公孫在外成十七  
年冬十一月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脹在外而卒皆公不與  
斂而書日者釋例曰其或公疾在外大夫不卒於國而猶存  
其日者君子不責人以所不得備非不欲臨也然則為其有  
故不得以責公故皆書日也公孫嬰齊書所卒之地餘皆不  
書地者釋例曰魯大夫卒其竟內則不書地傳稱季平子行  
東野卒于房是也而先儒以為雖以卿禮終而不臨其喪皆  
沒而不書杜知不臨其喪亦同不書日者案慶父之死不以



卿禮終而經不書足知唯據不以卿禮終者經始不書明以卿禮終雖全不臨喪亦同書卒但不書日耳春秋諸事日與不日傳皆不發唯此發傳故特解之云春秋不以日月為例唯卿佐之喪獨託日以見義也言事之得失未足以褒貶人君者春秋之文喪為厚賞貶為大罰君之於臣有恩則常事不足以加賞無恩則小失不足以致罰故云未足以褒貶也止欲貶責死者君自無恩然亦非死者之罪意欲以為勸戒無辭可以寄文而人臣對君為輕賤死日可略去故於此一條特假日以見義其餘則不以日月為例故無傳也

傳元年春王周正月

言周以別夏殷。別彼列反夏

不書即位攝也

假攝君政不脩即位之禮故史不書於策傳所以見異於常。見賢遍反

疏

不書即位攝也。正義曰攝訓持也隱以桓公幼少且位仲尼因而不改故發傳以解之公實不即位史本無可書莊閱僖不書即位義亦然也舊說賈服之徒以為四公皆實即位孔子脩經乃有不書故杜詳辨之釋例曰遭喪繼位者每新年正月必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國史皆書即位於策

以表之隱既繼室之子於第應立而尋父娶仲子之意委位以讓桓天子既已定之諸侯既已正之國人既已君之而隱終有推國授桓之心所以不行即位之禮也隱莊閱僖雖居君位皆有故而無不脩即位之禮或讓而不為或痛而不忍或亂而不得禮廢事異國史固無所書非行其禮而不書於文也顏氏說以為魯十二公國史盡書即位仲尼脩之乃有所不書若實即位則為隱公無讓若實有讓則史無緣虛書是言實不即位故史不書也傳於隱閔云不書即位於莊僖云不稱即位者釋例曰丘明於四公發傳以不書不稱起文其義一也劉賈穎為傳文生例云恩深不忍則傳言不稱恩淺可忍則傳言不書博據傳辭殊多不通案殺樂盈則云不言大夫殺良霄則云不稱大夫君氏卒則云不曰薨不言葬不書姓鄭伯克段則云稱鄭伯此皆同意而別文之驗也傳本意在解經非曲文以生例是言不書不稱義同之意也膏肓何休以為古制諸侯幼弱天子命賢大夫輔相為政無攝代之義昔周公居攝死不記崩今隱公生稱侯死稱薨何因得為攝者周公攝政仍以成王為主直攝其政事而已所有大事稟王命以行之致政之後乃死故卒稱薨不稱崩隱公所攝則位亦攝之以桓為天子所有大事皆專命以行攝位被殺在君位而死故生稱公死稱薨是與周公異也且公羊以



為諸侯無攝鄭康成引公羊難云宋穆公云吾立乎此攝也以此言之何得非左氏是鄭意亦不從何說也下傳曰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是位亦攝也又曰惠公之薨也天子少是以桓為天子也所以異於正君者元年不即位行還不告廟不臨惠公之葬不成聲子之喪尊仲子為夫人薨則赴於諸侯又為之立廟此是謙之實也隱公讓位賢君故為春秋之首所以不入頌者魯僖公之時周王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榮季孫行父為之請於周大史克為之作頌故得入頌隱公無人為請故不入頌也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邾子克

也克儀父名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王

賜命以為諸侯其後儀父服事齊桓以獎王室王命以為邾子故莊十六年經書邾子克卒。故不書爵一本無故字獎將丈疏注王未至克卒。正義曰莊十三年齊桓會諸國反疏于北杏邾人在焉及十六年而書邾子克卒故知由事齊桓乃得王命也賈服以為北杏之會時已得王命蓋以北杏之會邾人在列故謂其已得命也列與不列在於主會之意不由有爵與否襄二十七年宋之盟齊人請邾宋人請滕邾滕不列於會故不書邾滕襄五年成之會穆叔以屬

邾為不利使邾大夫聽命于會故經書邾人然則為人私屬則不列於會不為人私屬則列於會不可據列會以否以明有爵也昭四年申之會淮夷列焉未必有爵也邾今無爵得與魯盟北杏會齊何須有爵莊十五年會于鄆傳曰齊始霸則齊桓為霸自鄆會始耳北杏之時諸侯未從霸功未立桓尚未有殊勲儀父何足可紀且齊桓未有功於王焉能使王命之其得王命必在北杏之後但未知定是公攝位而何年耳服虔云爵者醢也所以醢盡其材也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故為蔑之盟解所以與盟也。好呼報反與如字又音韻

○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郕不書非公命也

費伯魯大夫即魯邑高平方與縣東南有郕郕亭傳曰君舉必善然則史之策書皆君命也今不書於經亦因史之舊法故傳釋之諸魯事傳釋不書他皆倣此。○疏注費伯魯大費音秘郁於六反倣甫往反後此例皆同疏夫至倣此。○正義曰史之策書皆君命者謂君所命為之事乃得書之於策非謂君命遣書方始書也又解史策不書經亦不書之意仲尼書於經者亦因史之舊法舊史不書則亦不書故傳發此事釋經不書之意諸魯事傳釋不書他皆倣此謂下盟于



翼作南門之類是也。○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申國今南陽宛縣。

宛於元反。娶取住反。凡初本其事者皆言初也。賈逵云凡言初者

隔其年後有禍。福將終之乃言初也。注申國今南陽宛縣

正義曰外傳說伯夷之後曰申呂雖衰齊許猶在則申呂與

齊許俱出伯夷同為姜姓也。國語曰齊許申呂由大姜言由

大姜而得封也。然則申之始封亦在周與之初其後申絕至

宣王之時申伯以王舅改封於謝詩大雅崧高之篇美宣王

褒賞申伯云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是其事也。地理志南陽

郡宛縣故申伯國宛縣者謂宣王改封之後也。以前則不知其地。

生莊公及其叔段。段出奔共。故曰共叔。猶晉侯在鄂謂之鄂侯。共音恭。共地

名凡國名地名人名字氏族皆不重音疑者復出後倣此。鄂

反各。疏曰賈服以共為諡。諡法敬長事上曰共。作亂而出

非有其德可稱。餽口四方無人與之為諡。故莊公寤生

知段出奔共。故稱共猶下晉侯之稱鄂侯也。莊公寤生

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寤寤而莊公已生。故驚而惡之。寤

五故反惡鳥。路反注同。疏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

生故杜云寤寤。愛共叔段欲立之。欲立以亟請於

而莊公已生。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

巖邑也。號叔死焉。佗邑唯命。號叔東號君也。特制

之恐段復然。故開以佗邑號國。今熒陽縣。巫欺冀反。數也

為于僞反。巖五銜反。本又作巖。號瓜伯反。國名復扶又反。

疏注號叔至陽縣。正義曰僖五年傳曰號仲號叔王季

滅者其國在西。故謂此為東號也。鄭語史伯為桓公詐謀云

號叔恃勢。節仲恃險。皆有驕侈怠慢之心。君以成周之眾。奉

辭伐罪。無不克矣。桓公從之。是其恃險而不脩德為鄭滅之

之事也。云號叔封西號。仲封東。而此云號叔東號。君者言所

滅之。君字叔也。傳云號仲譜其大夫。謂叔之子孫。字曰仲也。

案傳燕國有二。則一稱北燕。邾國有二。則一稱小邾。此號國

有二。而經傳不言東西者。於時東號已滅。故西號不稱西。其

並存之日。亦應以東西別之。地理志云河南郡熒陽縣應劭



云故號國今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公順姜

號亭是也居京謂之京城大叔言寵異於眾臣京鄭祭仲曰都城

邑今熒陽京縣。大音泰注及下皆同

過百雉國之害也祭仲鄭大夫方丈曰堵三堵曰雉

城方五里徑三百雉故其大都不得過百雉。過古臥反後

不音者皆同堵丁古反長直亮反又如字高古報反又如字

徑古疏注祭仲至百雉。正義曰注諸言大夫者以其名

定反疏氏顯見於傳更無卑賤之驗者皆以大夫言之其

實是大夫以否亦不可委知也定十二年公羊傳曰雉者何

五板而堵五堵而雉何休以為堵四十尺雉二百尺許慎五

經異義戴禮及韓詩說八尺為板五板為堵五堵為雉板廣

二尺積高五板為一丈五堵為雉雉長四丈古周禮及左氏

說一丈為板板廣二尺五板為堵一堵之牆長丈高丈三堵

為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以度其長者用其長以度其

高者用其高也諸說不同必以雉長三丈為正者以鄭是伯

爵城方五里大都三國之二其城不過百雉則百雉是大都

定制因而三之則侯伯之城當三百雉計五里積千五百步

步長六尺是九百丈也以九百丈而為三百雉則雉長三丈

賈逵馬融鄭玄王肅之徒為古學者皆云雉長三丈故杜依

用之侯伯之城方五里亦無正文周禮冬官考工記匠人營

國方九里旁三門謂天子之城天子之城方九里諸侯禮當

降殺則知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以此為定說也但春

官典命職乃稱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其國家官室

車旗衣服禮儀皆以命數為節鄭玄以為國家國之所居謂

城方也如典命之言則公當九里侯伯七里子男五里故鄭

玄兩解之其注尚書大傳以天子九里為正說又云或者天

子之城方十二里詩文王有聲箋言文王城方十里大於諸

侯小於天子之制論語注以為公大都之城方三里皆以為

天子十二里公九里也其駁異義又云鄭伯城方五里以匠

人典命俱是正文因其不同故兩申其說今杜無二解以侯

伯五里為正者蓋以典命所云國家者自謂先王之制

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三分國城之一。中五之一

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不合法度。疏。大都

之一。正義曰定以王城方九里依此數計之則王城長五

百四十雉其大都方三里長一百八十雉中都方一里又二

春秋疏卷二

七



百四十步長一百八雉也小都方一里長六十雉也公城方  
七里長四百二十雉其大都方二里又一百步長一百四十  
雉也中都方一里又一百二十步長八十四雉也小都方二  
百三十三步二尺長四十六雉又二丈也侯伯城方五里長  
三百雉其大都方一里又二百步長百雉也中都方一丈也子  
都其小都方一里又二百步長百雉又二丈也侯伯城方五里長  
男城比王之大都其大都比侯伯之中都其中都方一百八  
十步長三十六雉也小都方百步長二十雉也考工記曰王  
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門阿之制  
以爲都城之制官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制然則王之都城  
隅高五丈城蓋高三丈諸侯城隅高七丈城蓋高五丈也三  
丈以下不復成城其都城蓋亦高三丈也周禮四縣爲都周  
公之設法耳但土地之形不可方平如圖其邑竟廣狹無復  
定準隨人多少而制其都邑故有大都小都焉下邑謂之都  
都亦一名邑莊三十八年傳曰宗邑無主閔元年傳曰君將  
曰分之都城俱論曲沃而都邑互言是其名相通也

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  
之有一不如早爲之所使得其所宜焉無使滋蔓

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

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斃路也姑且也○

本又作弊舊扶疏無使滋蔓○正義曰此以草喻也草之

設反路蒲北反疏滋長引蔓則難可芟除喻段之威勢稍

大難可圖謀也○注斃路也○正義曰釋言文也孫炎曰前覆曰路既而大叔命西鄙

北鄙貳於己鄙鄭邊邑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

將若之何公子呂疏國不堪貳○正義曰兩屬則賦

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

民心叔久不除則舉國公曰無庸將自及言無用

將自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前兩屬者今皆五王

于廩延言轉侵多也廩延鄭邑陳留酸子封曰可矣



厚將得眾

子封公子呂也厚謂土地廣大

公曰不義不暱厚將

崩

不義於君不親於兄非眾所附雖厚必崩。暱女乙反親也。

〔疏〕

厚將崩。正義曰以牆屋喻也厚而

無基必自崩喻眾所不附將自敗也高大而壞謂之崩

大叔完聚

完城郭聚人。完音桓。〔疏〕

注完城郭聚人民。正義曰服虔以聚為聚禾黍也段欲輕

聚人而完之

〔疏〕

完音桓。完城者謂

非欲守城也

繕甲兵具卒乘

〔疏〕

步曰卒車曰乘。繕市戰

下同乘繩證

將襲鄭夫人將啓之

〔疏〕

啓開也

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

古者兵車一乘甲士

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鄆

共國今汲郡共縣。共音恭汲居及反。

公伐諸鄆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伯克段于鄆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

伯克段于鄆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

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

之也

傳言夫子作春秋改舊史以明義不早為之所而養成其惡故曰失教段實出奔而以克為文明鄭伯志

在於殺難言其奔。不弟大

〔疏〕

謂實非二君故曰克。正義曰

計反又如字難乃旦反注同。謂實非二君也若真是二君

是二君伐而勝之然後稱克非謂真是二君也若真是二君

則以戰襲取為文然既非二君而杜注經云以君討臣而

用二君之例又似真二君者但杜於彼應云以君討臣而用

如二君之例略其如字但云而用二君耳準獲麟之後史文

夫子未脩之前應云鄭伯之弟段出奔共與秦伯之君鍼出

奔晉同也以其不弟故不言弟志在於殺故不言奔然則鄭

伯亦是舊史之文而得為新意者段以去弟為貶宜以國討

為文仍存鄭伯見其失教其文雖是舊史即是仲尼新意也

。注傳言至其奔。正義曰經皆孔子所書此事特言書曰

必是舊文不然夫子始改故知傳之此辭言夫子作春秋改

舊史以明義也克者戰勝獲賊之名公伐諸鄆段即奔共既

不交戰亦不獲段段實出奔而以克為文者此非夫子之心

謂是鄭伯本志不欲言其出奔難言其奔志在於殺故夫子



情分之大邑恣其榮寵實其殺心但大叔無義恃寵驕盈若  
微加裁貶則恐傷母意故祭仲欲早為之所子封請往除之  
公皆不許是其無殺心也言必自斃厚將崩者止謂自損其  
身不言惡能害國及其謀欲襲鄭禍將逼身自念友愛之深  
遂起初心之恨由是志在必殺難言出奔此時始有殺心往  
前則無殺意傳稱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詩序曰不勝其母  
以害其弟經曰父母之言亦可畏也是迫於母命不得裁之  
非欲待其惡成乃加誅戮也服虔云公本欲養成其惡而加  
誅使不得生出此鄭伯之志意也言鄭伯本有殺意故為養  
成其惡斯不然矣傳曰稱鄭伯譏失教也止責鄭伯失於教  
誨之道不謂鄭伯元有殺害之心若從本以來即謀殺害乃  
是故相屠滅何止失教之有且君之討臣過其萌漸惡雖未  
就足得誅之何須待其惡成方始殺害服言本意欲殺乃是  
誣鄭伯也劉炫云以克為文非其實狀故傳解之謂之鄭志  
言仲尼之意書克者謂是鄭伯本志也注又申解傳意言鄭  
伯志在於殺心欲其克難言其奔故仲尼書克不書奔如鄭  
伯之志為文所  
以惡鄭伯也 遂寘姜氏于城穎  
城穎鄭地。寘而  
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  
地中之泉故曰黃泉 既而悔

之穎考叔為穎谷封人

封人典封疆者疆居良反 疏 注封人

者。正義曰周禮封人掌為畿封而樹之鄭玄云畿上有封  
若今時界也天子封人職典封疆知諸侯封人亦然也傳言  
祭仲足為祭封人宋高哀為蕭封人論語有儀封人此言穎  
谷封人皆以地名封人蓋封人職典封疆居在邊邑穎谷儀  
祭皆是國之邊邑也 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

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

君之羹請以遺之

食而不啜羹欲以發問也宋華元殺羊為羹饗士蓋古賜賤官之常

○舍音捨遺唯季反下同

疏

注食而至之常。正義曰禮公

容燕食皆有牲體殺蔽非徒設羹而已此與 公曰爾有

母遺絜我獨無

絜語助。繫鳥兮反又鳥帝反 穎考叔曰敢問何

謂也

據武姜在設疑也 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



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

今延道。語魚據反。關其月反。隧音遂。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

其樂也融融賦詩也融融和樂也。樂音洛注及下同融羊弓反。

正義曰賦詩謂自作詩也中融外洩各自為韻蓋所賦之詩有此辭傳略而言之也融融和樂洩洩舒散皆是樂之狀以

意言之耳服虔云入言公出言姜明俱出入互相見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

樂也洩洩洩洩舒散也。洩音羊卅反。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

穎考叔純孝也純猶篤也。正義曰爾雅者謂大孝大忠也此純猶篤者言孝之篤厚也。

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

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不匱純孝也莊公雖失之於初孝心

不忘考叔感而通之所謂永錫爾類詩人之作各以情言君子論之不以文害意故春秋傳引詩不皆與今說詩者同後

皆倣此。施以政反。疏詩曰至謂乎。正義曰詩毛傳及又式智反匱其位反。

此詩大雅既醉之五章言孝子為孝不有竭極之時故能以

此孝道長賜子女之族類言行孝之至能延及旁人其是此

事之謂乎族類者言俱有孝心則是其族類也。注不匱至

倣此。正義曰穎考叔有純孝之行能錫莊公莊公雖失之

於初孝心不忘則與穎考叔同是孝之一般類也。今考叔能感

而通之是謂永錫爾類也。詩人之作各以情言君子論之不

以文害意出孟子文也。此云春秋傳引詩不皆與今說詩者

同何以昭入年注云叔向時詩義如此所以不同者此是王

明作傳稱君子之言容可引詩斷章評論得失彼是叔向之

語事近前代當時譏刺故云叔向時詩義如此也。詩注意類

謂子孫族類此傳意以為事之般類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

惠公仲子之賵緩且子氏未薨故名惠公葬在春秋前故

曰緩也子氏仲子也。薨在二年贈助喪之物。疏。公生贈仲子事由於王非咺之

過所以貶咺者天王至尊不可貶責貶王之使足見王非且

緩則惠公專是王過生贈仲子咺亦有愆使者受命不受辭



欲令遭時設宜臨機制變王謂仲子已薨令咺并致其贈仲子尚存贈事須止宰咺知其未薨猶尙致贈是則不達時宜恥辱君命王則任非其人咺爲辱命之使君臣一體好惡同之貶咺亦所以責王也文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贈不指所贈之人此指言惠公仲子者彼成風未葬不言可知此則惠公已葬子氏未薨若不言其人則不知爲誰來贈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亦爲年久已遠故指其所襚與此同也季文子求遭喪之禮以行亦豫凶事不貶者宰咺無喪致贈文子乃量時制宜備豫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不虞古之善教與此不同

**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  
言同軌以別四夷諸侯五月同盟至  
同方大夫之國。別彼列反

**二月同位至**  
古者行役不踰時  
**士踰月外姻至**  
也踰月度月也

**疏**  
天子至姻至。正義曰天子諸侯大夫士位既不同禮亦異數赴弔遠近各有等差因其弔答以爲葬節且位高則禮大爵卑則事小大禮踰時乃備小事累月即成聖王制爲常規示民軌法欲使各脩其典無敢忒差資父事君生民之所極哀死送終臣子之所盡是以未及期而葬謂之不懷過期而葬謂之

緩慢春秋從實而錄以示是非天子七月諸侯五月者死凡葬月皆通數之也文八年八月天子崩九年二月葬襄王是天子之七月也成十八年八月公薨于路寢十二月葬我君成公是諸侯之五月也宣八年傳云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是卜遠日不吉乃卜近日辟不親之嫌也則未及期而葬者不思其親理在可見故傳皆不言其事惟過期乃葬者傳言緩以示譏耳桓王以桓十五年崩莊三年乃葬積七年也僖公以其三十三年十一月薨文元年四月乃葬薨葬中也有閏積七月也二者並過於期故傳皆言緩以譏之也衛桓公以隱四年三月爲州吁所弑五年四月乃葬積十四月也莊公以其三十二年八月薨閔元年六月乃葬積十一月也二者雖亦過期而國有事難故傳皆言亂故是以緩原其非慢不以責臣子也然則諸侯五月而葬自是正法得禮可知不假發傳而葬成公之於下傳特云書順者釋例曰魯君薨葬多不順制唯成公薨于路寢五月而葬國家安靜卅適承嗣故傳見莊之緩舉成書順以包之然則特發此傳欲以包羣公之得失於莊見亂故而緩於僖見無故而緩於成見順禮傳發三者則其餘皆可也士踰月者通死月亦三月也襄十五年十一月晉侯周卒十六年正月葬晉悼公杜云踰月而葬速是踰月亦三月也此注云踰月度月者言從死月至







珠玉曰含然而摠謂之贈故傳曰贈死不及尸也然則此文雖為贈發其實贈賻含襚摠名為贈但及未葬皆無所譏也  
襚以衣尸舍以實口大斂之後無所用之既殯之後猶致之  
者示有恩好不以充用也今讚曰雜記弔含襚贈臨之等未  
葬則葦席既葬則蒲席是葬後得行此言緩者禮記後人  
雜錄不可與傳同言也或可初葬之後則可久則不許  
**生不及哀** 諸侯已上既葬則縗麻除無哭位諒闇終喪  
字 疏 注諸侯至終喪。正義曰昭十五年傳稱穆后崩如  
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而耐杜云既葬而除故譏其不遂也案僖  
三十三傳云卒哭而耐杜云既葬而除故譏其不遂也案僖  
哭止也如杜此言則卒哭與葬相去非遠同在一月儀禮士  
三虞則天子諸侯皆同於此必知然者以卒哭是葬之餘事  
共在一月之中故杜云既葬則哀麻除或云既葬卒哭哀麻  
除以其相近故也若據雜記云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  
中問既除或有國事稱號云何是知葬與卒哭相連間無事  
也然雜記云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者案釋例曰禮記  
後人所作不與春秋同是杜所不用也既葬除喪唯杜有此  
說正以春秋之例皆既葬成君明葬是人君之大節也昭十

二年傳曰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  
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於時鄭有簡公之喪  
未葬故請免喪其下傳又云六月葬鄭簡公丘明作傳未嘗  
虛舉經文而虛言此葬得非終前免喪之言也以此知諸侯  
既葬則免喪喪服既除則無哭位諸侯既葬然知天子亦爾尚  
書高宗亮陰三年不言論語云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是天  
子諸侯除服之後皆諒闇終喪也晉書杜預傳云大始十年  
元皇后崩依漢魏舊制既葬帝及羣臣皆除服疑皇太子亦  
應除否詔諸尚書會僕射盧欽論之唯預以為古者天子諸  
侯三年之喪始服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  
與士庶同禮於是虛欽魏舒問預證據預曰春秋晉侯享諸  
宰嚭歸惠公仲子之賵傳曰弔生不及哀此皆既葬除服諒  
闇之證也書傳之說既多學者未之思耳喪服諸侯為天子  
亦斬衰豈可謂終服三年也預又作議曰周景王有后世子  
之喪既葬除喪而宴樂晉叔向譏之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  
禮也王雖不遂宴樂以早此亦天子喪事見於古也稱高宗  
不言喪服三年而云亮陰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譏景王  
不議其除喪而譏其宴樂早則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  
堯喪舜諒闇三年故稱過密八音由此言之天子居喪齊斬



之制葬杖經帶當遂其服既葬而除諒闇以終之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故曰百官總已以聽冢宰喪服既除故更稱不言之美明不復寢苦枕塊以荒大政也禮記云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又云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又云端衰喪車皆無等此通謂天子居喪衣服之制同於凡人心喪之禮終於三年亦無服喪三年之文天子之位至尊萬幾之政至大羣臣之眾至廣不得同之於凡人故大行既葬耐祭於廟則因疏而除之已不除則羣臣莫敢除故屈已以從宜皆曰我王之孝也既下之人皆曰我王之仁也屈已以從宜皆曰我王之孝也既除而心喪我王猶若此之篤也凡我臣子亦安得不自勉以崇禮此乃聖制移風易俗之本也議奏皇太子遂除衰麻而諒闇終喪於時內外卒聞預議多怪惑者乃謂其違禮以合時預謂鄉人段暢曰茲事體大本欲宣明古典知未合於當今也宜博采典籍為之證據全大分明足以垂示將來暢遂敷通危疑以弘指趣其論具存焉杜議引尚書傳云亮信也陰默也為聽於冢宰信默而不言鄭玄以諒闇為凶廬杜所用豫凶事非禮也故曰豫凶事

**八月紀人伐夷夷不告故不書**  
夷國在城陽莊武縣紀國在東莞劇縣隱十一年傳例曰凡諸侯有

命告則書不然則否史不書於策故夫子亦不書于經傳見其事以明春秋例也他皆倣此。筦音官見賢遍反下三見同。疏。紀人伐夷。正義曰世族譜紀姜姓侯爵莊四年齊滅之世本夷姓傳無其人不知為誰所滅釋例土地名夷國在城陽莊武縣莊十六年晉武公伐夷執夷詭諸杜云詭諸周大夫夷采地各釋例土地名注為闕則二夷別也世族譜於夷詭諸之下注云姪姓更無夷國則以二夷為一計莊武之縣遠在東垂不得為周大夫之采邑而晉取其地是譜。有蜚不為災亦不書。蜚負蟻也莊二十九年誤也。書又於此發之者明傳之所據非唯史策兼采簡。疏。注。蜚。讀之記他皆倣此。蜚扶味反蟻音煩又音盤。疏。負。至。倣此。正義曰釋蟲云蜚蟻蝨舍人李巡皆云蜚蟻一名蜚郭璞云蜚即負盤臭蟲洪範五行傳云蜚負蟻狄之物越之所生其為蟲臭惡南方淫女氣之所生也本草曰蜚厲蟲也然則蜚是臭惡之蟲害人之物故或為災或不為災也經傳皆云有蜚則此蟲直名蜚耳不名蜚蟻爾雅所釋當言蜚一名蟻蝨說爾雅者言蜚蟻一名蟻非也此蟲一名負盤漢書及此注多作負蟻者釋蟲云草蝨負蟻彼則歲時常有非災蟲也蓋相涉誤為蟻耳又明下有成例此不合書而傳發







之子。滑于八反又乎八反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以

王師號師伐衛南鄙號西號國也弘農陝縣東南有號城。為于偽反陝失冉反依

字作請師於邾邾子使私於公子豫公子豫魯大夫私請

師。豫請往公弗許遂行及邾人鄭人盟于

翼音預不書非公命也○新作南門不書亦

非公命也非公命不書三見者皆與作大事各舉以備文○十一月祭伯

來非王命也○眾父卒眾父公子益師字。眾音終公不與小

斂故不書日禮卿佐之喪小斂大斂君皆親臨之崇恩厚也始死情之所篤禮之所崇故以小斂

為文至於但臨大斂及不臨喪亦同疏注禮卿至書日。臨臣喪之禮云君於大夫大斂焉為之賜則小斂焉卿是大

夫之尊者也明小斂大斂君皆親之所以崇恩厚也小斂大

斂皆應親之獨以小斂為文故知始死情之所篤故也賈逵云不與大斂則不書卒然則在殯又不往者復欲何以裁之臨大斂及不臨其喪亦同不書日也

經二年春公會戎于潛戎狄夷蠻皆氏羌之別種也戎而書會者順其俗以

為禮皆謂居中國若戎子駒支者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戎城潛魯地。氏都兮反羌郤良反種章勇反駒音拘濟子禮反

水名凡地疏注戎狄至魯地。正義曰曲禮云東夷西戎名皆同疏南蠻北狄然則四者是九州之外別名也詩

商頌曰自彼氏羌之別種謂是相類之物耳非謂四者是羌內相形故云氏羌之別種謂是相類之物耳非謂四者是羌內

之別也其實氏羌乃是戎內之別耳戎子駒支云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贊幣不通言語不達計應不堪會盟故解

云言順其俗以為禮也沈氏云會據公往戎為主人故得隨主人之俗以為會禮朝據戎來魯為主人戎不能從主人之

俗故朝禮不成戎是西方之夷必不遠來會魯故知。夏謂居中國若戎子駒支者也駒支事見襄十四年

五月莒人入向向小國也譙國龍亢縣東南有向城莒國今城陽莒縣也將卑師少稱人弗地



曰入例在襄十三年。向舒亮反。譙疏。昔人入向。正義  
在遙反。充音剛。又苦浪反。將子匠反。八年傳稱穆伯奔莒。須  
姜氏。此傳云莒人入向。以姜氏還文。八年傳稱穆伯奔莒。須  
已氏。與莒已莒初都計。後徙莒。今城陽莒縣是也。甘本自紀公  
封茲。與於莒。初不知誰賜之。姓者十一世。茲丕公。方見春秋。其  
以下為已。姓不復見。四世楚滅之。向則唯此見。經不能知其  
公。以下微弱。不復見。四世楚滅之。向則唯此見。經不能知其  
終始。注向小至三年。正義曰。將卑師少。稱人者。周禮萬  
二千五百人。為軍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用兵多少  
其數無常。重其舉大事。動大眾。滿師則書之。不滿則不書。輕  
其眾少。故經皆不書。旅也。師者眾也。雖復五軍三軍。悉皆以  
師為名。取其眾義。故經亦不書。軍也。釋例曰。春秋不書軍旅  
壹皆曰師。從眾辭。是其義也。經之大例。君自將者。言君不言  
師。卿將者。滿師則稱師。將並書。不滿則空舉。將名大夫將者。滿  
師則稱師。不滿則稱人。所以然者。定四年傳曰。君行師。從卿  
行旅。從則君行。必有師。卿行。必有旅。文雖不見。理足可明。君  
將。不言帥。師。卿將。不言帥。旅。以。其。可知。故也。卿行。不。合。書。各。師。從  
今。乃。帥。領。一。師。若。不。言。師。則。師。文。不。見。卿。尊。自。合。書。各。師。從  
又。須。別。見。故。師。將。並。舉。言。某。帥。師。也。其。師。少。者。卿。自。合。書。各。師。從  
舉。將。名。不。云。帥。旅。言。眾。少。不。足。錄。也。大夫。爵。位。卑。下。名。氏。不

合見經。但所帥滿師。自須見。故言師不言將也。若不滿師  
者。一旅之眾。則例所不書。大夫位卑。又各不當見。則空舉其  
將。謂之為人。人即大夫身也。其將尊師少。及將卑。師眾若其  
序列。則將卑。師眾者。在上。襄二年。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是  
也。隱五年。公羊傳曰。曷為或言率師。或不言率師。將尊師眾  
稱某率師。將卑師少。稱將師。師眾。稱師。師少。稱人。君  
將。不言率師。書其重者也。釋例曰。大夫將滿師。稱師。不滿。稱  
人。而已。卿將滿師。則兩書。不滿。則直書名氏。君將。不言帥。師  
卿將。不言帥。旅。此史策記注之常。此用公羊為說也。劉炫云  
盟會。例。卿則書名氏。非卿則書人。人當名氏之處。由是將卑  
師少。則書人。○無駭帥師入極。無駭。魯卿。極。附庸。小國  
亦與盟會同。○疏。注無駭。至八年。正義曰。春秋之例。卿乃  
族。例在八年。○疏。見經。今各書於經。傳言司空。故知無駭。是  
○駭。戶楷反。○疏。見經。今各書於經。傳言司空。故知無駭。是  
魯卿。諸名書於經。皆是卿也。故於此一注。以下不復言之。又  
王制云。上大夫卿。則卿亦大夫也。故注多以大夫言。卿下注  
云。裂繻。紀大夫。如此之類。皆是卿也。其名見於傳。而注云。大  
夫者。則其爵真大夫也。穀梁以極為國。杜云。附庸者。沈云。以  
費伯帥師。城郟。因得勝。極則極是。竟內。故云。未賜。族無。族可。稱  
必具其名氏。以尊君命。今不書氏。故解云。未賜。族無。族可。稱



故也賈云極戎邑也極為戎邑傳無文焉戎之於魯本無怨  
惡言脩惠公之好則是未與魯親公未信戎心故辭其盟耳  
秋即與盟復脩戎好若已共戎會故不與盟旋令師入其都  
然後結好其為惡行亦不是過讓位賢君固應不爾良史直  
筆焉得無譏傳乃本其勝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  
之所由而歸功於費伯也

于唐

高平方與縣也武唐亭八月無庚辰庚辰  
平至有誤。正義曰杜勣檢經傳上下月日制為長歷此年  
八月壬寅朔其月三日甲辰十五日丙辰二十七日戊辰其  
月無庚辰也七月壬申朔則九日有庚辰杜觀上下若月不  
容誤則指言日誤若日不容誤則指言月誤此則上有秋下  
有九月則日月俱得有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

誤故云日月必有誤也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  
夫傳曰卿為君逆也以別卿自逆也逆女或稱使或不稱使  
昏禮不稱主人史各隨其實而書非例也他皆倣此。裂音  
列繻音須為于偽反 疏 注裂繻至倣此。正義曰此書逆  
下為魯同別彼列反 疏 女傳曰卿為君逆也宣五年齊高  
固來逆叔姬傳曰書曰叔姬卿自逆也是為君逆則稱女自  
逆則書字故云以別卿自逆也釋例曰天子娶則稱逆王后

卿為君逆則稱逆女其自為逆則稱所逆之字尊卑之別也  
此不言紀侯使裂繻而成八年經書宋公使孫壽來納幣  
俱是昏禮而立文不同故解之也言昏禮不稱主人者主人  
謂婿也為有廉恥之心不欲自言娶婦故卿為君昏行者必  
稟君母之命婦人之命不得通於鄰國若言卿輒自來非君  
所命故裂繻不言使也史皆隨其實事而書之非褒貶之例  
故公孫壽言宋公使也史皆隨其實事而書之非褒貶之例  
也公羊傳曰何以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然則曷稱稱諸父  
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  
者何無母也然則紀有母乎曰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  
也是婦人之言不通外國故不言君使亦不言母命作自來  
之文也公羊言無母者稱父兄師友宋公不稱父兄者諸侯  
臣其父兄故不得稱也昏禮記曰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沒  
已躬命之以宗子之尊尚不稱父兄況諸侯也其稱父兄師  
友謂大夫以下非宗子者耳昏禮記 ○冬十月伯姬歸  
所云支子則稱其宗弟稱其兄是也

于紀

無傳伯姬魯女 ○紀子帛莒子盟于密

字也莒魯有怨紀侯既昏于魯使大夫盟莒以和解之子帛  
為魯結好息民故傳曰魯故也比之內大夫而在莒子上稱



字以嘉之也。字例在閔元年。密莒邑城陽淳于縣東。疏注

北有密鄉。○帛音白。解如字。又戶買反。好呼報反。疏注

帛至密鄉。○正義曰。杜云比之內大夫。而在莒子上者。案諸

經。文魯大夫出會他國。皆先書魯大夫。下即云及某人。今子

帛之下。不云及者。不可全同魯大夫故也。○十有一月乙卯。夫人子氏

薨。無傳。桓未為君。仲子不應稱夫人。隱讓桓以為大子。成

其母喪。以赴諸侯。故經於此。稱夫人也。不反哭。故不書

葬例在。疏注。桓未至三年。○正義曰。妾子為君。其母成。為

三年。不應稱夫人也。今稱夫人。薨是隱成之讓。桓為大子。成其

母喪。傳例曰。不赴。則不曰薨。故知稱薨是赴於諸侯。故經於

此。稱夫人也。五年。考仲子之宮。公羊傳曰。桓未君。則曷為祭

仲子。隱為桓立。故為桓祭其母也。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是

言隱公成仲子為夫人也。○鄭人伐衛。例在莊二十九年。

傳。二一年春公會戎于潛。脩惠公之好也。戎請

盟。公辭。許其恪好而不許其盟。禦夷狄者。疏注。許其至

而足。○正

義曰。戎貪而無信。盟或背之。公未得戎意。恐好不久。成故不

許其盟也。禦夷狄者。不壹而足。文九年公羊傳。文言制禦夷

狄。當以漸教之。不壹而足也。○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

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傳言失昏姻之義。凡得

備其事。案文則是非足以為戒。○司空無駭入極費

他皆倣此。○還音旋。後皆同。○司空無駭入極費

斫父勝之。魯司徒司馬司空皆卿也。斫父費伯也。前年

琴音。○戎請盟。秋盟于唐。復脩戎好也。○復扶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卿為君逆也。○為于。○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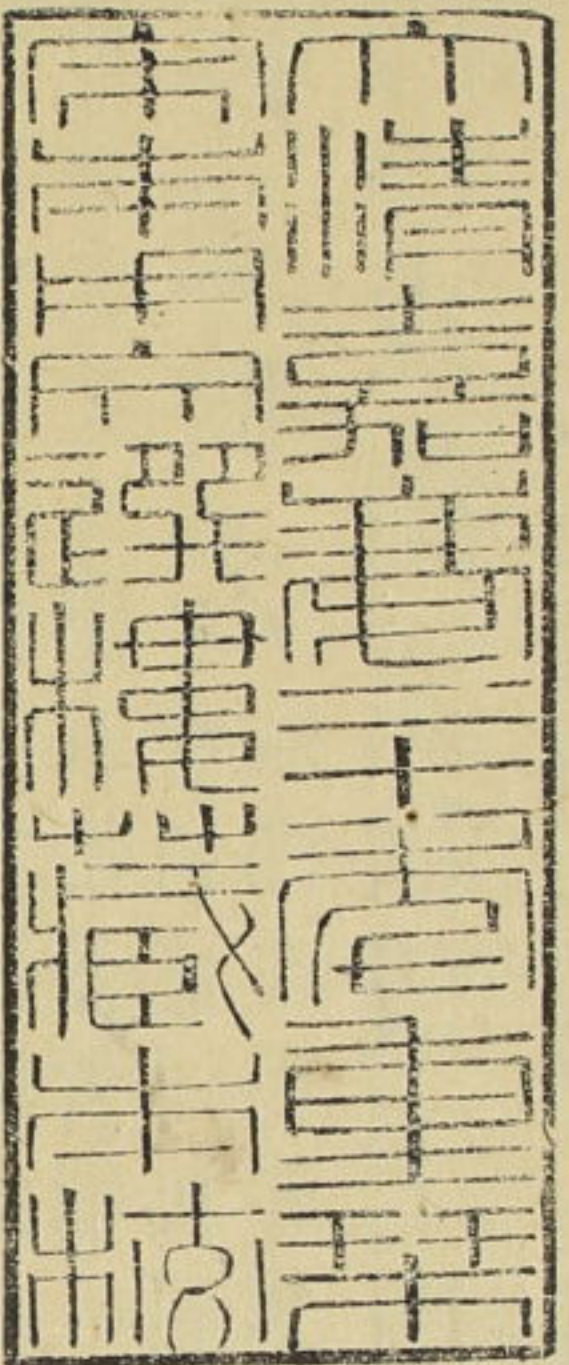
紀子帛莒子盟于密。魯故也。○鄭人伐衛。討

公孫滑之亂也。治元年取廩延之亂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二

阮元撰盧宣句摘錄



江西南昌府學棊

春秋左傳注疏卷二按勘記

阮元撰盧宣句摘錄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二

隱元年盡二年宋本春秋正義卷第二

杜氏注 孔穎達疏 按穎當作穎達當作達此六字在第二行杜氏上空四字疏字下空三字每卷標題同石經作杜氏盡十一年六字在第二行纂圖本在第三行淳熙本在第四行款式卷數與釋文合岳本氏下增注字在第三行

春秋經傳集解隱第一 此九字在第三行閩本監本毛本在第四行低一格石經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第上有公字與釋文合在第一行案正義當有公字石經此行八分後卷同纂圖本春秋上增監本纂圖四字後卷同宋本正義春秋經傳集解六字為一條隱公第一四字跳行頂格為一條杜氏二字為一條不跳行亦與釋文石經合也

故題無常準

宋本毛本準作準案五經文字云從水傍隼字按閩監毛三本自此節至經元年以

左傳注疏卷二按勘記

隱公



前正義低二格以後低一格失宋板舊式矣

傳釋經意 宋本監本毛本傳作博是也○今依訂正

隱公魯君侯爵 宋本無隱公二小字上有隱公第一四  
大字大陰文疏字及正義曰三小字下  
接魯君侯爵云云

伯禽至隱公凡十三君 宋本凡下有一字

惠公弗皇子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作弗王魯周公世家  
作弗涅盧文昭校本改作涅按文十六年  
釋文引魯世家作皇疏引同盧本不改史記律麻志亦  
作皇

漢御史大夫杜延年之後 按此十字乃裴松之注引傅  
子非陳壽魏志原文

封樂亭侯 案魏志封下有豐字

諡戴侯也 浦鏜正誤也改作于是也

嘗 當稱德者非所企及 閩本監本毛本當作嘗盧文昭按  
改作常字按明末避諱多改常為

又參考衆家爲之釋例 浦鏜正誤據魏志注爲改作謂  
非也

**傳**

惠公元妃孟子 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妃作妃釋文亦作妃  
五經文字云從戊己之己此本作妃誤後準

石經

明始適夫人也 釋文適本又作嫡案適與嫡字通此本注  
文雙行細字宋本同閩本始以注文改爲  
單行加注字於上非復宋本舊式監本毛本同

傳惠公元妃孟子 宋本無傳字以下正義七節摠入是  
以隱公立而奉之注下

一元之字 浦鏜正誤疑作元之一字或之字衍



故杜注文十五年

監本毛本文作云非

孟伯之字

浦鏜云字當作氏

無諡先夫死不得從夫諡

宋本岳本毛本諡作諡非也

魯之夫人

毛本夫人作大夫誤

公卒故特解之

宋本公作言閩本監本毛本作先公卒故毛本作此非

不赴則不稱薨

毛本薨作公非

注聲諡至繼室

各本室下有○宋本凡標起訖處上下並空一字

亦有姪娣

監本毛本亦作又

猶不得稱夫人

各本作稱此本誤侵今訂正

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

陳樹華云王充論衡雷虛篇紀妖篇並作文在其掌唯自然篇仍作手

其友及夫人

閩本監本毛本友誤文

皆諮謀於桓然則桓公已成人也

浦鏜正誤然作公

桓已成人

宋本已作以案已以古多通用

故氏聲孟

聲各本作曰是也杜氏釋例同

隱公繼室之子當嗣世

毛本世誤是

是以立為太子

宋本岳本毛本太作大是也釋文云舊太字皆作大後放此說詳釋文校勘記

其父愛之

宋本愛作愛是也

但為桓年少

宋本年作尙

凡稱傳者皆是為經

陳樹華云經下當有張本二字

霍伯曰季等卒

監本日作白



仍可以稱天子也

監本毛本脫可字

**經元年**

為周室之臣民

毛本為誤謂

徧視二代

浦鐘正諺視改作祖按此用周監二代之意  
監視也

尊王國而慢時主

閩本監本毛本亡誤二

此下二月有會盟之事

考文云二作三與宋本合

以繼臣子之心

浦鐘繼疑繫

雖非年初

武進藏禮堂據定元年疏引釋例改非作則

公即位喪在外

毛本作喪在外公即位非也

自是史官記事之體

毛本記作紀

故年稱元年

宋本下年字作也

杖大義

監本毛本杖作仗按仗俗杖字

黃帝坐於扈閣鳳皇銜書致帝前

宋本於下有元字銜字作銜毛本致字作

至

何休又云

毛本又誤亦

正竟內之治

閩本監本毛本竟作境按境俗竟字

王者不奉天以制號令

閩本監本毛本同。補十行本  
初刻承後改作奉

則元者王之元年

毛本作王者誤

即以託王於魯史之改元

浦鐘云史疑作使

何休言

閩本監本毛本言作云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陳樹華云漢書鄒陽傳引作義父師古曰義讀為儀元和惠棟春秋左傳補注云蔑本姑蔑定十二年傳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是也隱公名息姑而當時史官為之諱

能自通于大國宋本于作於

蔑姑蔑魯地魯國監本毛本作魯國魯地非也

卞縣南有姑城釋文卞或作弁按卞俗弁字杜氏釋例土地名姑下有蔑字史記孔子世家正義引杜注亦作姑蔑城

自安至儀父十二世各本作安釋例作俠

齊桓行霸各本同釋例行霸作公伯

諸侯俱受王命毛本受誤有

曰邦國有疑宋本曰作凡與周禮合

及其禮儀閩本監本毛本儀作義

乃加方明于壇而祀之毛本祀誤視

知者故柯之盟浦鏜正誤故作於

故襄二十六年傳云飲用牲宋本飲作飲不誤

定八年涉佗掞衛侯之手及挽閩本監本毛本挽誤挽

以奉流血而同飲釋例奉作承

附庸者以國附於大國宋本以國下有事字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陳樹華引趙匡集傳云鄆當作鄆鄭地也史記正義作鄆云舊作鄆漢書地理志作僞按舊作鄆是也昭二十八年釋文云在周者鳥戶反隱十一年王取鄆劉在鄭者音偃成十六年戰于鄆陵此鄭地當從鄆國語鄭語史伯曰鄆弊補丹依縣歷華君之土也



言段强大雋傑宋本淳熙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作大雋下同陳樹華云莊十一年傳得雋曰克已作雋字不必定作雋也

鄭在熒陽宛陵縣西南釋文云熒本或作榮非案熒陽熒澤字古無從水者陸氏音義全書皆作榮是也

鄭今潁川鄆陵縣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鄭作鄆是也。今訂正

方遷其民於號鄆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方作友宋本遷作徙釋例同。補十行本初刻方後改作友

自聲以下宋本聲下有公字釋例同

兄而害弟者稱弟以章兄罪案釋例作兄害弟者則稱弟以彰兄罪浦鐘正誤者作則非

存弟則示兄曲也襄廿七年引作書弟非也

地理志河南郡有宛陵新鄭宋本有下有宛陵縣又有新鄭縣於漢則十一字按漢志宛作苑

去邠居岐釋例居作至

幽王爲犬戎所役各本役作殺是此本修板不誤監本毛本犬作大非也

元年九年春秋之傳終矣釋例作十年

蓋用四馬也毛本蓋作故非

亦序於列其經舉國名以爲盟地者閩本監本毛本列其作其列按列字句絕

故言諸侯爲王卿士也毛本土誤楚



然則大夫有爵不可舍爵而書字

閩本監本毛本字作氏非

獨記日以見義者

宋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記作託釋例同

喪則親與小斂大斂

釋例喪作死與作其

即以新死小斂為文

釋例以作親

而備書於經者

閩本監本毛本經誤終

**傳**

不書即位攝也

宋本不上有傳字

而隱終有推國授桓之心

閩本監本毛本推作讓

顏氏說以為魯十二公

宋本顏作穎案穎容之穎後漢書亦作穎王應麟姓氏急就篇

同不得因廣韻穎水字下不言姓而疑之也

劉賈穎為傳文生例

閩本監本毛本穎誤顧

且公羊以為諸侯無攝

浦鏗正誤公羊作何休

其後儀父服事齊桓以獎王室

毛本桓誤侯獎宋本淳熙本岳本作辨釋文亦作辨

字按說文作獎从犬各書或从大或从井

注王未至克卒

宋本此節正義在公攝位節注下

不可據列會以否以明有爵也

閩本監本毛本以改與按唐人正義多作以否

非公命也

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公誤君

君舉必書

淳熙本必作筆非也

他皆倣此

岳本倣作放釋文同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

毛本于作於非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宋本作初鄭至武姜以下正義廿節在其是之謂于注下

杜以為凡倒本其事者宋本毛本倒作例

注申國今南陽宛縣宋本作申國至宛縣

其後中絕閩本監本毛本中誤申

注段出奔共故曰共叔猶晉侯至之鄂侯宋本作注段出至鄂侯

非有共德可稱閩本監本毛本共作其誤

餽口四方閩本監本毛本餽作糊非

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宋本作莊公至惡之

號叔死焉石經凡從虎字皆闕筆避唐太祖諱故號作號

佗邑唯命石經宋本岳本足利本佗作他

故開以佗邑宋本岳本佗作他

史伯為桓公詐謀云宋本監本毛本詐作設

鄆仲恃險監本毛本鄆誤鄆

云號叔封西浦鐘正誤據僖五年正義上增賈逵二字是也

傳云號仲譖其大夫謂叔之子孫字曰仲也閩本監本毛本譖誤

謂謂誤譖

都城過百雉水經注濟水篇引作京城過百雉仁和趙一清云此句祭仲泛言先王建侯之制故曰都城鄆道元刪去今京不度句直改都城為京城也

其實是大夫以否閩本監本毛本以作與

三堵為雉一雉之牆毛本雉誤堆



又云或者天子之城方十二里

閩本監本毛本又誤文

論語注以為公大都之城方三里

浦鐘正誤三作九

俱是正文

各本作文此誤丈今訂正

中都方一里又二百四十步

閩本監本毛本一誤二元

都合五分取一置九里以五除之得一里又五分里之四又以里法三百步乘之四得一千二百步復以五除之得二百四十步故曰中都方一里又二百四十步也

長一百八雉也

浦鐘正誤云八上脫六十二字

必自斃

釋文斃本又作斃字按說文作斃从犬諸書改从大从井而又別造斃字訓死

無生民心

石經凡民字皆闕筆作巳避唐太宗諱

不義不暱

考工記凡昵之類不能方注鄭司農云故書昵或為穢杜子春云穢讀為不義不昵之昵或為勗李

善文選注四十一引傳文暱亦作昵按昵暱之或字說文勗字注引作不義不勗或从刀作勗唐元度亦云勗字見春秋傳日聲刃聲尼聲匿聲皆雙聲也

高大而壞謂之崩

監本壞誤壞

服虔以聚為聚禾黍也

監本毛本脫為聚二字

如是二君

宋本監本毛本是作似

夫子始然

宋本監本毛本然作改

以害其弟

各本作害此本誤言今訂正

足得誅之

閩本監本毛本足作君非

遂寘姜氏于城穎

石經穎字初刻作穎改刻作穎後穎考叔

穎考叔

案水經穎水注云陽乾山之穎谷穎考叔為其封人然則穎當从水明矣穎考叔者猶言儀封人也而



廣韻於從禾之穎下云又姓左傳穎考叔似未安

食而不噉羹 宋本而作至

且告之悔 顧炎武云石經且誤具按石經此處闕炎武所據王堯惠刻也

其樂也融融 融融補注融古文作彤文選張衡思元賦注引融傳豐彤對蔚豐彤猶豐融也

其樂也洩洩 案洩洩當作泄泄考文提要作泄泄石經避太宗諱改宋以後本皆仍唐刻

穎考叔純孝也 石經凡純字闕筆作紆避憲宗諱

不皆與今說詩者同 岳本作皆不誤倒

後皆倣此 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後作他倣宋本岳本作放字正義同按作放為古倣乃俗字他例此

此傳意以為事之般類也 毛本意作義非

天王至故名 宋本以下正義七節摠入非禮也注下

緩贈惠公 監本毛本脫贈惠二字

不指所贈之人 毛本指誤知人誤言

同在方嶽之盟 毛本嶽誤軌

舜王室 閩本監本毛本舜作獎

今讚曰 閩本監本毛本並作合讚按今讚正義屢引之浦鏜正誤改作令蓋皆非是襄傳元年正義讚

作贊

既葬則縗麻除 諸本作縗釋文作衰

卒哭而祔 閩本監本毛本祔誤祔

大始十年 按大當作泰



明不復寢苦枕

閩本監本毛本內作塊按由古塊字

預謂鄉人段暢曰

按晉書禮志作殷暢

全大分明

按晉書禮志作令大義著明

豫凶事非禮也

石經豫作豫避唐代宗諱毛本改作預非也

夷國在城陽莊武縣

齊召南云城陽有壯武無莊武漢封宋昌晉封張華皆以壯武各本誤作

莊

他皆倣此

宋本岳本倣作放

蜚負蟻也

釋文蟻音煩又音盤爾雅釋蟲蜚蠃蟻郭注云蜚即負盤按負盤即負蟻也

莊二十九年

閩本二誤三

亦明春秋例

毛本明誤名

他如此類

毛本誤作他類如此

故傳直言其歸宿而已

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宿作趣按作趣與杜序合

是時宋來伐隱

宋本作伐魯是也

而猶言公立也

宋本監本毛本猶作別

豈有宋師薨時已來成而後去

宋本成而後作葬時未是也監本毛本未亦誤

後

公孫滑出奔衛

石經無出字

取廩延

毛本取誤請

及不臨喪

宋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臨下有其字

經傳無其事

宋本經作且



經

宋本春秋正義卷第三

若戎子駒支者

毛本戎誤王

莒己姓

毛本已誤紀字按人已之已與已止之已唐石經以及宋槧元刻之書皆分別不誤明時刊本

往往互譌

須已氏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須作從是也

周武王封茲與於莒

宋本與作與

卿尊自合書各

宋本毛本各作名

由是將甲師少

浦鏜正誤由是疑猶似案由與猶古多通用

無駭帥師入極

案漢書古今人表作亡駭

其名見於傳

各本作名此誤各今訂正

今不書氏

毛本今誤故

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

案劉昭續漢書郡國志注引杜說云武唐亭在方輿縣西南

他皆放此

岳本脫皆字

不欲自言娶婦

監本毛本自作目非

故卿為君昏侍者

宋本侍作行是也

昏禮記所云

毛本脫所字

弟稱其兄是也

浦鏜正誤弟下補則字

凡師有鍾鼓曰伐

岳本鍾作鐘

傳

盟或背之

毛本背誤肯



他皆倣此

淳熙本他作佗宋本岳本倣作放

費庠父勝之

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庠作序是也釋文亦作序音琴

治元年取廩延之亂

毛本治字空缺

春秋左傳注疏校勘記卷二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三

隱三年盡五年

卷第三

杜氏注

孔穎達疏

經二二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無傳日行遲

月行疾一月一周天一歲凡十二交會然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有小不能不小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唯正陽之月君子忌之故有伐鼓用幣之事今釋例以長曆推經傳明此食是二月朔也不書朔史失之書朔日例在桓十七年己巳上音紀下音祀後做疏注日行至此食如字本或作蝕音同量音亮縮所六反疏七年○正義曰古今之言厥者大率皆以周天為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此月為遲每日行一度故一歲乃行一周天月行比日為疾每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一月內則行一周天又行二十九度過半乃逐及日言一月一周天者略言之耳其實及日之時不啻一周天也日月雖共行於天而各有道每積二十九日過半行道交錯而相與會集以其一會謂之一月每一歲之間凡有十二會故一歲為十二月日食者月掩之也日月之道互相出入或月在日表從外而入



內或月在日裏從內而出外道有交錯故日食也二十九日  
過半月及日者以縣家一度分爲九百四十分則四百七十  
分爲半今月來及日凡二十九日又四百九十九分是過半  
被月映而形魄不見聖人不言日食而云日有食之者  
以其月不可見也言慎疑故不言月也朔則交會故食必在  
朔然而每朔皆會應每月常食故解之言日月動物雖行度  
有食者自隱之元年盡哀二十七年積二百五十五年凡三  
千一百五十四月唯三十七食是雖交而不食也襄二十  
九年九月十月頻食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食是頻交而食也  
食無常月唯正陽之月君子忌之以日食者陰侵陽也當陽  
量之月不宜爲弱陰所侵故有伐鼓用幣之事餘月則否其  
日食例皆書朔已巳之下經無朔字長麻推此已巳實是朔  
日而不書朔史失之也此注作大判言耳戰國及秦麻紀全  
差漢來漸候天時始造其術劉歆三統以爲五月二十三  
月之二十而日一食空得食日而不得加時漢末會稽都尉  
劉洪作乾象厯始推月行遲疾求日食加時後代脩之漸益  
詳密今爲麻者推步日食莫不符合但無頻月食法故漢朝

以來殆將千歲爲麻者皆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始一交會  
未有頻月食者今頻月而食乃是正經不可謂之錯誤世考  
之麻術事無不驗不可謂之疎失由是注不能定故未言之  
也又漢書高祖本紀高祖即位三年十月十一月晦日頻食  
則自有頻食之理其解在襄二十四年穀梁傳曰言日不言  
朔食晦日也朔日並不言食晦夜也朔日並不言食正朔也言  
朔不言日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  
崩歿諸侯之速至故  
食既朔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  
崩歿諸侯之速至故  
遠日以赴春秋不書實崩日而書遠日者即傳其僞以懲臣  
子之過也襄二十九年傳曰鄭上卿有事使印段如周會葬  
今不書葬魯不書葬也  
○即  
○疏  
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  
傳直專反印因刃反  
○即  
○疏  
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  
士曰不祿庶人曰死鄭玄云異死名者爲人襲其無知若猶  
不同然也自上顛壞曰崩薨顛壞之聲卒終也  
不祿然也自上顛壞曰崩薨顛壞之聲卒終也  
祿死之言漸也精神漸盡也是由天子尊若山崩然諸侯卑  
取崩之聲以爲尊卑之差也穀梁傳云高曰崩厚曰崩尊曰崩  
尊之極故敬而不敢名也穀梁傳云高曰崩厚曰崩尊曰崩  
天子之崩以尊也以其在民上故崩之其不名何也大上故  
不名也蘇氏云王后崩大子卒不書者赴不及魯也今以爲  
略之例所不書也告喪禮云告王喪曰天王登假此言崩者



魯史裁約為文不道當時赴不言登假也。注周平至不會正義曰今檢杜注無葬者皆顯言其謚此為無葬故言周平王也仲尼脩經當改正真偽以為褒貶周人赴不以實孔子從偽而書者周人欲令諸侯速至故遂其崩日以赴也不書其實而從其偽言人知其偽則過足章矣故即傳其偽以懲創臣子之過釋例曰天王偽赴遂用其虛明日月闕否亦從赴辭君子不變其文以慎其疑且虛實相生隨而長之。夏真偽之情可以兩見承赴而書之亦所以示將來也。

四月辛卯君氏卒。亦不敢備禮於其母。疏君氏

正義曰君氏者隱公之母聲子也謂之君氏者言是君之母氏也母之與子氏族必異故經典通呼母身為母氏舅氏言其與已。秋武氏子來求賻。武氏子天子大夫之嗣異氏也。得行其爵命聽於冢宰故傳曰王未葬釋其所以稱父族又不稱使也魯不共奉王喪致令有求經直文以示不敬故傳不復具釋也。賻音附殯必刃反其音疏注武氏至釋也恭本又作供音同令力呈反復扶又反。疏正義曰武氏者天子大夫之姓直云武氏子不書其字則其人未成為大夫也若是上士例當書名又不應繫之父族謂之為子明其是

大夫之子也又王使至魯皆言天王使矣此後不言王使明其不稱王命也以此知此人父喪已終宜嗣父位但平王未命而崩新王居喪未得行其爵命政事聽於冢宰冢宰使之適魯冢宰不得專命故作自來之文傳言王未葬者意兼兩事王喪在殯新王不得加臣爵位故此人仍繫父族王又不得命臣出行故此人不稱王使以未葬之故闕此二事故傳以未葬。八月庚辰宋公和卒。稱卒者略外以別內解之。故來赴以名列在。冬十有一月齊侯鄭伯盟于

石門。來告故書石門齊地或曰濟。癸未葬宋穆公

無傳魯使大夫會葬故書始死書卒史在國承赴為君故惡其薨名改赴書也書葬則舉論稱公者會葬者在外據彼國之辭也書葬例在昭六年。疏注魯使至六年。正義曰文○為于偽反惡鳥路反。王昭三年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如此之類遣卿行者皆書其使名此不書使名知是大夫往也大夫奉命出使位賤不合書名故直書其所為之事而已盟則云及其盟會則云會某人葬則云葬某公舉其所為之事明有使往可知也釋例曰



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及其失也禮過於重文  
襄之伯因而抑之諸侯之喪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之喪士  
弔大夫送葬猶過古制故公子遂如晉葬襄公傳不言禮葬  
秦景公傳曰大夫如秦葬景公特稱禮也一以示古制二以  
示書他國之葬必須魯會三以示奉使非卿則不書於經此  
丘明之微文也是言大夫得正而卿過禮也諸侯曰薨禮之  
正名魯史自書君死曰薨若鄰國亦同書薨則與己君無別  
國史自在已國承他國赴告為與已君同故惡其薨名雖赴  
稱薨皆改赴書卒略外以別內也至於書葬則五等之爵皆  
舉諡稱公者會葬者在於國外據彼國之辭彼國臣子稱君  
曰公書使之行不得稱公也又云惡其薨名改赴書者釋  
例曰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古之制也春秋所稱曲  
存魯史之義內稱公而書薨所以自尊其君則不得稱諡而  
諸侯書卒以自異也至於既葬雖鄉許子男之君皆稱諡而  
言公各順臣子之辭兩通其義是其說也案禮雜記赴告之  
辭云君訃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然則赴辭  
本無薨語而云惡其薨名者以夫人薨例云不赴於諸侯則  
不曰薨明其以薨告人故書薨也是知王侯喪者其通國命  
皆以崩薨相告記之所稱謂答主人之問飾其文辭耳若以  
記文無薨即疑不以薨告記稱大夫士赴人之辭皆云不祿

豈大夫無卒名也以此知相赴策書必以薨為文但撰者口  
傳赴辭義在謙退從士之不祿故禮記言之赴則必以薨但  
改赴書卒耳史之書事莫不在國會葬者自可在外書策者  
國內書之而云據彼國之辭者書使行之事言使為此事行  
故文從彼稱不謂書不在國也卿為君逆謂  
之逆女亦是書已之使據彼稱女與此同也

傳二年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

書之。夏若氏卒聲子也不赴於諸侯不反

哭于寢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

言葬

夫人喪禮有三薨則赴於同盟之國一也既葬日中  
自墓反虞於正寢所謂反哭于寢二也卒哭而祔於  
祖姑三也若此則書曰夫人某氏薨葬我小君某氏此備禮  
之文也其或不赴不祔則為不成喪故死不稱夫人薨葬不  
言葬我小君某氏反哭則書葬不反哭則不書  
**疏**注夫人  
葬今聲子三禮皆闕釋例論之詳矣。祔音附。疏至詳矣  
正義曰僖八年致夫人傳曰不赴於同則弗致故知赴者赴  
於同盟之國也禮檀弓記葬禮云既封有司以几筵舍奠於



墓左反。日中而虞士喪禮既葬乃反哭於廟遂適殯宮而虞  
是既葬日中自墓反虞於正寢正寢即殯宮也僖三十三年  
傳與檀弓記皆云卒哭而耐喪服小記曰婦耐於祖姑雜記  
曰妾耐於妾祖姑是耐於姑者耐於祖姑也此三者皆夫人  
之喪禮夫人喪禮有三史策所書有二唯卒葬兩事而已其  
卒之異者或云夫人某氏薨仲子文姜之類是也或云某氏  
卒定姒孟子是也葬之異者或云葬我小君某氏文姜敬嬴  
之類是也或云葬某氏葬定姒是也或則不書葬也今聲子  
三禮皆闕經異辭必是闕一事則變一文但傳既并釋注  
不顯配雖言釋例詳之例亦未甚分明此傳故上三事故下  
三事若以次相配則不赴於諸侯故不曰薨不反哭於寢故  
不稱夫人不耐於姑故不言葬文次相屬事乃似然但顧下  
傳義則不爾定十五年姒氏卒傳曰不稱夫人不赴且耐  
也哀十二年孟子卒傳曰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  
言葬小君彼二傳皆以不赴解不稱夫人以不反哭解不書  
葬然則由不赴故不稱夫人斷可知矣傳文不以次相配者初死  
則由不耐故不稱夫人斷可知矣傳文不以次相配者初死  
乃赴葬乃反哭反哭之後始耐三者依事之先後為文也至  
書於經則夫人與薨共文故先言不稱夫人後言不書葬順  
經之先後為文也禮之本意必赴乃稱薨耐乃稱夫人反哭

乃書葬者夫人與君同體死必赴於鄰國若不赴告於鄰  
國則夫人之禮不成尊成以否義由赴告成尊之狀在於書  
薨故赴則稱薨不赴則不稱薨也禮適耐於適祖姑妾耐於  
妾祖姑亦既耐於姑便是適妾莫辯故耐則稱夫人不耐  
則不稱夫人也既葬於墓反哭於寢哀之尤極情之最切既  
葬而不反哭全是不念其親葬與不葬殆無以異故不反哭  
則不書葬也皆所以懲臣子責其不行禮也人之行禮有勤  
有惰未必廢則俱廢行則皆行此聲子自三禮皆闕其餘或  
可一行一否釋例曰夫人子氏赴而不反哭故不書葬定姒  
則反哭而不赴故書葬而不言小君以此二者據傳則然理  
在不感但不知赴而不耐耐而不言小君者當云何耳薨者夫  
人之死號不稱夫人必不得稱夫人也孟子卒下注云不稱夫  
人故不言稱夫人必不得稱小君也葬定姒傳曰不稱小君不  
稱夫人故不言薨是夫人與薨文相將也葬定姒傳曰不稱小  
君不稱夫人故不言注云不赴不耐解不稱夫人也薨  
以不赴不耐解不稱小君是夫人小君文相將也夫也薨  
也小君也三者相將之物不可致詰蓋赴耐二禮課行一事  
則具此三文二事並廢則三文皆去耳何則檢此傳相配不  
赴則不曰薨不耐則不稱夫人是稱夫人由耐不由赴也孟  
子之傳乃云不赴故不稱夫人是稱夫人由赴不由於耐



也定婦之傳云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又以二事並解不稱夫人注云赴同祔姑夫人之禮二者皆闕故不曰夫人明是二者俱闕乃去夫人課行一事則稱夫人稱夫人則必書薨書薨則必稱小君所異者不反哭則不書葬若不書葬則小君之文無所施耳即仲子是也赴同祔姑皆是夫人之禮故赴而不祔祔而不赴則皆曰夫人某氏薨惠公自有元妃別為仲子立廟則仲子未必祔姑

**不書姓為公故曰君** 蓋以赴同之故得稱夫人也隱見為君故特書於經稱曰君氏不書姓辟正夫人也隱見為君故特書於經稱曰君氏

**疏** 注不書至妾媵。為公音于偽反見賢遍反別彼別反以別凡妾媵。為公音于偽反見賢遍反別彼別反

位之故不從正君則其母得為夫人不須辟仲子也但公以讓釋例曰凡妾子為君其母猶為夫人雖先君不命其母母以子貴其適夫人薨則尊得加於臣子外內之禮皆如夫人矣故姬氏之喪責以小君不成成風之喪王使會葬傳曰禮也隱以讓桓攝位故不成禮於聲子假稱君氏以別凡妾媵蓋是一時之宜隱之至義也是其辟仲子之意也。鄭

**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 卿士王卿之執政者言父子秉周之政 **王貳**

**于虢** 虢西虢公亦仕王朝王欲分政於虢不復專任鄭伯朝直遙反復扶又反任而鳩反後不音者皆同

**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於鄭鄭公子忽為質於周** 王子狐平王子。質音致下同狐音胡

**王崩周人將異虢公政** 周人遂成平王本意 四月

**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 四月

今二月也秋今之夏也麥禾皆未熟言取者蓋芟踐之 疏 溫今河內溫縣成周洛陽縣也。祭側界反芟所銜反

注四月至陽縣也。正義曰此直言秋秋有三月若是季秋則今之七月杜必知秋今之夏者以此傳在武氏之上案經武氏之下有八月宋公和卒則知此是七月故為今之夏謂今之五月也麥熟在夏而云麥禾皆未熟者謂四月之時麥未熟七月之時禾未熟 周鄭交惡 兩相疾惡 君子曰信

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怨而行要之以禮雖無







神可羞於王公

羞進也

**疏**

可薦至王公。正義曰。上言鬼神此言王公是生王

公也或以為王公亦謂鬼神非生王公也此傳之意取詩為言洞酌論天子之事是羞於王也采繫云公侯之事是羞於公也言薦又言羞者鄭玄注庖人云備品物曰薦致滋味乃為羞

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

通言盟約彼此之情故言二國。焉於虔反約

如字又於妙反

風有采繫采蘋

采繫采蘋詩國風義取於不嫌薄物

雅有行

葦洞酌

詩大雅也行葦篇義取忠厚也洞酌篇義取雖行潦可以共祭祀也。葦于鬼反洞音迴共音恭。

**疏**

雅有行葦。正義曰采繫采蘋洞酌上傳所言皆有彼篇之事其言未及行葦今言行葦者其意別取忠厚非

以結上也昭忠信也

明有忠信之行雖薄物皆可為用。行下孟反。

武氏子來

求賻王未葬也。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

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

先君穆公

兄宣公也與夷宣公子即所屬殤公。屬章欲反注同殤舒羊反舍音捨與如字一音餘

疏也。正義曰蘇氏云案文九年毛伯來求金傳曰不書王命未葬也此傳直云王未葬不同者毛伯直釋不稱使故云不書王命此

武氏子非但不稱使又稱父族二事皆由未葬故直云王未葬也。而立寡人。正義曰曲禮下曰諸侯見天子曰臣某

侯某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今與臣言亦云寡人則知其對臣民自稱同也老子曰孤寡不穀王侯之謙稱故以下諸侯

自稱亦多言不穀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

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

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

臣願奉馮也

馮穆公子莊公也。沒本亦作歿同馮皮冰反本亦作憑

公曰不可

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弃德不讓是

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

言不讓則不足稱賢

光昭先君



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

先君以舉賢為功我若不賢是廢之使公子馮出居於鄭

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

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

命出於義也夫語助

○夫音疏命以義夫。正義曰義者宜也錯心方直動合符注同。疏事宜乃謂之為義宣公之立穆公知穆公之賢必以義理不棄其子今穆公方卒命孔父以義事而立殤公是穆公命立殤公出於仁義之中故杜云命出於義也必知命以義夫謂穆公命立殤公者以杜注云帥義而行則殤公宜受此命宜荷此祿公子馮不帥父義終傷咸宜之福明知殤公受穆公之命與殷湯武丁同有咸宜是知穆公命殤公是為義也

商頌曰殷受命

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

詩頌言殷湯武丁受命皆以義故任荷天之百祿也帥義而行則殤公宜受此命宜荷此祿公子馮不帥父義愈而出奔因鄭以求入終傷咸宜之福故知人之稱

唯在宣公也殷禮有兄弟相及不必傳子孫宋其後也故指稱商頌。頌似用反荷本又作何何可反又音何注同任也任音壬忿芳粉反稱尺證反傳直專反

疏商頌至謂乎。正義曰商頌玄鳥天之命皆得其宜故天之百種之祿於是乎荷負之言天祿皆歸故得而荷負也今穆公亦得此宜故殤公宜荷其祿詩之意其是此事之謂乎。注詩頌至商頌。正義曰唐虞之代契為司徒封於商十四世至湯王有天下遂以商為代號後世有武丁者中興賢君時有作詩頌之者謂之商頌美湯與武丁能荷天祿今殤公亦荷天祿與詩義同故引以證之公羊傳言宋之禍宣公為之尤其舍子立弟果令馮有爭心以馮之爭為宣公之過今此傳善宣公故申明其事若使帥義而行則殤公宜受此命宜荷此祿但公子馮不帥父義失其咸宜故知人之稱唯在宣公止善宣公知穆公耳馮自爭國非宣公之罪故善之傳言使公子馮出居于鄭則

是父使之出注言忿而出奔者四年傳曰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又衛告宋曰君若伐鄭以辟殤公馮乃因鄭欲以害殤

公故據父言之則云使之出居據馮言之則云忿而出奔各從其實而為之文也諡法短折不成曰殤布德執義曰穆。

春秋疏卷三

九



○冬齊鄭盟于石門尋盧之盟也

盧盟在春秋前盧齊地今

濟北盧縣故城 庚戌鄭伯之車償于濟

既盟而遇大風傳記異也十二

月無庚戌日誤。疏注既盟至日誤。正義曰釋言云償債弗問反仆也。偃也舍人曰背踏意也車路而入濟是風吹之隊濟水非常之事故云傳記異也禹貢導沔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釋例曰濟自滎陽卷縣東經陳留至濟陰北經高平東經濟北東北經濟南至樂安博昌縣入海案檢水流之道今古或殊杜既考校元由據當時所見載於釋例今一皆依杜雖與水經乖異亦不復根尋也庚戌無月而云十二月者以經盟于石門在十二月知此亦十一月也經書十二月下云癸未葬宋穆公計庚戌在癸未之前三十日不得共在一月彼長歷推此年十二月甲子朔十一日有甲戌二十三日在丙戌不得有庚戌而月有癸未則月不容誤知日誤也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

得臣齊大夫也此太子不敢居上位故常處東宮

疏衛莊至莊姜。正義曰齊國侯爵譜云姜姓大公望之後其先四岳佐禹有功或封於呂或封於申故太公曰

呂望也太公股肱周室成王封之於營丘今臨淄是也僖公九年魯隱公之元年也簡公四年獲麟之歲也簡公弟平公十三年春秋之傳終矣平公二十五年卒後二世七十年而田氏奪齊太公之後滅矣案齊世家莊公生僖公東宮得臣未知何公太子案史記十二年諸侯年表衛莊公之立春秋前二十五年齊僖公之立春秋前八年然則莊姜必非齊僖公之女蓋是莊公之女僖公姊妹也得臣為太子早死故僖公立也不言僖公姊妹而繫得臣者見其是適女也得臣為太子云常處東宮者四時東為春萬物生長在東西為秋萬物成就在西以此君在西宮太子常處東宮也或可據易象西北為乾乾為君父故君在西美而無子衛人所東方震震為長男故太子在東也

為賦碩人也

碩人詩義取莊姜美于色賢于德而不見答終以無子國人憂之。為音于僞反。

疏所為賦碩人也。正義曰此賦謂自作詩也班固曰不歌而誦亦曰賦鄭玄云賦者或造篇或誦古然則賦有二義此與閔二年鄭人賦清人許穆夫人賦載馳皆初造篇也其餘言賦者則皆誦古詩也

又娶于陳

又娶于陳

曰厲嬀生孝伯早死

陳今陳國陳縣嬀今九危反

疏又娶于陳

正義曰陳

春秋左傳卷三

正義曰陳



國侯爵譜云媯姓虞舜之後當周之興有虞遏父者為周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先聖之後以元女大姬妃遏父之子滿封於陳賜姓曰媯號胡公桓公二十三年魯隱公之元年也潛公二十一年獲麟之歲也二十四年楚滅陳此當桓

公時二媯蓋其姊戴媯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媯陳姓也厲戴皆謚雖為莊姜子然大子之位未定曰戴是皆謚也石碻言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請定州吁明大子之位未定衛世家言立完為大子非也公子

州吁嬖人之子也嬖親幸也。吁混于反嬖必計反賤而得幸曰嬖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碻諫曰臣聞愛

子教之以義方石碻衛大夫。好呼報反禁居鳩反一音金惡鳥路反碻七略反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

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言將立為太子則宜早定若不早定州吁必緣寵而為禍。邪似嗟反下同泆音逸。疏弗納至正義曰驕謂恃已陵物奢謂夸矜僭上淫謂奢欲過度泆謂放恣無藝此四者之來從邪而起故服虔云言此四者過從邪起是也劉炫云此四者所以自邪已身言為之不已將至於邪邪謂惡逆之事劉又難服云邪是何事能起四過若從邪起何須云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寵祿豈是邪事四者得從而來乎且言弗納於邪懼其緣驕以至於邪非先邪而後驕也

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

眈者鮮矣如此者少也降其身則必恨恨則思亂不能自安自重。夫音扶發句之端後放此憾本又作感同胡暗反恨也五年同。疏夫寵而至鮮矣。正義眈之忍反重也鮮息淺反少也。疏曰恃君寵愛未有不驕亦既驕矜必不能自降其心強降其心未有不恨亦既怨恨必不能自重其身釋言云眈重也言恨則思亂必不能自安自重也寵而必驕降而必憾言其勢必自然故言其能不然者少也驕而不能降憾而不能眈言其心難自抑故言其能然者少也鮮訓少以一鮮揔四事言四事皆鮮也

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

春大流卷三

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

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



間親新聞舊小加大

小國而加兵於大國如息侯伐鄭之比。妨音芳少詩照反長

丁丈反間間廁之間下同比二反

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

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

臣行君之義

賤妨至破義。正義曰賤妨貴謂位有貴賤少陵長謂年有長幼楚公子申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是賤人而妨貴人也邾捷菑以弟而欲奪兄位是年少而陵年長也齊東郭偃棠無咎專崔氏之政而侮崔成崔彊是疎遠而間親戚也晉胥童夷羊五得君寵而去三卻是新臣而間舊臣也息伐鄭曹奸宋是小國而加大國也陳靈蔡景姦穢無度是邪淫而破正義也妨謂有所害陵謂加尚之間謂居其間使彼疎遠也加亦加陵破謂破散淫義不兩立行惡則破善故言破

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

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

老致仕也四年經書州吁弑其君故傳先經以

始事。去起呂反下

疏。去順效逆。正義曰州吁於逆則少陵長於順則弟不敬是去順效

逆也六順六逆因事廣言非謂州吁徧犯之也。注老致至始事。正義曰禮七十而致事言還其所掌之事於君也傳之初始有此故言傳先經以始事餘不注從可知也

經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無傳書取言易也例

在襄十三年杞國本都陳留雍丘縣推尋事跡桓六年淳于公亡國杞似并之遷都淳于僖十四年又遷緣陵襄二十九年晉人城杞之淳于杞又遷都淳于牟婁杞邑城陽諸縣東比有婁鄉。杞音起牟亡侯反易以豉反雍於用反。疏莒人至牟婁。正義曰譜云杞妣姓夏禹之苗裔武王克殷求禹之後得東樓公而封之於杞今陳留雍丘縣是也九世及成公遷緣陵文公居淳于成公始見春秋潛公六年獲麟之歲也潛公弟哀公三年春秋之傳終矣哀公十年卒自哀公以下二世十三年而楚滅杞檢杞於此歲已見於經桓二年有杞侯來朝莊二十七年有杞伯來朝於傳並無號謚又不書其卒僖二十三年杞成公卒其謚乃見於傳未知此年杞國定是何君當是成公之父祖耳牟婁杞邑莒伐取之自



是以後常為莒邑昭五年莒卒夷以卒婁來奔是也文三年  
秦人伐晉傳稱取王官及郊襄二十三年齊侯伐晉傳稱取  
朝歌並書伐不書取此伐取兩書者彼告伐不告取此伐取  
並告故也昭元年伐莒取鄆書取不書伐昭十年伐莒取鄭  
書伐不書取者元年兵未加莒而鄆逆服故書取不書伐十  
年晉以取鄆討公故書伐不書取其伐國圍邑書圍以否亦  
從告也○注書取至婁鄉○正義曰襄十三年傳例曰凡書  
取言易也知此書取亦言易也地理志云陳留郡雍丘縣故  
杞國武王封禹之後棟樓公是杞本都陳留雍丘縣也志又  
云北海郡淳于縣應劭曰春秋州公如曹左氏傳曰淳于公  
如曹臣墳案州國名淳于國之所都此淳于縣於漢屬北海  
郡晉時屬東莞郡故釋例土地名云州國都於東莞淳于縣  
以雍丘淳于雖郡別而竟連也桓五年傳稱淳于公如曹度  
其國危遂不復六年春實來雖知其國必滅不知何國取之  
襄二十九年晉帥諸侯城杞昭元年祁午數趙文子之功云  
城淳于是知淳于即杞國之都也僖十四年諸侯城綠陵而  
遷杞不知從何而遷故云淳于公亡國疑似并之而遷居其  
地僖十四年又從淳于而遷於綠陵襄二十九年又從綠陵  
而遷於淳于以無明文疑不敢質故言推尋事跡似當然也  
若然淳于為杞所并定似不虛而遷都淳于未有事跡自雍

丘而遷綠陵亦可知矣而杜必言遷都淳于又從淳于遷綠  
陵者以桓六年淳于公亡國襄二十九年又杞都淳于則淳  
于始末是杞之所有又杞之所都故疑未都綠陵之前亦都  
淳于也取國易者則直言取若取郭之類是也故不須  
加伐於上若其伐國取邑其邑既小不得名通若不加伐於  
上不知得何國之邑是以雖易亦加伐文則伐杞取牟婁伐  
邾取須句之類是也成二年取汶陽田乞師盟主與兵伐齊  
得邑既難而亦書取者因其伐齊晉使還汶陽之田魯不加  
兵故書取從易也劉君或疑此意遂云○戊申衛州吁  
上言伐下言取者非易以規杜氏非也  
**弑其君完**稱臣弑君之罪也例在宣四年戊申三月  
凡弑君之例皆放此可**疏**注稱臣至無月○弑本又作殺同音試  
以意求不重音完音丸○**疏**年傳例曰凡弑君稱君君無道  
也稱臣臣之罪也注云稱君謂唯書君名而稱國以弑言衆  
所共絕也稱臣者謂書弑者之名以示來世終為不義然則  
此稱州吁之名稱臣弑君是臣之罪也言完非無道而州吁  
為賊也州吁實公子而不稱公子者傳文更無褒貶直是告  
辭不同史有詳略耳公子雖復非族而文當族春秋諸族  
以否大有乖異故杜備言之釋例曰尋案春秋諸氏族之稱



甚多參差而先儒皆以為例欲託之於外赴則患有人身自來者例不可合因以辟陋未賜族為說弒君不書族者四事州吁無知不稱公子公孫賈氏以為弒君取國故以國言之案公子商人亦弒君取國而獨稱公子宋督賈氏以為督有無君之心故去氏案傳自以先書弒君見義不在於氏也宋萬賈氏以為未賜族案傳稱南宮長萬則為已氏南宮不得為未賜族也執殺大夫不書族者二事楚殺得臣與宜申賈氏皆以為陋案楚殺大夫公子側大夫成熊之等六人皆稱氏族無為獨於此二人陋也欲以為通例則有若此之錯欲以為無義例則傳曰嘉之故不名書曰仲孫嘉之書曰崔氏非其罪暈溺帥師皆曰疾之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尊晉罪己之文炳然著明以此推之知亦非仲尼所遺也斯蓋非史策舊法故無凡例當時諸國以意而赴其或自來聘使者辭有詳略仲尼脩春秋因采以示義義之所起則刊而定之者即因而示之不皆刊正也故蔡人嘉赴而經從稱季傳曰蔡人嘉之書崔氏傳亦曰且告以族明皆從其本也書司馬華孫來盟亦無他比知非大例也然則摠而推之春秋之義諸侯之卿當以名氏備書於經其加貶損則直稱人若有褒異則或稱官或稱氏若內卿有貶則特稱名文不直言魯人故異於外也若無褒無貶傳所不發者則皆就舊文或

未賜族或時有詳略也推尋經文自莊公以上諸弒君者皆不書氏閔公以下皆書氏亦足明時史之異同非仲尼所皆刊也是杜解州吁不稱公子之意杜知然者正以經之所書無常比例褒則或書官或書氏貶則或稱人或去族既無定例明非舊典仲尼有所起發則刊正舊史無所褒貶則因循故策仲尼改者傳辨其由傳所不言則知無義正是史官自有詳略故耳戊申在癸未之後二十五日更盈一周則八十五日往年十二月癸未葬宋穆公則此年二月不得有戊申雖承二月之下未必是二月之日故長歷推此年二月癸亥朔十日壬申二十二日甲申不得有戊申也三月壬辰朔則十七日有戊申也此經上有二月下有夏得在三月之內不申公朝于王所有日而無月僖二十八年冬下無月而經有壬故知此亦同之凡如此者有十四事 ○夏公及宋公 遇于清 遇者草次之期二國各簡其禮若道路 疏 注遇清亭○正義曰曲禮下云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郤地曰會然則會者豫謀間地克期聚集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示威於眾各重其禮雖特會一國若二國以上皆稱會也遇者或未及會期或暫須相見各簡其禮若道路相逢遇



然此時宋魯特會欲尋舊盟未及會期衛來告亂故二國相  
遇若三國簡禮亦曰遇故莊四年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是  
也曲禮稱未及期而相見指此類也周禮冬見曰遇則與此  
別劉賈以遇者用冬遇之禮故杜難之釋例曰遇者倉卒簡  
儀若道路相逢遇者耳周禮諸侯冬見天子曰遇劉氏因此  
名以說春秋自與傳違案禮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  
此四時之名今者春秋不皆同之於禮冬見天子當是百官  
備物之時而云遇禮簡易經書季姬及鄩子遇于防此婦呼  
夫共朝豈當復用見天子之禮於理皆違是言春秋之遇與  
周禮冬遇異也草次猶造次造次倉卒皆迫促不暇之意○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秋鞏帥師會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公子鞏魯大夫不稱公

義也諸外大夫貶皆稱人至於內大夫貶則皆去族稱名於  
記事之體他國可言某人而已魯之卿佐不得言魯人此所  
以為異也鞏謂去族傳曰疾之叔孫豹則曰言違命此其  
例也○鞏許歸反強其文反去起呂反下同溺乃歷反  
注他國至魯人○正義曰案鄭伯使宛來歸祓庚寅我入祓  
及齊侯伐我比鄙及我師敗績然魯事皆得稱我則已之卿

佐被貶亦可稱我人所以不然者凡云我者皆上有他國之  
辭故對他稱我魯人出會他國上未有他國之文不可發首  
言我人  
○九口衛人殺州吁于濮州吁弑君而立

稱君例在成十六年濮注州吁至水名○正義曰春秋  
陳地水名○濮音卜  
疏  
天子弑君取國為罪雖大若已列於諸侯會者則不復討也  
其有臣子殺之即與弑君無異未必禮法當然要其時俗如  
是宣公殺惡取國納賂於齊以請會傳曰會于平州以定公  
位杜云篡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得復討臣子殺之與弑  
君同故公與齊會而位定是其義也釋例又云諸侯篡立雖  
以會諸侯為正此列國之制也至於國內策名委質即君臣  
之分定故諸殺不成君者亦與成君同義然杜前注云篡立  
者諸侯既與之會臣子殺之與弑君同則若未會諸侯臣子  
殺之不與弑君同似與釋例違者釋例所云諸弑不成君亦  
成君同義者即莊九年齊人殺無知及此年衛人殺州吁以  
其未會諸侯故不書爵猶不從兩下相殺之例故云亦與成  
君同義若既會諸侯則臣弑稱爵則文十八年齊人弑其君  
商人是也曹伯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成十五年諸侯同盟  
于戚曹伯既列於會然後晉人執之十六年傳稱曹人請于



晉曰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是列會即成君矣此州吁未列於會故不稱君曹人之辭即是成例故云例在成十六年殺之於濮謂死於水旁也釋例土地名此濮下注云闕哀二十七年傳濮下注云濮自陳留酸棗縣受河東北經濟陰至高平鉅野縣入濟彼濮與此名同實異○冬十有二月衛故杜於此不言闕直云濮陳地水名○**人立晉**衛人逆公子晉而立之善其得眾故不八年○正義曰成十八年傳例曰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此公子晉去衛居邢衛人迎而立之於法正當書入宜與齊小白同文傳言書曰衛人立晉眾也是○**疏**注衛人立晉善其得眾故改常例變文以示義也

傳四年春衛州吁弑桓公而立公與宋公為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夏公及宋公遇于清宿盟在元年○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脩

**先君之怨於鄭**謂二年鄭人伐衛之怨**疏**注謂二至之怨○正義曰二年伐衛見經

故以屬之未必往前更無怨也衛世家稱桓公十六年乃為州吁所弑則隱之二年當桓之世服虔以先君為莊公非也何則宣公悉夷姜生急子公納急子之妻生壽及朔朔能構兄壽能代死則是年皆長矣宣公以此年即位桓十二年卒終始二十矣雖壽之死未知何歲急子之娶當在宣初若隱之二年莊公猶在豈於父在之時已得悉父妾生急子也史記雖多謬誤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諸侯既與此當信然之會則不復討故欲求此寵○纂初患反復扶又反下文復伐同**使告於宋曰君若**

**伐鄭以除君害**害謂宋公子馮**君為主徹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言舉國之賦調○從才用反調徒弔反**宋人許**

**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蔡今汝南上蔡縣**疏**注蔡今至義曰蔡國侯爵譜云蔡姬姓文王子叔度之後也武王封之於汝南上蔡為蔡侯作亂見誅其子蔡仲成王復封之於蔡



至平侯徙新蔡昭侯徙九江下蔡宣侯二十八年魯隱公之元年也昭侯子成侯十年獲麟之歲也成侯子聲侯四年春秋之傳終矣聲侯十四年卒自聲侯以下二世二十八年而楚滅蔡地理志云汝南上蔡縣故蔡國周武王弟叔度所封

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衆仲魯大夫對

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亂謂阻兵而安忍以亂猶

治絲而棼之也絲見棼緼益所以亂也。棼扶云反亂也。緼於云反。夫州吁阻

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

以濟矣恃兵則民殘民殘則衆叛。安忍則刑過刑過則親離。疏阻兵而安忍。正義曰阻恃諸國之

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

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魚魚。戰莊。立反。矣。秋諸侯復

伐鄭宋公使來乞師乞師不書非卿。公辭之從衆仲之言。羽父

請以師會之羽父公子翬。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

翬帥師疾之也。疏故書至疾之也。正義曰案元年

公不許遂行彼則不書又不加貶責此公子翬之行公亦不許而書於經又加貶責者公子豫公不許私竊而行翬則強

梁固請公事不獲已令其出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

其禾而還時鄭不車戰。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

定君於石子石子石碯也以州吁不安諮其父。石子曰王覲為可

疏王覲為可。正義曰於王處行覲禮此事是為可也。曰何以得覲曰陳桓

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



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碣使告于陳曰衛國

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弑寡

君敢即圖之八十曰耄稱國小已老自謙以委陳使因其往就圖之○觀其漸反見也朝直遙反

後不出者皆放此褊必淺反一音必殄反耄毛報反陳人執之而請泄于衛

泄音利又音類臨也請衛人自臨討之○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泄殺州

吁于濮石碣使其宰孺羊肩泄殺石厚于陳

君子曰石碣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

滅親其是之謂乎子從弑君之賊國之大逆不可不除故曰大義滅親明小義則常兼子愛

宣公即位之○孺奴侯反惡鳥路反與焉音預○衛人逆公子晉于邢冬十二月

邢音刑國名宣公即位○正義曰賊討乃立自繼前君故不待踰年也

書曰衛人立晉眾也

經五年春公矢魚于棠書陳魚以示非禮也書棠譏遠地也今高平方與縣

北有武唐亭魯侯觀魚臺疏注書陳至魚臺○正義曰陳魚者獸獵之類謂使捕魚之人陳設取魚之備觀其取

魚以為戲樂非謂既取得魚而陳列之也其實觀魚而書陳

魚者國君爵位尊重非蒐狩大事則不當親行公故遣陳魚

而觀其捕獲主譏其陳故書陳魚以示非禮也傳曰非禮也且言遠地故知書棠譏遠地也○夏四月

葬衛桓公○秋衛師入郕將卑師眾但稱師此史之常也○郕音成國名將子

反○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成仲子宮安其主而祭之惠公

以仲子手文娶之欲以為夫人諸侯無二嫡蓋隱公成父之

志為別立宮也公問羽數故書羽婦人無諡因姓以名宮○

嫡丁歷反為疏祀於寢宮廟初成木主遷入其中設祭以

安神也祭則有樂故初獻六羽初始也往前用入今乃用六

也獻者奏也奏進聲樂以娛神也六羽謂六行之人秉羽舞

也

也

也

也

也



也。注成仲至名宮。正義曰考成釋詁文也言初獻六羽者謂初始而獻非在後恒用知者案宣十五年初稅敵杜云遂以爲常故云初杜於此不解初義明不與彼同故春秋之經有文同事異如此之類是也注以祭文不見故辨之云成仲子宮安其主而祭之以其與獻羽連文知考謂祭以成之非謂始築宮成也又解立宮之意惠公以仲子手有夫人之文因即娶之雖不以爲夫人有欲以爲夫人之意禮諸侯不再娶於法無二適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享祭之所蓋隱公成父之志爲別立宮仲子以二年十二月薨四年十二月已再期矣喪畢即應入廟至此始成宮者仲子立廟本非正法喪服既終將爲吉祭主無祭處始議立之故晚成也傳云始用六佾不書佾而書羽者以公問羽數故書羽也婦人法不當諡仲子無諡故因姓以名宮也立宮必書於策羽則非當所書善其復正故書之傳載衆仲之對而言公從之是其善之意也爲書六羽故言考宮言其因考以獻羽也若不爲羽當云立仲子之宮如立武宮煬宮然不須言考也禮雜記下云成廟則斃之路寢成則考之而不斃以廟則當斃寢則當考此廟言考者考是成就之義廟者鬼神所居祭祀以成之寢則生人所宅飲食以成之雜記注云路寢者生人所居不斃者不神之也考之者設盛食以落之是也廟成斃之者

尊而神之蓋木主未入之前已行釁禮也案雜記釁廟之禮云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雍人拭羊宗人視之宰夫北面于碑南東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至南面割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其罍皆於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有司皆鄉室而立罍則有司當門北面既事宗人告事畢乃皆退是釁廟之禮此言考宮獻羽自爲主已入廟則祭以成之非釁禮與彼異也故公羊傳曰考宮者何考猶入室也始祭仲子也是謂祭爲考也服虔云宮廟初成祭之名爲考將納仲子之主故考成以致其五祀之神以堅之其意謂考即是釁也案雜記釁廟之禮止有雞羊既不用樂何由獻羽言將納仲子之主則是仍未入宮然則作樂獻羽敬事何神考仲子之宮唯當祭仲子耳又安得致五祀之神乎蘇氏云不稱夫人宮者桓宮僖宮不言公則仲子例不合稱夫人宮也不稱廟而言宮者於經例周公稱大廟羣公稱宮故仲子依例稱宮也若然案文十三年大室屋壞大廟稱室者謂大廟之室屋壞耳若傳文則大廟或稱宮即大宮之椽是也羣公或稱廟即○邾人鄭人伐宋兵故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是也○邾人鄭人伐宋兵故上鄭疏注邾主至鄭上○正義曰天下有道諸侯不得專行征伐春秋之時專行征伐以其不稟王命故以



主兵為首雖小國主兵即序於大國之上欲見伐由其國善  
惡所歸故也雖大夫為主國君從之亦序主兵於上僖二十  
七年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注云傳言楚子使子玉  
去宋經書人者恥不得志以微者告猶序諸侯之上楚主兵  
故是微人主兵亦序國也○**螟**無傳蟲食苗心者為**疏**注  
君之上史策之常法也○**螟**災故書○螟亡于反**疏**注  
食至故書○正義曰釋蟲云食苗心螟食葉蟣食節賊食根  
為蝻言其姦冥冥難知也食禾葉者言其假貨無厭故曰螟  
也食其節者言其貪狼故曰賊也食其根者言其稅取萬民  
財貨故曰蝻也孫炎曰皆政貪所致因以為名郭璞曰分別  
蝻蝻食禾所在之名耳李巡孫炎以政致為名舍人郭璞以  
食處為名陸機疏云舊說螟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  
先內外言之耳故健為文學曰此四種蟲皆蝗也實不同故  
分別釋之然則螟非以蟲名以食苗之處為名耳○**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  
**驅卒**大夫書卒不書葬葬者臣子之**疏**注大夫至所及  
事非公家所及○**驅**苦侯反○**疏**正義曰檀弓下  
云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君親弔之而不書者弔喪問疾人  
道之常假有得失不足褒貶如此小事例皆不書葬若國家

所營則亦不可不書大夫之葬皆臣子白為非公家所及事  
不關國無以得書葬也他國之君書葬者遣使往會須書君  
命故○**宋人伐鄭圍長葛**穎川長社縣北有長葛城

**傳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

**物不足以講大事**臧僖伯公子驅也僖諡也大事  
祀與戎○觀魚者本亦作漁者**其**

**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材謂皮革齒牙  
骨角毛羽也器

**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

**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

**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言器用衆物不入  
法度則為不軌不

**物亂敗之所起**度待洛反**疏**觀魚者○正義曰說文云

一音如字亟欺冀反數也**疏**漁捕魚也然則捕魚謂之  
魚天官獻人掌以時獻為梁凡獻者掌其政令是謂捕魚為  
魚魚者猶言獵者也○臧僖至敗也○正義曰凡物不足以



講大事者物謂事物旌旗車服之屬若其為教戰祭祀等大  
事故布設陳列則可如其細碎盤遊雖陳其物不堪足以講  
習大事止謂不為大事而陳此物故云不足以講大事也其  
材不足以備器用者材謂皮革齒牙之屬若其為飾器用故  
狩獵取材則可如其因遊宴戲樂所得之材不堪足以備飾  
器用止謂不為器用而取此材故云不足以備器用也人君  
一國之主在民之上當直已而行之以法毆民而納之於善  
故云人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言當為軌為物納民於其中  
也既言民歸軌物更解軌物之名故講習大事以準度軌法  
度量謂之為軌準度軌量即謂習戰治兵祭祀之屬是也取  
鳥獸之材以章明物色采飾謂之為物章明物采即取材以  
飾軍國之器是也劉炫云捕魚獵獸其事相類此諫大意言  
人君可觀獵獸不可觀捕魚凡物者廣言諸物鳥獸魚鼈之  
類也材謂所有皮革毛羽之類也器謂車馬兵甲軍國所屬  
之物也凡此諸物捕之不足以講習兵事其材不足以充備  
器用如此者則人君不親舉焉其意言獵之坐作進退可以  
教戰陳獸之齒牙皮革足以充器用人君可以觀之捕魚不  
足以教戰陳鱗甲不足以為器用人君不宜觀之入君以下  
云云同今若人君所行不得其軌舉動不順器服不當其物  
上下無章如是則謂之荒亂之政也亂政數行國家之所以

禍敗也其意言魚非講事是不軌材不充用是不物今君觀  
魚是為亂國之政禍敗之本故不用使公行也事度軌量正  
謂順時狩獵以教習戎事也材章物采正謂取其皮革以修  
造器物也下云四時田獵治兵振旅以習威儀覆此講事也  
肉不登俎材不登器則公不射覆此章物也別言川澤之實  
非君所及指言不可觀魚辭有首引自相配成也○注臧僖  
至與戎○正義曰僖伯名彊字子臧世本云孝公之子即此  
冬書公子彊卒是也蓋法小心畏忌曰僖是僖為諡也諸侯  
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不得祖諸侯乃以  
王父之字為氏計僖伯之孫始得以臧為氏今於僖伯之上  
已加臧者蓋以僖伯是臧氏之祖傳家追言之也成十三年  
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知大事祀與戎也必知兼祀者  
以下云鳥獸之肉不登於俎故也劉炫云田獵止教戎而言  
祀者獵狩主以祭祀故并祀言之下注云俎祭宗廟器見此  
意也○注言器至所起○正義曰車馬旌旗衣服刀劍無不  
皆有法度器用衆物不入法度廣言之也器不當法用非其  
物則為不軌不物政不**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索蒐  
在君則亂敗之所起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索蒐  
擇取不孕者苗為苗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為名順秋氣也狩  
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蒐所求反索也獮



息淺反說文作獵穀梁傳云春日田秋曰蒐  
狩手又反索所百反孕以證反為苗于偽反  
義曰爾雅釋天四時之獵名與此同說者皆如此注故杜依  
用之周禮大司馬職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中夏教芟舍遂  
以苗田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其名  
亦與此同鄭玄解苗田與此小異言擇取不孕任者若治苗  
去不秀實者孫炎亦然桓四年公羊傳曰春日苗秋曰蒐冬  
日狩三名既與禮異又復夏時不田穀梁傳曰四時之田皆  
為宗廟之事也春日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皆與禮異者  
良由微言既絕曲辨妄生丘明親受聖師故獨與禮合漢代  
古學不行明帝集諸學士作白虎通義因穀梁之文為之生  
說曰王者諸侯所以田獵何為苗除害上以其宗廟下以簡  
集士衆也春謂之田何春歲之本舉本名而言之也夏謂之  
苗何擇其懷任者也秋謂之蒐何蒐索肥者也冬謂之狩何  
守地而取之也四時之田揔名為田何為田除害也案苗非  
懷任之名何云擇去懷任秋獸盡皆不瘦何云蒐索取肥雖  
名通義義不通也故先儒皆依周禮左傳爾雅之文而為之  
說其名亦有意焉雖復春獵獲則取之不能擇取不孕夏獵  
所取無多不能為苗除害為因時異而變文耳  
謂之獵者蔡邕月令章句云獵者捷取之名也

**皆於農隙**

**以講事也**

各隨時事之間  
○隙去逆反  
注各隨時事之間  
○正義曰隙訓間也四仲之

**而治兵入而振旅**

雖四時講武猶復三年而大習出曰  
治兵始治其事入曰振旅治兵禮畢

整衆而還振整也旅衆也○振  
之慎反整也復扶又反下同  
猶復三年而一大習猶如四時常祀三年而復為禘祭意相  
類也出曰治兵者以其初出始治其事也入曰振旅者以治  
兵禮畢整衆而還振訊是整理之義故振為整也旅衆也釋  
詁文治兵振旅坐作進退其禮皆同所異者唯長幼先後耳  
釋天云出為治兵尚威武也入則尊老在前復常法也莊八年穀  
則幼賤在前貴勇力也入則尊老在前復常法也莊八年穀  
梁傳曰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公羊傳曰出曰  
治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是其禮同也何休公羊  
為出曰祠兵休云殺牲饗士卒鄭玄詩箋引公羊亦作治兵  
是其所見本異也此治兵振旅亦四時教之但於三年大習  
詳其文耳周禮春教振旅秋教治兵者四時教民各以其宜  
春即止兵收衆專心於農秋即繕甲厲兵將威不軌故異其



文歸而飲至以數軍實飲於廟以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數所主反注同械戶

戒疏注飲於至獲也。正義曰桓二年傳例曰凡公行告

廟也軍之資實唯有車徒器械獵則有所獲詩序車攻美宣

王脩車馬備器械因田獵而選車徒故知數軍實者數車徒

器械及所獲也說文云器械之摠名虞喜云器械謂鎧甲兜

蓋也宣十二年傳言楚國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傲之襄二十

四年傳曰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二注並云軍昭文章

器不言車徒及所獲者彼無獵事故不言也昭文章

車服疏注車服旌旗。正義曰周禮中車職曰革路建大

旌服凡甸寇弁服鄭玄云甸田獵也計田獵當乘木路服冠

弁服三年治兵乃習兵大禮不宜乘田車服田服天子蓋乘

革路服韋弁也在軍君臣同服公卿以下蓋亦乘兵車服兵

服也其旌旗則尊卑異建治兵之禮為辨旗物必不建大白

大麾大司馬職曰中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

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旛鄉遂載物郊野載旒百官載纛遂

以彌田鄭玄云軍吏諸軍帥也師都遂大夫也鄉遂鄉大夫

也或載纛或載物衆屬軍吏無所將也郊謂鄉遂之州長縣

正以下也野謂公邑大夫載旒者以其將羨卒也百官卿大

夫也載纛者以其屬衛王也凡旌旗有軍衆者畫異物無者

帛而已然則治兵旌旗當如司馬職文也按司常職云及國

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纛大夫

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纛縣鄙建旒道車載旒旂車載旌

計大閱治兵俱是教戰而旌旗之物所建不同者鄭玄云凡

頒旗物以出軍之旗則如秋以尊卑之常則如冬大閱備軍

禮而旌旗不如出軍之時空辟實然則大閱所建尊卑之常

治兵所建出軍之禮此三年治兵與秋教治兵其名既同建

明貴賤辨等列等列行

則大常旌旗所用雖如治兵

之時然王若親軍則建大白

如字又方免反

別也行戶郎反

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

之肉一本作其

肉俎莊呂反

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

之肉一本作其

肉俎莊呂反

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

之肉一本作其

肉俎莊呂反

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

之肉一本作其

肉俎莊呂反

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

之肉一本作其

肉俎莊呂反

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

之肉一本作其

肉俎莊呂反

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

之肉一本作其

肉俎莊呂反



謂以飾法鳥獸至於器。正義曰說文云革獸皮治去其毛革更之然則有毛為皮去毛為革周禮也領上大齒謂之為牙鳥翼長毛謂之為羽齒牙毛羽各自小異故歷言之也登於俎謂升俎以共祭登於器謂在器以爲飾諸器之飾有用此材者。注俎祭宗廟器。正義曰饗燕之饌莫不用俎獨言宗廟器者明田獵取禽主爲祭祀若止共燕食則公亦不爲下注云法度之器其義亦然非法之器公亦不舉登訓爲升服虔以上登爲升下登爲成二登不容異訓且云不成於器爲不辭矣又器以此物爲飾寧復待之乃成也周禮獻人凡祭祀共其魚之蠶蕘特牲少牢祭祀者此言不登於俎者謂妄出遊獵雖取鳥獸元不爲祭祀不登於器亦謂盤遊元不爲取材以飾器物今公觀魚乃是遊戲故以非之然登俎登器之物雖君所親至於庶羞雜物細小之倫雖爲祭祀亦君不射禮水土之品籩豆之物苟可薦者莫不成在豈皆公親之也劉炫云此言田獵之時小鳥小獸則公不射雖講事而田尚不射小物况魚非講事不宜輒舉不謂登俎之物皆公所親射祭祀水上云云同

**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

**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阜隸之事官司**

**之守非君所及也**士臣阜卑臣輿臣隸言取此雜猥之物以資器備是小臣有司之職非諸侯之所親也。射食亦

反阜才早反輿音餘猥鳥罪反疏若大至及也。正義曰之類川澤之實謂蕘茨魚蟹之屬此皆器用之所資須賤人之所守掌非人君所宜親及之也此雖意諫觀魚而廣言小事故注云取此雜猥之物以資器備非諸侯所親也雜猥謂諸雜猥碎也資謂器之資財待此而備器之所用及所盛皆是也穀梁傳曰禮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魚甲者之事也公觀之非正與此同也若然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嘗魚先薦寢廟彼禮天子親往此譏公者彼以時魚絮美取之以薦宗廟特重其事天子親行意在敬事鬼神非欲以爲戲樂隱公觀魚志

**公曰吾將略地焉**孫辭以略地在遊戲故譏之也

疏注孫辭至否矣。正義曰僖九年傳曰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行下孟反疏年傳曰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又十六年傳曰謀郟且東略也略者巡行之名也公曰吾將略地焉言欲案行邊竟是孫辭也若國竟之內不應譏公遠



遊且言遠地明是他竟也釋例曰舊說棠魯地據傳公辭欲略地則非魯竟也釋例土地名棠在魯部內云本宋地蓋宋魯之界

上博也 遂往陳魚而觀之 陳設張也公大設捕魚之備而觀之○捕音步一音搏

且言遠地也 矢亦陳也棠魯地竟故曰疏也○正義

矢陳也 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 曲沃晉別封成

師之邑在河東聞喜縣莊伯成師子也翼晉舊都在平陽絳邑縣東邢國在廣平襄國縣○沃烏毒反

後也成王滅唐而封之今大原晉陽縣是也變父改之曰晉變父孫成侯徙都曲沃今河東聞喜縣是也穆侯徙都絳鄂

侯二年魯隱公之元年也定公三十一年獲麟之歲也出公八年而春秋之傳終矣出公十七年卒自出公以下五世入

十二年而韓趙魏滅晉也地理志云河東聞喜縣故曲沃也武帝元鼎六年行過改名應劭曰武帝於此聞南越破改曰

廣平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隨 尹氏武氏皆周世族大夫也晉

內相攻伐不告亂故不書傳具其事為後晉事張本曲沃及翼本末見桓二年隨晉地○傳具一本作傳見賢通反○

夏葬衛桓公衛亂是以緩 有州吁之亂十四月乃葬傳明其非慢也○

四月鄭人侵衛牧 牧衛邑經書夏四月葬衛桓公今傳直言夏而更以四月附鄭人侵

衛牧者於下事宜得月以明事之先後故不復備舉經文以三年君氏卒其義亦同他皆倣此○牧州牧之牧徐音目

報東門之役 在四年 衛人以燕師伐鄭 南燕國今東郡

燕縣○燕於 疏 北燕故此注言南燕以別之世本燕國姑賢反國名

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 鄭祭

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 制北

姓地理志東郡燕縣南燕國姑姓黃帝之後也小國無世家不知其君號諡唯莊二十燕仲父見傳耳



鄭邑今河南城阜縣也一名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

敗燕師于北制二公子曼伯子元也君子曰不備不虞不

可以師。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

立哀侯于翼春翼侯奔隨故立其子光。衛之亂也。邾人侵

衛故衛師入邾邾國也東平剛父縣西南有邾鄉。父音甫。疏注邾國至

義曰史記管蔡世家稱邾叔武文王子武王之母弟後世無所見既無世家不知其君號諡唯文十二年邾大夫朱儒奔

魯書曰邾伯來奔見於經傳則邾國伯爵也。○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

焉萬舞也。正義曰案公羊傳曰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羽舞也。則萬與羽不同今傳云

將萬焉問羽數於衆仲是萬與羽爲一者萬羽之異自是公羊之說今杜直云萬舞也則萬是舞之大名也何休云所以

仲子之廟唯有羽舞無干舞者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也劉炫云公羊傳曰萬者云云籥者云云羽者爲文萬者爲武武

則左執朱干右秉玉戚文則左執籥右秉翟此傳將萬問羽即似萬羽同者以當此時萬羽俱作但將萬而問羽數非謂

羽者與傳互見之。公問羽數於衆仲問執羽對曰

天子用八八八六諸侯用六六六三疏注六六

人。正義曰何休說如此服虔以用六爲六八四十八大夫四爲四八三十二士二爲二八十六杜以舞勢宜方行列既

減即每行人數亦宜減故同何說也或以襄十一年鄭人賂

晉侯以女樂二八爲二佾之樂知自上及下行皆八人斯不

然矣彼傳見晉侯減樂之半以賜魏絳因歌鍾二肆遂言女

樂二八爲下半樂張本耳非以二八爲二佾若二八即是二

佾鄭人豈以二佾之樂賂晉侯大夫四四四十士二二

晉侯豈以一佾之樂賜魏絳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八音金石

功賜用樂革木也八風入方之風也以入音之器播入方之風手之舞

之足之蹈之節其制而序其情。八音金鍾石磬絲琴瑟竹

簫管土埙木柷敔篪笙鞀鼓也八方之風謂東方谷風東南

清明風南方凱風西南涼風西方閭闔風西北不周風北方

春大流卷三

三



廣莫風東北方融風音逐舞至八風。正義曰：舞為樂主，匏白交反，蹈徒報反。音逐，舞節八音皆奏而舞曲齊之。故舞所以節八音也。八方風氣寒暑不同，樂能調陰陽和節氣。入方風氣由舞而行，故舞所以行八風也。注：入音至其情。正義曰：入音為金石土革絲木匏竹周禮大師職文也。鄭玄云：金鍾鎛也，石磬也，土塤也，革鼓鼗也，絲琴瑟也，木柷。敵也，匏笙也，竹管籥也。入風，八方之風者，服虔以為入卦之風。乾音石，其風不周，坎音革，其風廣莫，艮音匏，其風融，震音竹，其風明庶，巽音木，其風清明，離音絲，其風景坤，音土，其風涼，允音金，其風闓闓，易緯通卦驗云：立春調風，至春分闓闓風，至立夏清明風，至夏至廣莫風，至立秋涼風，至秋分闓闓風，至立冬不周風，至冬至廣莫風，至風體一也。逐，天氣隨入節而為之，立名耳。調與融一風，二名。昭十八年傳曰：是謂融風，是其調融同也。沈氏云：案樂緯云：坎主冬至，樂用管，長主立春，樂用塤，震主春分，樂用鼓，巽主立夏，樂用笙，離主夏至，樂用絃，坤主立秋，樂用磬，兌主秋分，樂用鍾，乾主立冬，樂用柷。故此八方之音，既有二說，未知孰是。故兩存焉。更說制樂之本節，音行風之意，以入音之器宣播八方之風，使人用手以舞之，用足以蹈之，節其禮制，使不荒淫。次序人情，使不蘊結也。蟋蟀詩曰：無已大康，職思其居，是節其制也。舜歌南風曰：

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人之財兮。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人之慍兮。是序其情也。故自入以下，唯天子得盡物數，故以入為列諸侯，則不敢用入。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

**始用六佾也。**魯唯文王周公廟得用入，而他公遂因仍。

衆仲因明大典故傳，亦因言始用六佾。其後季氏舞，疏注：入佾於庭，知唯在仲子廟用六佾。音逸，僭子念反。魯唯至用六。正義曰：襄十二年傳曰：魯為諸姬臨於周廟，是魯立文王之廟也。文王天子自然用入，禮記祭統曰：昔者周公且有勲勞於天下，成王康王賜之以重祭，宋于玉戚以舞大武，入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明堂位，曰：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周公之廟用入也。傳曰：始用六佾，則知以前用入，何休云：僭齊也。下倣上之辭，魯之僭倣必有所因，故本其僭之所由。言由文王周公廟用入，佾他公之廟，遂因仍僭而用之。今隱公詳問衆仲，衆仲因明大典，公從其言於仲子之廟，初獻六羽。故傳亦因言始用六佾，謂仲子之廟用六佾。他公則仍用入也。至襄昭之時，魯猶皆亦用入。故昭二十五年公羊傳稱昭公謂子家駒曰：吾何僭哉？荅曰：朱于玉戚以舞大夏，入佾以舞大武，此皆天



子之禮也是昭公之時僭用八也此減從正禮尚書於經若更僭非禮無容不書自此之後不書僭用八僭知他廟僭而不改故杜自明其證其後季氏舞八僭於庭知唯在仲子廟用六也

○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為道釋四年再見伐之恨

○道音導鄭人以王師會之王師不書不以告也伐宋入其

郭以報東門之役郭郭也東門役在四年郭郭也東門役在四年郭郭也東門役在四年宋人使來

告命告命策書公聞其入郭也將救之問於使者

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忿公知而故問責窮辭使所吏反下同公怒

乃止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今

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

為七年公伐邾傳○冬十二月辛巳臧僖伯卒公曰叔父

有憾於寡人

諸侯稱同姓大夫長曰伯父少曰叔父有恨恨諫觀魚不聽疏注諸侯至

不聽正義曰詩伐木篇毛傳曰天子謂同姓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姓則稱舅親禮載天子呼諸侯之稱曰

同姓大夫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則曰叔舅然則諸侯之國有大小之異大夫無地之

大小明以年之長少為異莊十四年傳稱鄭厲公謂原繁為伯父禮記祭統稱衛莊公呼孔悝為叔舅諸侯呼異姓大夫

為伯舅同姓大夫為叔父者雖則無文明亦然矣僖伯者孝公之子惠公之弟惠公立四十六年而薨則子臧此時年非

幼少呼曰叔父者是隱公之親叔父也此注自言臣之大法耳寡人弗敢忘葬之加

一等加命服○宋人伐鄭圍長葛以報入郭之

役也



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三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三

江西南昌府學棊

春秋左傳注疏卷三按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三

隱三年盡五年

經三年

己巳日有食之

釋文食如字本或作蝕音同案詩日有食之漢書劉向傳引作日有蝕之是蝕與食通

或有頻交而食者

各本作頻此本誤三今訂正

令月來及日

宋本令作今不誤

是過半校二十九分也

閩本校誤要

知其不可知也

宋本下知字重是也

或有頻交而食者

各本作頻此本誤雖今訂正

襄二十二年

宋本下二作一不誤



食無常月

各本作食此本誤木今訂正

當陽量之月

閩本監本毛本量作長宋本作盛是也

故有伐鼓用幣之事

各本作用此本誤周今訂正

其日食例

各本作日此本誤衣今訂正

麻紀全差

宋本作全廢

會稽都尉劉洪

此本實闕劉字閩本同據宋本監本毛本補

漸益詳密

宋本詳作微

故漢朝以來

閩本監本毛本朝作興宋本作初

皆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始一交會

浦鐘正誤皆下增以爲二字

不可謂之錯誤世考之麻術

監本毛本世作也

則自有頻食之理

宋本自作日不誤

言日不言朔

各本作朔此本誤明今訂正

食晦夜也

浦鐘云食晦夜三字本作夜食

即傳其僞以懲臣子之過也

岳本懲下有劓字與正義合

典禮下曰

宋本典作曲是也

無葬者皆顯言其諡

閩本監本毛本無作凡字按此說杜注之例無字是也

明日月闕否

各本作闕此本誤開今訂正

且虛實相生

段玉裁按作實虛相生

隨而長之

監本毛本長作表非

言其與己異氏也

閩本監本毛本異氏誤劓



魯不共奉王喪

各本作共此本誤其今訂正釋文云共本又作供

注武氏至釋名

各本名作也下有○此本誤脫

故來赴以名

岳本脫來字

或曰濟北盧縣故城西南濟水之門

淳熙本濟誤齊

癸未葬宋穆公

史記鄭世家漢書古今人表作繆公禮記喪服小記序以昭繆鄭氏注繆讀為穆聲之誤也陳樹華云凡謚法曰穆者史漢多作繆蓋古字假借也

曰寡君不祿

閩本監本毛本君作人非也

則不曰薨

閩本則作故

傳三年

不赴於諸侯

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於作于下哭于附于毛本竝改於纂圖本作附于

既葬日中自墓反虞於正寢

宋本墓誤基淳熙本作暮亦非

今聲子三禮皆闕

宋本子作君案正義作子監本此處模糊重脩監本誤于

既封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

宋本墓誤基

反日中而虞

閩本監本毛本反作及

唯卒葬兩事而已

監本毛本兩作故

必有闕一事則變一文

宋本一事作二事

故不稱夫人

閩本監本毛本故作則

初死乃赴

宋本監本毛本乃作即

順記之先後為文也

宋本監本毛本記作經不誤○今依訂正

課行一事則其此三文

宋本亦作課閩本監本毛本作果下同其各本作具是也○補



其今改具

定姒之傳

浦鏜云姒氏誤定姒

不須辟孟子也

毛本孟作仲不誤。今依訂正

則尊得加於臣子

宋本得作德誤

亦仕王朝

宋本仕作任非

王欲分政於虢

毛本於作于非

鄭公子忽為質於周

說文注引春秋傳曰鄭天子召案召與忽古今字論語仲忽漢書古今人表作

仲習

麥禾皆未熟

宋本熟作孰疏同陳樹華引博雅音云憲案說文解字从艸章即孰字也與孰誰之孰無

異唯玉篇孰字加火未知所出

苟有明信

詩采蘋正義引作明德

澗谿沼沚之毛

釋文沚作時云本又作沚疏云沚與時音義同

蘋蘩蕓藻之菜

詩采蘋正義引作蘊藻文選蜀都賦注引同宋張有復古篇以蘊為蕓之俗體

蘋藻言菜之薄

山井鼎云蘋作蘊

然則谿亦山間有水之名

宋本無則字是也

小渚曰沚

陳樹華云南宋本渚作渚按今本爾雅作渚釋文云渚字又作渚

周禮宅不毛謂宅內無草木也

閩本草木作萍水非

陸機毛詩義疏

宋本毛本機作璣按嘉定錢大昕云古書機與璣通馬鄭尚書璣字皆作機

隋書經籍志烏程令吳郡陸機本從木翁元恪與士衡同時又同姓名古人不以為嫌也自李濟翁資暇集強作解事謂元恪名當從玉翁晁公武讀書志承其說以或題陸機者為非自後經史刊本遇元恪名輒改從玉



芻子謂考古者但當知艸木疏為元恪撰非士衡撰若其名則皆從木而士衡名字與尚書相應果欲依今本尚書何不改正士衡名邪

可糝蒸為茹 宋本蒸作烝是也下同

說文曰藻水草從月從水巢聲 宋本同諸本藻作藻案說文藻云或从澡月字宋本作甘是也

或作藻從藻 宋本閩本從藻作從澡是

莖大如著 宋本著作箸是也

煮熟接去腥氣 宋本熟作孰

負曰管 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負作圓釋文同案詩召南采蘋傳作圓曰管說文簾字注云圓曰簾圖與圖通簾即管字義與毛傳同也

注方曰至曰錡 宋本以下正義四節摠入昭忠信也注下

此皆毛詩傳鄭箋之文也 宋本作詩毛傳不誤浦鏜正誤云鄭箋之三字衍文

潢汙停水 岳本作渟水案渟通作停

注潢汙至流潦 閩本汙誤音

故言二國 宋本言作云

采蘋采蘋 淳熙本蘋誤蘋

洞酌上傳所言皆有彼篇之事 補此本上傳誤主簿彼誤反今依各本訂正

雖薄物皆可為用 纂圖本毛本可為誤倒

武氏子來賻 毛本賻誤則

與夷宣公子即所屬殤公 毛本誤倒作即宣公子



若弃德不讓

閩本監本毛本弃作棄石經避唐太宗諱作弃

使公子馮出居於鄭

石經宋本淳熙本纂圖本毛本於作于

辟殤公也

淳熙本公也誤作八月

公子馮不帥父義

毛本帥誤出

百祿是荷

宋本荷作何注同釋文亦作何云本又作荷案詩作何字作何字則與說文字義合凡作荷者皆字

之假借也

言成湯武丁

宋本成作殷是也

今穆公示殤公亦得其宜

宋本示作立是也

為宣公之禍

宋本禍作過是也○今依訂正

是風吹之隊濟水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隊作墜

盜為榮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榮作榮亦非案當作榮禮職方氏注引作洸為榮也今榮作榮衛包所

改

癸未之前三十三日

毛本三十作二十非也

此太子不敢居上位故常處東宮

案此字衍文諸本所無

案史記十二年諸侯年表

宋本無上年字是也毛本記

或可據知象

宋本監本毛本知作易不誤考文作見

故太子在東也

宋本東下有宮字

又娶于陳

宋本以下正義二節在莊姜以為己子注後

魯隱公之立年也

宋本立作元是也○今依訂正

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

監本毛本娣字誤作姊已子石經岳本作己子是也



石碣諫曰

漢石經公羊殘碑碣從足作踏

淫謂者欲過度

宋本者作嗜正字者假借字

邪是何事能起四過

毛本作四禍非也

降而不憾憾而能眡者鮮矣

釋文憾本又作感說文云感動人心也俗加立心說文所無陳

樹華云釋文以憾為正反以感為一作之字

**經四年**

武王克殷求禹之後

按釋例作武王克紂求禹後

自哀公以下二世十三年而楚滅杞

按釋例杞作之

應劭曰

宋本劭作邵下並同按邵高也應字仲遠高遠義相近改作劭非也

淳于國之所都

浦鐘正誤于下有公字

六年春寔來雖知其國必滅

宋本寔作寔

疑似并之

宋本監本毛本疑作杞是也

若然淳于為杞所并

宋本若作雖

若取邾取鄆之類是也

宋本邾作邾是也。今依訂正

上言伐下言取者

宋本監本毛本下誤不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毛本戊申誤庚戌釋文弑本又作殺同音試陳樹華云弑殺二字經傳互

出凡釋文作殺分注中無本又作弑之文而石經及諸刻本並作弑各本注同獨與釋文異者要是傳本不同陸氏未載及一作某字耳舉此可以例推今皆仍其舊但為標出不更改從釋文凡適嫡禦等字放此段玉裁曰凡敘其事曰殺正其罪名曰弑弑者聖人正名定罪之書法而三傳紀事多用殺字後人轉寫經傳多致淆亂宜以此義求之

戊申三月十七日

宋本三月上有在字



注云稱君

毛本注作杜非

言眾所共絕也

毛本言作君非

而文當族處春秋書族以否

閩本處作據以作與

釋例曰

閩本例誤案

楚殺得臣與宜申賈氏皆以為陋

毛本宜作夷非

未必是二月之日

閩本監本毛本二作一誤

二月壬辰朔

宋本二作三不誤。今依訂正

經有比類故知此亦同之

閩本監本毛本比作此非

諸侯未及期

毛本及誤必

克期聚集

浦鐘正誤克作剋

此婦呼夫共朝

重脩監本呼作乎非也

魯之卿佐

岳本魯作國連上文而已為句案岳本是也他本已誤已

案鄭伯使宛來歸柩

重脩監本案誤裳宛毛本作完亦非

則己之事佐被貶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事作御

魯人出會他國

此本人出會他國五字模糊據宋本補閩本監本毛本人出作之盟非也

不可發首言我人故也

閩本監本毛本首作例

不在天子弑君取國

閩本監本毛本弑作殺

即君臣之分定

宋本監本毛本分下有已字

亦成君同義者

宋本監本毛本亦下有與字

至高平鉅野縣入濟彼濮與此名同實異

毛本脫彼濮二字



傳四年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宋公作宋人非

終始二十矣

宋本十下有年字是也

夫州吁阻兵而安忍

陳樹華云文選西征賦注引杜注阻恃也又辨亡論引傳文并注同

恃兵則民殘民殘則眾叛

淳熙本脫民殘二字

阻兵而安忍

宋本此節正義在必不免矣之下

阻恃諸國之兵以求勝

宋本作阻訓恃也恃兵以求勝考文同

弗戢將自焚也

石經宋本岳本閩本戢作戢案說文五經文字戢在戈部

故書至疾之也

宋本此節正義在注時鄭不車戰之下

公子不許

宋本監本毛本子作亦是也。今依訂正

以州吁不安諮其父

淳熙本諮作諮

王覲為可

宋本此節正義在其是之謂乎注下

老夫耄矣

釋文耄作耄石經初刻作耄改亦作耄字按耄者

陳人執之而請蒞于衛

石經宋本淳熙本于作於

石碯使其宰孺羊肩涖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蜡純臣也

石經

初刻脫其字自其宰至日石字一行計十五字皆重刊

明小義則常兼子愛之

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常作當是也

宣公即位

宋本此節正義在衆也之下

經五年

公矢魚于棠

史記佯觀漁于棠漢書五行志亦作漁此古字段借也說文有魚無漁

隱公

隱公



今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魯侯觀魚臺史記正義引杜注唐作棠魚作

其實觀魚而書陳魚者此本作貴閩本監本毛本作責亦非宋本作實是也今從宋本

故書羽淳熙本羽作與非

杜於此不解初義閩本監本毛本杜作度誤

婦人法不當諡毛本婦作非誤

羽則非當所書閩本監本毛本當所誤倒

宗人視之案禮雜記宗人視之今監本禮記譌作祝非也宋本注疏不誤此疏作視是也

血流于前監本毛本血流誤倒

食其節者言其貪狼故曰賊也毛本狼作狼非案詩正義引李巡云作食禾節

者下其根亦作禾根

大夫書卒不書葬閩本監本毛本脫下書字

弔喪問疾人道之常宋本道作君

**傳五年**

臧僖伯諫曰漢書五行志僖作釐古今人表亦作釐案僖與釐通

僖諡也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僖誤伯

亂敗之所起纂圖本毛本敗作政非也

觀魚者宋本以下正義十四節摠入且言遠地也注下

正義曰說文云漁捕魚也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漁作魚

即取財以飾軍國之器是也毛本取誤此



秋獮冬狩

釋文云獮說文作獮

曲辨妄生

宋本辨作辯

明帝集諸學士作白虎通義

案困學紀聞云章帝會諸儒於白虎觀正義謂明帝

誤

因穀梁之文爲之生說

毛本生誤主

擇其懷任者也

浦鏜正誤其疑去盧文弼校本作擇去其懷任者也

整衆而還

纂圖本毛本整作振非

三年而復爲禘祭

監本禘誤諦

軍之資實唯有車徒器械

閩本監本毛本唯作雖非也

說文云械器之總名

毛本械器誤倒

二注並云軍器

宋本監本毛本器作寶

不言車徒

宋本不上有軍器二字

軍吏諸軍帥也

監本毛本帥作師案唐人帥多作帥既又譌師

衆屬軍史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史作吏

王建大常

閩本監本毛本王誤如

道車載旂

閩本監本毛本車作居旂作旂並誤

凡頒旗物

閩本監本毛本物作所非也

大閱備軍禮而旌旗不如出軍之時

閩本監本毛本次軍字誤作師

等列行伍

淳熙本伍作任非也

以其小異

閩本監本毛本小作少非



凡祭祀共其魚之鱸

監本毛本其誤共

小鳥小獸

浦鐘正誤鳥作禽

則公不射

何焯按本公改君非

川澤之實謂菱芡魚蟹之屬

毛本菱作菱案菱通作菱

彼以時魚繁美

閩本監本毛本繁作潔。按今人用潔漢注唐石宋槧皆用繁近人則盡加水

旁非也

僖九年傳曰

毛本九誤元

謀節且東略也

閩本監本毛本節誤魯

若國竟之內

閩本監本毛本竟作境俗字

僖伯稱疾不從

顧炎武云石經疾誤作候案石經此處闕顧炎武所據乃謬刻也

釋詁云

閩本監本毛本云作文非也

注曲沃至國縣

宋本此節正義在注隨晉地之下

燮父改之曰晉燮父孫成侯

閩本監本毛本燮改燮

注南燕至燕縣

宋本此節正義在不可以師句下

唯莊二十年燕仲父見傅耳

閩本監本亦脫年字據宋本毛本補

北制鄭邑

毛本北誤此考文云此作北足利本同案北字亦誤

敗燕師于北制

毛本北制誤制

而立哀侯于翼

宋本脫于翼二字

注萬舞也

宋本以下正義五節摠入公從之節注下

節其制而序其情

宋本淳熙本足利本序作敘



離音絲

宋本離作离下同

使不蒞結也

閩本監本毛本蒞作蒞

魯唯文王周公廟得用八

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唯作惟下唯在同

詳問衆仲因明大典

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重衆仲二字是也

其後李氏舞八佾於庭知唯在仲子廟用六

淳熙本庭作是唯誤雖

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

閩本監本毛本下誤字

他公之廟

毛本他誤也

公則仍用八也

閩本監本毛本仍作因

注諸侯至不聽

宋本此節正義在注加命服之等之下

是隱公之親叔父也

閩本監本毛本親作稱非

此注自言臣之大法耳

宋本監本毛本言下有呼字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三

止







